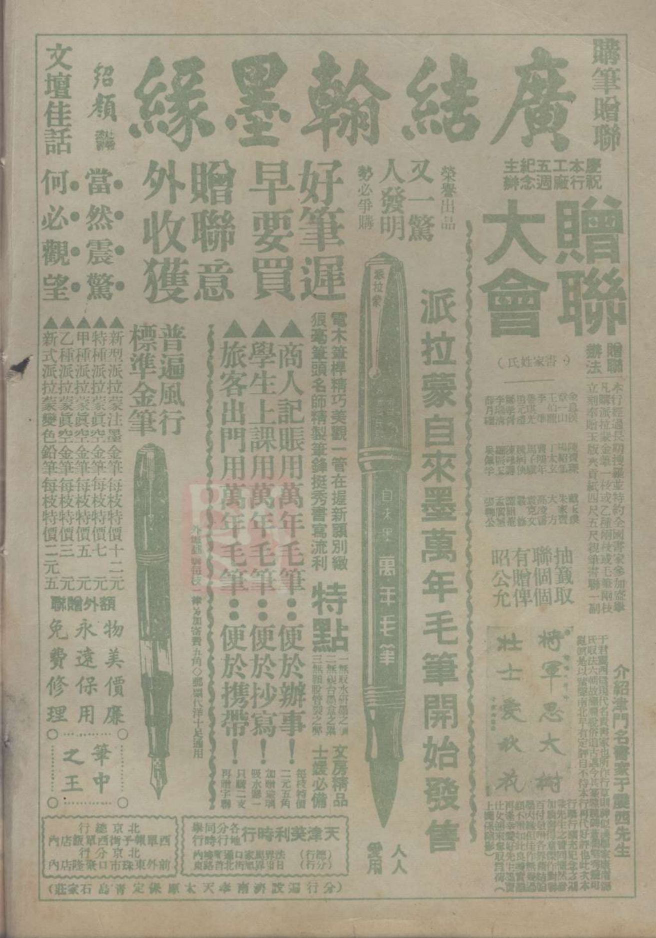
新民報半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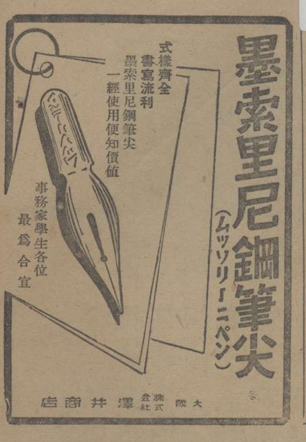
民國三十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第三卷第二期

本刊 時論徵文 我對於今年的希望
懸賞徵文 小說 劇本 九人等入選作
發表



廣結翰墨緣
購筆贈聯
慶祝本行五週紀念主辦
贈聯大會
贈聯辦法
本行經過長期搜羅並特約全國書家參加盛舉
凡購派拉蒙金筆一枝或乙種兩枝或毛筆兩枝
立刻奉贈王版夾貢紙四尺五尺視鏈書聯一副
（書家姓氏）
抽籤取聯個個有贈俾昭公允
介紹津門名書家于慶西先生
將軍思大樹
壯士愛秋花
又一驚人發明
榮譽出品
勢必爭購
好筆遲早要買
贈聯意外收獲
派拉蒙自來墨萬年毛筆開始發售
派拉蒙
自來墨萬年毛筆
人人愛用
電木筆桿精巧美觀一管在握新頴別緻
狼毫筆頭名師精製筆鋒挺秀書寫流利
特點
一無取水研墨之煩
二無硯台墨盒之累
三無頭脫管裂之弊
文房精品 士農必備
每枝特價二元五角
加贈玻璃吸水器一只
贈二支再贈字聯
▲商人記賬用萬年毛筆：便於辦事！
▲學生上課用萬年毛筆：便於抄寫！
▲旅客出門用萬年毛筆：便於攜帶！
外埠郵購每枝一律另加寄費五角◇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普遍風行標準金筆
▲新型派拉蒙注墨金筆每枝特價十二元
▲特種派拉蒙真空金筆每枝特價七元
▲甲種派拉蒙真空金筆每枝特價五元
▲乙種派拉蒙真空金筆每枝特價三元
▲新式派拉蒙變色鉛筆每枝特價二元五
額外贈聯
物美價廉
永遠保用
免費修理
筆中之王
文壇佳話何必觀望
紹頻當然震驚
北京總行
北京分行
前外東珠市口集隆店內
天津美利時行
各地分行同時舉行
（總行）
（分行）日界旭街北首路東
（分行遍設濟南奉天太原保定青島石家莊）



韓奇逢老牌
黑鷄白鳳丸



用科學新方式製成，丸粒小，服用便，效力大，風行南北，有三十餘之歷史，主治婦女一切經血百病，卵巢疾患，子宮寒冷，內分泌不足，勞傷，氣鬱，帶下，小腹塊病，服之一盒有效，立竿見影。

定價 大瓶五元每打十二盒五十元
小瓶兩元六角每打十二盒廿六元

▲外埠函購不加郵費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總發行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五十五號 韓奇逢藥房（電話三〇九九三）
北京西單北背陰胡同二十二號 韓奇逢藥房（電話西局五八八三）

華北唯一百貨商店

天津 中原公司 北京

新到秋冬貨品

精美禮券 送禮最宜 三店通用

各式火爐
鶴絨被褥
西洋毛毡
粗細皮毛
大小棉被
毛襪毛衣
新樣毡鞋

西衣部

新到大批：
大衣呢 長毛絨
西服呢 禮服呢

▲特聘名師裁剪▼
▲保證適體趨時▼

禦寒用品，應有盡有，

總店：天津旭街

分店：天津法租界　分銷處：北京王府井



新民報半月刊

第三卷第二期目錄

一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出版一





日本大政翼贊會

舉行臨時中央協力會議

日本大政翼贊會自去年十月十二日舉行發會式後舉國一致爲擯棄一切足爲障碍之舊體制，以確立萬民翼贊之新體制，積極籌結地方組織，更於去年十二月十六日起舉行臨時中央協力會議，以期開上意下達下情上通之途徑，至十八日圓滿閉幕圖卽臨時中央協力會議中之盛況。

一・近衛總裁致詞。二・有馬總長致詞。三・末次會議長致詞。四・議場全景（中央爲致詞中之近衛總裁）。五・高良富子女史說明關於婦人翼贊提案。六・近衛總裁之親筆。七・中央協議會之徽章八・大政翼贊宣傳叢書



世界動態

義首相莫索里尼表明滅英之決意

去年十一月十八日爲阿比西尼亞戰爭之際，國際聯盟，發動對義制裁之五周年紀念日，義首相莫索里尼，於在威尼斯宮舉行之全國法西斯蒂地方分部書記長會議席上，舉行演說，表明討滅英國之決意。

圖：一•莫首相之演說　二•靜聽演說之黨員

匈牙利參加三國同盟

匈牙利參加三國同盟，在維也納，正式簽字。

圖：爲簽字時情形，坐者自右至左，爲匈外長卡基，義外長齊亞諾，德外長李賓特羅甫，左端爲日駐德大使來栖。

巴阿經濟提携

巴西，阿根廷兩國通商協定基本案，於去年十月中旬在巴西外交部簽字。

圖：自左至右爲巴西財長哥斯塔，巴西外長亞拉尼，阿根廷財長畢奈多



國際鱗爪

一•驅汽車東奔西走，爲印度獨立運動而活躍之馬哈特馬，甘地翁。

二•設置於海威夷沿岸各地之長距離列車砲。

三•遭德機之連續猛炸而被炸毀之牽引汽車。

四•據馬爾他軍港而欲死守地中海制海權之英國地中海主力艦隊。

五•繼希利爾，牛奧爾將軍之後，新任空軍司令官之蔡列斯，包塔爾將軍。

荷印介紹



在荷屬東印度爪哇的東邊有一個小島叫巴利島，現在把當地土人的生活情形介紹一下吧。

一•爲巴利土人搗米的情形，用小石臼長的杵，不是很珍奇的嗎？他們的腰布和日本婦人的襯裙一樣。

二•爲巴利土人鬥羊遊戲的情形。

三•爲荷屬東印度有名的波洛波第爾佛跡之一部，照片爲二層的祭神龕。

四•爲巴利島土民的熱狂猿舞，他靑年的骨格和容貌不是很像中國人或日本人嗎？

五•爲巴利土人的葬式看一看他們的奉供山車和槓夫的行列吧。


遠報江南消息來
棲身暫寄一枝梅
三緘怕說調羹事
曾向百花頭上開
成伯華繪 天溟題
伯華

我對於今

——本刊時論徵文

祝惺元

華北政委會
政務廳廳長 祝惺元

歲序新更，國紀貫報擧滿燕京，各方的希望不同，而民國三十年誕彌，政教聿新，山河在我，希望尤爲絮擧無窮，書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誠以民爲邦本，天命之維新，實基於民德之日新，而民德日之新，又基於民生之本計，溯自事桀以來，忽忽三載，全民民衆，困苦流離，惟我華北一隅，經友邦援助，凡百事業，幸得復興，況我政府最近調整國交，協議成約，中日滿文化相同之三國，互相親善，努力邁進，以精神道德爲根據，自能達到共存共榮之目的，外交既整，內政勤修，竊願隨上案領導之下，以廉靜率屬，以慈惠養民，雨暢應時，軍民綏謐，華北一隅之和平，遍於全國，推於世界大同而不難所謂天命維新，而能鞏固東亞新秩序之基礎者，是乃一念眞誠收效，得民生之康樂深信此希望今年必能實現，豈不懿哉願共勉旃。

岳開先

華北政委會
實業總署署長 岳開先

春回大地，萬象更新，溯自事變以來已歷三載，華北各地，幸保安寧，民用蘇息，第以和平尙未實現，一切資源亦未克盡量開發，今者化干戈爲玉帛，樹百年之至計，從此益敦睦誼，努力建設提攜，以邁進光明之途徑，長榮永固，可以預卜，華北幅員廣大，土壤膏腴，生產品類夙稱繁庶，祇以財力所限，技術攸關，山澤之藏纏末能盡開，田野之荒蕪，未能盡闢，欣値光華復且，氣象一新，必將啓籥路於

希臘與羅馬

本刊論說部

【一】

古代希臘大哲學家伯拉圖說：「地中海各地的居民，像在沼澤周圍棲居的螞蟻啦青蛙一樣」。又說：「而且那樣沼澤是地球各地都有的，在那居民雖然以爲自已是住在地球的表面上，其實不然，僅僅不過是在地表的窪處的內部生存而已。」若以他的想法來說：在這窪的更深地方，積着水，這積水就是地中海的成因，可是這積水最後僅僅不過能把窪的一部充滿，此外更有霧，空氣的重覆，這才把窪處全部添滿面完成地球的表面。因此，地球的表面。在我們上邊的空氣之外是還有的，因爲我人是正在空氣的底生活着，所以這和棲居於海底是一點也不兩樣。魚的通過未透明體的水瞻望陸地，天空，這正和人的通過空氣眺望星，太陽一樣。可是所謂事物的美麗形相，不站在天外是看不見到的了。伯拉圖以下能確然眼前的現實爲哲學精神的第要一件，而在每有機會的時侯，努力領導我們眺望宇宙的廣大。實際，在這樣大展望上，像在積水的周圍發生的螞啦蚌等的爭鬥是眞不値得注意的。可是以這世界上的歷史來觀察，這所謂地中海的谷間居民，是很有趣味的民族。尤其是爲地中海世界的政治的統一者的羅馬，和同地中海的文化支配者收的希臘，所發生的種種事績，都在我們腦海裡記憶着。現今正是繼續古代而來的一頁。

【二】

當然地中海不能像伯拉圖所想的，是一個深底的窪處，實際是由於陸地的陷沒而成的海，古時的地中海不是以蘇彝士運河而連接紅海，因爲地中海水的蒸發量比河水的流入量稍大，所以海水的鹽分很多，因此取鹽的方法早就被人所知道了的樣子。又大洋的潮流不能流入，水溫高，水位也比大西洋，黑海低，雖然直布羅陀，博斯博魯斯，達達納爾等的水流是急促的，可是在內海一般是少有危險、航行至附近的島或陸地，就可以能與世界各地取交通聯絡，所以可以說地中海和自然的全體爲一體。義大利半島正當地中海的中央而分地中海爲東西兩半，而占南突出於歐羅巴大陸，經西西里島而接阿非利加的地位。這也是統一義大利全土後，不久成爲地中海世界的主人翁的重大條件的地位。那加太基介西西里島而與義大利半島的尖端相對，兩者距離非常之近，因此在地理的條件上，加太基也是支配地中海的有利地位。而且實際上加太基已經把西地中海的制海權攫於掌中了，他的勢力已經達到西西里島，西班牙，其貿易範圍擴大至大西洋。羅馬和加太基多年的死鬥決不是偶然。

反此，希臘和羅馬，在時代上，或在地理的條件上，沒能够做重大的政治上的對立。在希臘的政治的全盛期，而在羅馬連義大利的一部地方的勢力也沒有，以後在羅馬統一了義大利的時候，希臘早就失去了獨立的政治上的勢力。又希臘人的根據在地中海的東部，亦稱爲多島海世界而爲別天地她與小亞細亞及巴爾幹半島次第相依，以正若與接觸的達達納爾海峽爲頂點，和南邊的大海，以千地島爲底邊而圍成的一個世界，和片羅河畔的埃及文明，底格里斯，幼發拉底斯兩河所產生的巴比倫，亞敘利亞的文化並列，這所謂多島海文明，由紀元前三千年前後誇耀一千年以上。所謂希臘人是以後侵入的異民族，而被這多島海文明所同化，或者是在長期間混血而產生的新種族，希臘文化在某一個意義上是古代多島文明的再生。希臘人和羅馬人都是一個根源的印歐人，可是因爲一方是侵入了文化程度最高的多島世界，而在他方住的，沒有這樣文化的義大利，所以他在歷史上的趣味是完全不同的。

大概在紀元前二千年的時候，這印歐民族南下，才露出多島海世界的姿容。以後由紀天前八世紀至九世紀，所謂希臘文化在小亞細亞沿岸之伊奧尼亞地方露面。此後由紀元前八世紀至七世紀他們越多島海世界而伸張至地中海及黑海的沿岸各地方。在地中海以義大利南部的港灣及西西里島爲他們活動的中心地。他們又在哥塞牙島，南法蘭西，西班牙東海岸及北阿非利加的一部建設他們自已的都市。法蘭西的馬賽就是其中都市的一個。位拉圖所說的沼澤周圍棲居的蟻，蛙，大半就是指着這在地中海各地居住的以希臘人爲主所說的。我們須注意的古代希臘是這樣一個大範圍的希臘，至於以巴爾幹半島的一角，來做多島世界的表象是決不完全的。希臘人在地中海這樣的大展開，不是沒有障碍和抵抗，因爲

山林，睹振興之百業，豈僅中華之福祉，實爲東亞之共榮；其建設新秩序，當與年而俱進，茲際履端之始，略貢數言，以爲祝賀。

年的希望」

華北政委會
治安總署署長 杜錫鈞

春光爛縵，歲序更新，萬象森羅，同時更始，中華民國已屆第三十年矣，已往二十九年中，除間有短時期之安定外，率於禍亂相尋中度過，國勢之退落，人民之困苦，日甚一日，最近數年間，復以共黨構煽，釀成從來未有之事變，此則不僅中國之不幸，實爲東亞之不幸，且就人類範圍以觀，殆可謂爲世界之不幸，有心人莫不太息痛恨於世運之否厄，與人謀之不臧也。華北自臨時政府成立迄今，忽焉三載，自改組華北政務委員會，又已匝歲，此三載之中，賴上下寅恭，同心協力，收拾殘缺，補救瘡痍，並以友邦之協助，安良除暴，通商惠工，使各地不絕如縷之民命，得以日漸昭蘇，不可謂非不幸中之厚幸，然而山林藪澤，爝聚者尚待肅清，城市鄉村，陷溺者多需拯救，農工商旅，亦均未復故常，則昇平之頌，尚有待於羣策羣力者，正復多多也，書曰，三載考績，孔子曰，三年有成，調整國交之中日條約，適已簽定，中日此後之協助，已有確定之途徑可循，各地方之勦匪工作，亦以次第收效，果能內外互助，上下相維，懔同舟風雨之危，策共濟和衷之效，則今年中之收穫，當可如願以償，萑苻悉靖，則崎嶇胥化康莊，日月升恒，則干戈立爲玉帛，是則不勝企禱者也。

地中海西部是加太基的勢力下，所以他們必須得和在各地的加太基人接觸。希臘在哥賽牙島的勢力，被加太基所驅逐，此後紀元前四八〇年，西西里島的希臘人在希渭拉把侵入的加太基軍擊退，又在同年在東地中海，雅典在阜姆打破波斯海軍，把波斯侵入地中海世界的政策打消。此後約一世紀來在地中海的東西，爲希臘政治上的全盛期。可是希臘和羅馬的情形兩樣而不是一個統一在中心的政治。在波斯戰爭後雅典把多島海的政治統一一時，這雖然像涉及到西部地中海的模樣，但未能成功，拿地中海各地的希臘人來說正像持有世界大戰的伯羅邦內辛戰爭的戰果，作將近三十年的長期戰，浪費政治的經濟的能力，不久被屈辱在馬其頓的勢力下了。此後紀元前八世紀以來約五百年間希臘文化之中心地是小亞細亞的伊奧尼亞地方，南義大利，西西里島諸都市一邊漸漸使其移動至所謂希臘本土的雅典，阿非利加的亞勒散得等地方，一邊以一點也不見衰墮的精神能力，在政治，經濟，法律，文學，音樂，彫刻，建築，數學，自然科學等方面，使其發展至完成古典型的人間的一切可能性事物。

此後又約一千年間，希臘文化不僅在地中海世界而一直盛行至東方世界，當羅馬出世於地中海世界的時候，已經是所謂那希臘化的世界了，他們的文學，神話，貨幣都是希臘人所貢獻的，就是他們的法律大多也都是希臘的產物。

【三】

如前如述，希臘和羅馬，在年代上不能够對立重大政治在紀元前三三八年，羅馬和同族的拉丁戰爭，僅僅不過確立了所謂地伯爾河的指導權，那正是希臘本土的諸都市被馬其頓勢力所屈服而失去政治的獨立的那年，羅馬由那時經過六十多年，才把意大利全土統一，可是一直到那時候，他們和强敵的阿達爾里亞人及克利亞人苦戰多年，又因南義大利的希臘的希臘諸都市後援阿比羅斯王比猶爾羅斯而陷於窮地，突破這種種的困難才達到目的，此後統一了義大利，一直到那時候希臘人仍然還是他們的强敵，此外還得和事實上的西部地中海的支配者的加太基對立，當時西西里島和哥賽牙島撒丁島和義大利半島所圍成的第勒尼安海的制海權操於加太基手中。

在紀元前二六四年開始的所謂布匿戰爭到二〇二年得雖瑪勝利，又繼續了半世紀以上，那眞是懸戰苦鬥，在漢尼保將軍指導的戰爭下，羅馬遭多次的重大危機，確信了加太基勝利而南義大利的希臘諸都市均宣告反離，又馬其頓和加太基的同盟等，所以在形勢上給羅馬一個整個的不利。雖然漢尼保是專門職業軍人羅馬是非職業軍人指導的民衆軍隊。職業軍人和在戰鬥中鍛鍊過的羅馬軍作戰，而羅馬側屢遭敗北，最後有位叫西平的有能指導出現，結果把加太基打敗。就是在義大利統一的時候，也決不是羅馬豪華的興隆。連戰連勝不一定準能得最後的勝利，占如何不利的形勢，不能決定是敗北的事實，這我們在歐羅巴歷史上，能可以看見很多的例子，羅馬的情形就是一個很好的實例。

在這我不能詳述羅馬歷史，他們把西部地中海平定後，今次又代他們背面的東部地中海的馬其頓，恢復其支配下的希臘諸都市的自由，又徵復希臘化的敘利亞埃及諸大國，結果成爲地中海世界全體的主人翁，統一了這些後，他們又起了越地中海世界伸張至西歐羅巴的野心，回顧這所謂大羅馬建設的痕跡，特別得注意的是：其發展極重着實，決不作空想，在這可以比較一下：在亞歷山大王的東徵是浪漫的空想，無謀氣質的牙典人在伯羅邦內辛戰爭的同時和斯巴拉及波斯作敵，在多島海又和埃及作戰，在戰略西西里島的地位時，大艦隊遠徵西部地中海，這空想就是雅典的統一希臘失敗的一個原因，世界國家不是由於空想的世界政策而成，亞歷山大王的國家在王死的同時國家四零八散，反此，羅馬的支配，不拘種種缺陷而得永存，這就是因爲這個國家的建設是一步步着實去作的關係。

【四】

希臘與羅馬並非爲對立概念，而是一體。羅馬在語言上是拉丁人，在地理上是義大利人，在文化上也可以說是希臘人。羅馬生長在希臘化的世界裏，希臘沒能統一政治是羅馬所與。其後的羅馬皇帝馬可司。

在所謂「冥想錄」裏用希臘語記載的自已反省的事實是因爲埃及的猶太人以爲希伯來語的舊約爲不便，在紀元前三世紀把這個譯成希臘語而使用。希臘和羅馬的二元化，是中世紀的傾向，因此分離爲東西歐羅巴。由於古代希臘和羅馬的文化的復興，二者又結爲一體。人類的所謂東洋與西洋也早就是不能對立的了。我們也曾像希臘人和羅人一樣投入正一元化的世界文明裡。我們須得更進一層的使其生長。在外觀看着完全像立於與原理的基督教，在世界文化和羅馬的統一世界政治上，其也負世界的宗教而成立。

(完)

托洛茨基與史太林



一九二八年以其永久革命論而被指爲「列寧主義之叛徒」逐出於黨外之後，以猶太勢力爲背景之托洛茨基，隱居於墨斯哥，尙使史太林睡臥不寧。遂於晴殺手段由史太林之巨手打終止符於托洛茨基之心臟部，可稱爲歷史轉角之悲劇，世紀之話題的兩人因緣於次略述之。

宿命競爭之巨人

史太林與托洛茨基之鬥爭，是原已震動蘇維埃聯邦，於世界種種事件上亦予以重大影響之巨人同志的鬥爭，是誰亦不肯放鬆互扭之手的惡鬥，能以分解彼等者只有一死而已。托洛茨基於自已有生之前，即不斷的攻擊壓倒列寧後繼者之自已而爲獨裁者，對於克列木林宮主，於彼舌端放出之銳鋒中，有如被禁縛之鬼神的猛毒憤怒。

史太林是勝利者，現在支配着蘇聯，且彼亦絕不欲中止此鬥爭，時時於世界上追逐托洛茨基，首由莫斯科裁判所審問托洛茨基之抗拒黨命案，曾作多次清黨運動，肅清托洛茨基之同志及其準同志，即肅清現在爲托洛茨基之同志及認爲將來可爲托洛茨基之同志的共產黨員。此兩革命家同志間血戰，一方是一億八千萬人民之强大支配者？另一方雖是困處一小國的操觚者流，但未悉其鬥爭止於何時。

小靴匠之爭亂

爲托洛茨基與史太林間之爭鬥，將數萬男女槍殺之，投之於地獄或遭流派於冰雪曠野之徒刑。蘇聯內外諸政策因此而顚倒，歷史被改訂又被曲解，全世界之勞働運動以托洛茨基與史太林間之敵意以至於分裂以至於萎靡。一九三九年筆者曾與英吉利之著名馬克思主義鬥士喬斯特拉次基談及蘇聯之肅清問題，與莫斯科裁判事件等。彼謂「彼等二人之工作是促成慕尼克會議，對於捷克之希特勒勝利以及第二次歐洲戰爭，正反映出此烏克蘭之猶太人與生於歐亞分水嶺高加索之鄉村喬爾治的無智小靴匠之亂吵。」

世紀之決鬥

此歷史的決鬥豈人類所當爲乎，抑思想之相剋乎，托洛茨基自認對史太林抱極端之憎惡。於其自傳中有謂「彼時對我反撥。」托洛茨基對「所謂史太林之特徵。」續作下語「趣味偏狹，專重經驗，心情粗野，更有田舍，翁特之乖僻性。」

史太林派與托洛茨基間長期之爭論，不斷的關聯於世界革命，中國革命，以及俄羅斯之克列木林宮之經濟政策。而且於此種種問題未起以前之數年間，史太林已目托洛茨基爲敵，托洛茨基亦以史太林之心術不良訴之於列寧，可以想出史太林對托洛茨基妬心之起始，是於一九一八年秋，托洛茨基受赤旗勳章，列寧之劃統領加梅諾夫提議對於史太林亦同樣授予勳章。後任蘇聯中央執行委員長之加里寧則有「何以此爲，」之呼聲。布哈林爲之說明，謂「君不明白，此是列寧之作法，史太林對於他人所有之物，自已不能入手時無論如何亦不甘心，彼倘對此絕不能瞑視。」列寧曾對托洛茨基勸告與史太林妥協，然兩者間任何之妥協亦未能成立。

托洛茨基是樂園主角

托洛茨基於其批評中短刀直入毫不假借，彼對於他人之私意，毫不一顧，而且彼難以諒解他人之私意。托洛茨基踏躪民衆感情，史太林則將被托洛茨基公言所傷感者收集於自已營壘中。托洛次基目空一切，更不甘心立於他人之下風，彼立於列寧之下即有所不甘，而不承認爲列寧之右腕，彼是攫擇以自已爲第一人者之場所，爲自已活動舞台。托洛茨基

戰時的德國體育

「一直到去年我們的精進生活仍然是保持着完全正確的規律化。不拘是在大戰中不論國內或國際的競技，仍然能博得大觀衆不亞於從前的好評。而且由於體育的盛行，可以證明德意志的體育是完全健全的發達着，且融合於國民生活中了。現在我們得一邊高唱着「有健康的身體才能夠做完全人」的口號，一邊由於體育來把我們鍛鍊成心身並健的人，這才能來擁護我們德意志祖國。體育就是鍛鍊我們德意志精神和頑强體力的利器。所以我們處在這戰雲漫佈的現在，對體育更得進一層的努力!!!」

以上是在過去的九月，正值開戰滿一週年的時候，德意志體育界的指導者們說的。

德意志國策獎勵體育的謳歌在德意志高唱着。如每次已經所報告過的；一切的體育部門的第一線精銳，把各俱樂部的徽章拋掉，都換上一樣的灰綠色的軍服，來操縱槍桿和劍把，而爲不辜負祖國德意志和他們的指導的期待，續繼活躍。

由前線的二位將軍給體育長官歐斯德恩氏的信，可以能知道國民體育和戰爭有不可分的關系。李希特哈芬將軍的信的內容：——

「以我們部隊將兵頑强無敵的精神和體力樹立了光榮的功勳，這實在是閣下熱心獎勵體育所賜，個人以司令資格向閣下表示謝意。」

又由固持了一個月間德軍曾未有慘淡籠城的挪爾威克派遣軍司令官德伊達爾將軍來信的內容：——

「關於閣下對我部隊克服艱難

是奇矯自負氣之個人主義者，彼之演說使大衆熱狂，使大衆戰慄。然於人類之交際上却冷淡，他人對彼亦不熱烈，甚至於善與人交之列寧，亦不親近托洛茨基。彼於寫信之際。不言「親愛的同志，」而稱爲「尊敬的同志。」齊齊林常對筆者稱「托洛茨基是樂團中之主角。」

孤獨的弩級艦

托洛茨基處處有哲學臭味，彼時於行政官乃至組織者是具有天才，而且嚴重主張對於執行指令必須有極細微之注意彼之服裝及日常嗜好上亦注意到小巧之處。彼之案頭極爲整潔，俄羅斯較人有不守時刻之慣性時 較約定時間 遲到四小時，彼對慣作「電話叫運……」之語的俄羅斯人，責以嚴守

英德海軍損害比較

英國海軍部，近將自去年九月此次大戰勃發時起至本年八月止之英海軍與德海軍之損害，與上次大戰之一九一四年八月起至一九一五年八月止之損害相比較，作公式發表如左

英海軍之損失

艦種	上次大戰 隻數	上次大戰 噸數	此次大戰 隻數	此次大戰 噸數
主力艦	八	一〇五・八八五	一	二九・一五〇
航空母艦	一	五・六〇〇	二	四五・〇〇〇
巡洋艦	九	七六・六六五	三	一八・〇二〇
驅逐艦	六	三・四三三	三〇	三三・九八〇
潛水艦	九	五・〇四〇	一五	一五・四九九
其他補助艦艇	二	一・六三〇	五	三・六四六
臨時裝備巡洋艦	四	三三・五九三	六	九八・一三四

德海軍之損失

艦種	上次大戰 隻數	上次大戰 噸數	此次大戰 隻數	此次大戰 噸數
主力艦	〇	〇	一	一〇・〇〇〇
巡洋艦	一六	九六・七〇〇	四	二八・〇〇〇
驅逐艦	一五	七・六五四	二	一六・八〇五
潛水艦	一七	八・五四五	一	不明
砲艦其他	八	七・四八〇	三	一・五七五
水雷艇	三三	三三〇	七	四〇〇
臨時裝備巡洋艦	七	九一・四二六	不明	不明

立場加以祝詞，下官是衷心感謝，同時對全德意志體育聯盟亦須表示謝意。在這天利地和背於我軍的極北地方，而能順調克服了敵方的攻擊，這體力和精神力完全是平素受體育訓練所賜。尤其是在阿爾卑斯地帶鍛鍊過的登山家和滑雪選手們的經驗者，在這雪原，寒冷和斷崖的呼伊爾特地帶，善能發揮他們的能力和精神，下官對這是非常感謝同時把這些體驗能得以報告閣下，這在小官是非常欣快的事。」

同時還能想起突擊隊，青年隊每月必定舉行一次武裝强行軍，星期六深夜開始行軍到星期日傍晚，由四十粁的紀錄漸漸邁入六十粁的紀錄。有時在各州還舉一，二次小隊或中隊行軍競爭的比賽。至於登山，徒步旅行，遊山這些已經是過去時代的興趣了。

比賽那天所得的光榮的勝利或新紀錄，這不過是一個鍛鍊的一個好報酬而已。然近來動不動就把根本忘掉，而以第二意義的「只若是勝」做前提，這個在我們體育界的全部須得自省自戒才好。

黑林古少尉在波蘭戰立克服四百粁的障碍的大功。後來榮昇中尉賜以鐵十字獎章。一九三九年的全德滑雪選手得少年長距離優勝的貝新加在戰爭開始前就入營了，後來在波蘭進軍的時候爲山岳追擊隊的自動自行車隊的一兵士，在追擊戰有大功，一躍昇爲少尉賜以第二級鐵十字獎章。後來在西部開戰的時候爲戰車驅逐隊長。率領小隊時時立功。最後在互棠，希奴戰線以寡兵擊退敵軍的戰車部隊，擊滅英法軍戰車九台，鹵獲二台。因此希特勒總統賜與貝新加最高的騎士十字獎章，同時賴黑諾將軍親自招見他而賞以功勳章。（本刊翻譯部）

時間。彼之性格如斯之素質，雖可使彼爲偉大之軍中指揮者但爲政治家則使之陷於失敗，彼未曾於黨機關獲得勢力，更從來無彼努力獲得勢力之左證。

托洛茨基高出其頭角於雲上而長嘯，但其脚下無黨組織之堅固大地爲根據。彼絢爛如烈火之煇人，而且是一偉大之學者，然而彼是與大陸隔絕之直布羅陀，是無護衛艦渡洋之弩級艦，故彼對於潛行的攻擊極其脆弱，敵人能以冷不防潛至其身旁。史太林既不能有如托洛茨基偉大之雄辯家，又非文學家，於學識上於教養上爲馬克斯主義者之智能甚低劣，但黨之書記皆爲彼之助手。

理論上之懸隔

史太林與托洛茨基在列寧獨裁下，或者尚不至於破裂。列寧逝世以後，第一把交椅待人來坐之際，在共產黨運動中，未有較彼二人更適當之人選。史太林與托洛茨基地位相距甚遠，理論更爲懸隔，甚至完全不同，然而有許多之地方兩者之異，是在時間與速度之問題。托洛茨基與史太林之間雖然是托洛茨基快，史太林遲。但於中國皆欲設蘇維埃（社會主義政治形態基礎評議會），其成功失敗幾個月後或可分曉。然而若無托洛茨基與史太林向反對目標行動之政敵，則此中國問題或已達到某種程度之妥協。一九二六年托洛茨基即提唱抑壓富農，史太林則於一九二八年抑壓托洛茨基後，始彈壓富農。史太林一九二九年之五年計劃，是反駁托洛茨基之微小反對論。特洛茨基決不說史太林不是俄羅斯之布爾扎維克，而且任何人亦不能不信托洛茨基爲堂堂之布爾扎維克。

列寧之遺書

史太林與托洛茨基之隔膜，豈是不變之理論中的隔壁乎列寧不推選史太林爲蘇聯指導者之理由，是以史太林有十足之粗野與野心，決不是起於彼之經濟乃至政治思想問題。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於庫爾布斯加亞（列寧未亡人）保管中之列寧遺書中有言：「史太林同志爲黨之書記長，集中大權於彼之雙手，余雖信彼有以週到注意力運用其精力之心得。」繼而列寧又將其遺書向庫爾布斯加亞取回。追書可注意之言詞如次：「史太林太爲粗野………余向同志提議採取除去史太林之手段………此雖以爲是僅鑒於過去之事態。余則是由防止黨分裂之見地，由史太林與托洛茨基間之經緯觀之………此非小問題，此問題亦可以說是或將發生重大結果之小問題。」列寧是已預先見及此大鬥爭。彼之遺書迄今在蘇聯尚未發表，庫爾布斯加亞在中央委員會曾宣讀過兩次。此述內容是得之於口傳，但未悉如何傳播不甚遠。筆者知友少數之俄羅斯人，嘗聞及列寧 之遺言，但所聞 殆無害 於史太林。—圖上爲托洛茨基下爲史太林—

（本刊論說部）

英已不堪德國之攻擊

PK通信員 裴利次 台特孟

本夕以「向英國之途」爲題，並不暗示德國對英攻略作戰之內容，回顧德國，陸續擊破英國「堡壘」之戰跡，論及今德國，已握得對英戰之一切決定權，斷定英國，已不堪德國之攻擊矣。

利用中立國之英政策

波蘭作戰修了後，德空軍以北海爭霸戰爲契機，開始攻擊大英帝國。此時期內，可謂德空軍不侵犯中立國之領空，而爲得以攻擊英國之唯一途徑。當時英國政策在使中央歐羅巴及北歐羅巴各國，爲對於德國攻擊之防壁而利用之。英國妄想囊括北海，大西洋法國，比利時及荷蘭等國以及東方斯坎的那維亞諸國而處於安泰地位。蓋於世界大戰時此等國家，曾爲英國對於德國之軍事的經濟封鎖陣之一翼。

然更認爲重要者，或爲若事態一如英國政治家所預料而展開時，此等國家，尤其荷蘭，比利時，及挪威等國，可爲英國空軍之「前進基地」而有用處。

德意志之通商破壞戰

如上述之英人觀察，實爲表示「此次戰爭，掌握北海霸權一事，在德國認爲如何重要」。

英國恃其優越的大艦隊，確信自己之安全。德國對此，亦不得不完全信賴其[illegible]波蘭作戰時，發揮眞價之新興空軍。德[illegible]之攻擊，曾與德艦隊，緊密協力而敢行，獲得極大成果，一般人相信此項成果，對於將來發生之種種事件，正有決定的意義。

大不列顛帝國，雖公然輕視德空軍之實力，然因一九三九年秋，德空軍對於福斯軍港內英本國艦隊，敢行攻擊，故遭第一次大打擊。而在西部戰線，兩軍繼續不進不退狀態而對峙之當時，此亦僅爲一「前奏曲」耳。

十二月中旬決行之對英通商破壞戰，亦爲一「前奏曲」，此於其意義與影響上，遠勝於前者。十二月至翌年四月，泰晤士河口至休特蘭北端之英國全海岸，大受迅速無比之德空軍轟炸之威脅。數年前，即於飛行不可能之時候，德空軍亦常不顧零下三十度之酷寒而出動於對英攻擊。

邱吉爾雖曾揚言「英國於冬季，得力於「霧」之援助」，然已於冷嚴的現實之前，化爲「一時的安慰」。蓋德飛機，不顧霧之如何濃厚而出動，且到處捕捉敵軍而擊破之。在此時期，英國及全世界已充分認識德空軍乘員及航空機，有可繼續活躍之素質。及德軍事各組織，具有互相密接協力之卓越性。

德空軍之大規模攻擊敵商船隊，實開有史以來所未有之例。且排除德國作戰實行上之一切自然的困難與迫害，而獲得出人意外之極大戰果。蓋僅於三個月內，竟以若干空軍部隊，擊沉英國船舶五十萬噸以上。

一九四〇年一月初旬，認識英國船舶，一隻亦不能安然航行北海之邱吉爾，認爲應當講求對抗德空軍攻擊之手段，不得已而英將商船，均加武裝，而使强力的本國艦隊擔任商船隊護衛之役。然而二事件，相繼發生，對於用此對抗手段而稍有生氣之英國，繼續加以大打擊。其一，爲三月十六日，對於潛居斯喀巴佛洛灣內之英本國艦隊，加以大攻擊，其二，爲三月二十日，在斯喀巴佛洛附近，攻擊護衛商船隊。其後攻擊，亦曾於夕刻一小時之內，擊沉超過四萬五千噸之船舶。而於此二攻擊，德國空軍部隊，損失極微，得以歸還基地。

德意志有完全之防衛

欲以反攻而挽回頹勢之英國企圖，終歸失敗。德空軍之攻擊力，可以通商破壞戰，充分證明之。而英國之攻擊，亦可證明德國土防衛軍，造成確固不敗之地位也。

十二月十八日，英空軍部隊，始與德國美薩休密特一〇九型，一一〇型戰鬥機及進擊機相見。然此就英空軍而言，實爲一幕悲劇。英國轟炸機三十五架，被德地上防空砲火及戰鬥機隊紛紛擊破，機上起火，落於北海。是日敵機，一架亦不能飛至德國領土，僅有數架，得以歸還基地耳。從此美薩休密特一語，與於通商破壞戰及斯喀巴佛洛港攻擊時，發揮完全威力之哈因凱爾型，同爲世人所注意。

美薩休密特，對於其後敢行之英空軍襲擊，亦盡其防衛國土之任務，英國遂不得不放棄「大部隊之晝間襲擊德國」之念。

但當時之事態，尚未重大，然僅供防禦用之此種武器，數個月後，在法國戰線上空及於攻擊英國諸島嶼時，其爲攻擊武器而發揮赫赫戰，當時料及此事者，竟無一人。

德國之對挪威戰爭

至四月八日。德國對於英國於「中立國」之形式上，恃作自已防衛之防壁，開啓

世界鱗爪



英禁購汽車

英國汽油之缺乏，近日益見深刻，英國交通部，日前曾言明「除從事國家大事業者外，一律禁止購買新汽車。」並述其理由曰：「使汽車輸出國外藉以獲得外幣，並非由於汽油之缺乏」云云。惟倫敦郊外石油池，已被炸燬，汽車工場，殆均遭空襲之禍，汽油之告盡，新車之斷絕乃係實在情形云。

巴爾幹歐林比克停開

巴爾幹半島，危機四伏，現已由希臘開始戰端，但巴爾幹歐林比克，雖在戰時下亦未終止，開會地點之伊斯坦布爾，仍逐件準備，十月三日盛大舉行開會式，羅馬尼亞及保加里亞選手未出場，僅希臘及南斯拉夫軍到場，至開會時，適義大利軍開始進攻希臘，歐林比克乃行中止云。

法國排斥猶太人

在大戰前，那其斯壓迫猶太人，法國會猛烈反對，猶太人之被逐於德國者，均還入法國，但至最近，法國亦有「驅逐猶太人」之示威舉動，始自巴黎而蔓延於法國各地，日前維喜繁華市街中，猶太人經營之百貨店，全部玻璃窻悉被打碎，警官見之，視若無覩，又義大利近亦令猶太人經營之旅館停止營業，國民均相戒不宿猶太人開設之旅館，其他如西班牙羅馬尼亞等地，最近亦盛起驅逐猶太人運動，一若歐洲新秩序先自排斥猶太人始矣。（完）

突破作戰。

德國於英國陰謀之前數日，占領挪威對於德空軍，予以與其宿敵英空軍，展開決定的作戰之機會。

至於詳細敘述德國綜合武力而於赫赫勝利之中，攻陷納爾維克之顚末，因非屬於本論文範圍，故略述概觀如下：

德空軍，在挪威之荒凉戰野，到處活躍，德軍所以能於短時間內，屈服敵軍者，有賴於空軍活躍者甚大。落下傘部隊及航空列車部隊之初次出現。乃在此戰鬥之時也。雲卡五二型」，擔任輸送任務，凡幾千次，此實可證明其爲全世界最優秀而最安全之輸送用航空機。

如讀者諸君，於法國不得已而單獨降服之後，閱讀四月左右之法國報，則或皆知邱吉爾如何荒唐無稽，大吹法螺，欺騙其民衆且欺騙其爲英國而效命疆場之國民，而今必瞠目驚歎。英國常以似是而非之言辭，宣傳其勝利，然着着獲得勝利者，非英國而實德國。皇家空軍（英空軍）用盡種種手段，欲於佔領挪威之初期數日內，粉碎德國新空軍基地，愛爾堡，斯坦溫格，特倫特哈姆，奧斯洛等。英空軍部隊，不分晝夜，擬予德國以打擊，越過北海而來襲，且急欲以此成功而抓住全挪威戰線之決定的勝利之點。蓋當時，英國深信德軍所以特占優勢者，僅爲空軍之故。然而英國，由於此項撤戰而獲得者僅爲一種悽慘的打擊，且爲毫無所得之悽慘的打擊耳。蓋彼等缺乏「力」與「氣魄」，即彼等無「攻擊上不可或缺之「力」與「氣魄」」——爲一切勝利之源之「力」與「氣魄」也。然英國無線電報告員，竟謂英國具有「力」與「氣魄」，彼等高聲放送英國完全粉碎，德國空軍基地，而使愛爾堡，斯坦溫格，奧斯洛等地住民，吃驚竊笑。蓋於此等地點，德空軍之活動，雖一分鐘，亦不受英空軍之阻碍也。

動搖不穩之大英帝國

四月中旬左右，事態完全變化，因自然的約制而向來後於防禦的地位之德國，從此「握得權柄」對於戰史上，議論不決之問題，妨碍徹底的解決之事件，陸續發生。德空軍在北海之全海面，對於自誇強大之英本國艦隊，加以殆無寧息之攻擊，因而使彼等之行動力，殆已麻痺。故英國對於德海軍之優越性，已呈「實物不能用」之觀。於此可以充分證明熟練空軍之行動，較強力武裝之海軍，更有強大威力也。

上述事實明瞭以來，英國遂喪失最後的安全性，於安達爾斯內斯戰鬥時，德空軍破壞英國派遣軍所依賴之道路，及鐵路而築成地上軍。勝利之基礎。英國於是後，一敗塗地後，遂退出納爾維克，而不得不放棄對於全戰局有重要性之「東翼」。

此外英國尚有其他難堪之苦處。即德國向英國認作勢力範圍之地域，「勝利」的推進，是也。五月十日發生之事件，遂根本一變從前之一切狀態。

僅於三日內，德空軍，以其戰鬥機及落下傘部隊，猶如疾風暴雨，攻潰英國之「陵堡」，即荷蘭及比利時。並徹底攻破法空軍而在馬其諾要塞背後，渝安苟逸於歐洲生死存亡時期之法國，亦於襲擊荷比之風浪之前，不堪一擊而崩壞矣。

法國爲防衛其國土而傾其最後努力之時彼之同盟者英國，竟忍心不顧。蓋英國與德戰鬥機，轟炸機之大編隊，展開最後的大空中戰之後。欲以其空軍，專就防衛本國任務，不顧烈焰冲天之敦刻爾克而撤回本國。

英國戰鬥機與大編隊之最後活躍，僅在海峽上空掩護英國大陸派遣軍之「有光榮之撤退」耳，然其撤退部隊，蒙受極大損失。

於是，邱吉爾在島國周圍，張設之「半圓，即以屬於英國勢力下之各國而構成之英國防壁，全被壓縮。德國以一切武器，與英世界帝國相周旋，尤以其空軍，於此歐戰之最後階段上，有決定的力量。

注視歐洲爲生存而戰爭之劇的光景之世界，既已充分認識，德國如是支配擴至三方而之空間之事實，實有等於支配大陸之意義。

—本刊翻譯部—（完）

戰事浪花



凱聶底大使遭斥責

日德義同盟成立未久，美國駐英大使凱聶底氏，於國際間掀起種種謠言，而歸還美國，聞凱氏曾報告羅斯福大總統曰：「英國近來何事皆言統制，政治黑暗，較德國尤甚，英國已非美國人心目中之民治主義國家矣，美國人不知，故猶主張救濟英國，實則即使英國有覆滅之變，美國亦大可不事援助，美國參戰於英方，終必遺噬臍之患也」云云凱氏與羅大總統對於「不援助英國」之問題，頗有相當爭辯，聞凱氏曾受羅斯福氏之申責云。

此次戰事之人命值

美國上院議員，赫馬，布恩氏，自審議巨額的美國國防費以來，即於古今東西戰費，覺有非常興味，爰於會中圖書館內翻閱載籍，詳加考證，近已得有一結論，據云：「在凱撒時代戰爭，殺一兵之所需僅七十五仙，拿波侖時代，則需三千美金，美國南北戰爭，增爲五千美金，第一次歐戰時，竟增至二萬一千美金，此次戰爭，最少概算亦或需五萬美金以上也」云云。

英國紀念防空壕

最近倫敦某防空壕入口，縣有帶詼諧之廣告，其詞爲「諸君來了，本星期所舉行的是防空壕紀念的豪華版，夜半開幕，三點閉幕，不收費用，」節目如下：

一，歡喜的序曲，奏柏林警笛音樂隊。二，歡迎辭，防空監視隊長。三，混聲合唱「德機到來，」「德機隊落，」等數曲。四，進行曲「炸彈」。五，講演，上空的好贈品，炸彈的碎片。

戰爭下之英國兒童

德國爆擊英倫，英國兒童大半送往加拿大及美國避難，在美國之英兒，日前由紐約倫敦間電話，與其在英本國之雙親接談此種幼年犧牲者之避難船，近日又復見於澳洲海港，當船抵澳港時，羣兒見地上未堆有防彈用之砂囊，人面亦未戴有防毒用之口罩，群兒皆怪之，澳洲當局對於此等戰爭犧牲者，自不能無憐惜之意，故時舉行閱遊會以慰之，每次陳列菓食，有橘子三〇〇，蘋菓一〇〇〇，冰吉凌二〇〇〇，豆三〇〇〇磅，期使羣兒，略減其思鄉之念云。

炸彈漂流印群島

英領西印度群島中有加買略島，大戰開始以來，此地尚未受有何等影響，和平生活一如往日，但最近亦有炸彈訪問該島來矣，緣某日有一水夫，在島之沿岸某地，發見兩炸彈，形似水雷，長十二吋，隨海上波浪漂流而來，島民或以爲德國潛水艦所投，或以爲出自第五部隊之陰謀，驚擾歷數星期，最後衆議決定爲英國防衛本土所設之水雷因隨潮流流動，故橫斷大西洋漂至加買略島，毋來旣明，群情始安云。

（完）



德國空軍三巨人

光榮之空軍

『軍隊不發揮其勇敢，當然達不到任何之勝利，軍隊如何之勇敢，如無空軍英雄之協力，亦是枉然。』此語是德意志軍最高司令官希特勒總統於七月十九日大德意志帝國議會席上歷史的演說中所述。此語是對空軍最高最美之報酬，歷史上任何之武器蓋亦未得享受如斯之報酬。此榮譽之獲得，乃以於波蘭戰場，挪威之卑爾仁與喬爾丁，比利時，荷蘭，法蘭西，北海，以及英吉利諸島之上空，已建有赫赫之武功。

鮑爾凱與李希特哈芬

二十五年前，同樣於使現在德意志爲正當防衛而執武器之破壞力，投歐羅巴於歷史家所謂之世界大戰的民族鬥爭漩渦中時，空軍尚未脫去見戲之域。德意志當時全部之飛行機不過二百架，敵國所驅使之飛行機架數亦僅有此數。

戰爭繼續四年以上，戰爭程序由野戰經過陣地戰以至於未曾想到之深刻的機械化戰。當初其價值不過於指揮上僅用作偵察手段之飛行機，亦成有猛烈可怖武器之價值。

奧斯華爾德，鮑爾開——彼不僅爲一最初有赫赫武功之德意志空軍飛行士，且以空軍指揮官創造空中戰鬬之戰略的基本原則，爲空軍之恩人。於彼作英雄的戰死後，宿於其肉體內之精神成爲此新興武器之靈魂。

後繼者戈林

彼之同僚等以彼之功績爲基礎繼續建設。此是運盡各色各樣之方法，於德意志空軍飛行士心中培植萌芽。而且由偉大之名飛行士曼夫列德男爵風李希特哈芬使此萌芽充分發育經過從鮑爾開至李希特哈芬之途徑，同樣更由李希特哈芬以至李希特哈芬中隊之最後指揮官黑爾曼，戈林。戈林於民族大鬥爭（一次世界大戰）最後之年，爲李希特哈芬之後繼者，於後十年中擔任重新鍛鍊德意志空軍重大任務。人或以此爲一偶然之事實，實則絕不是偶然，正是實踐前言。

在阿夏芬布爾庫地下空中，於當德意志國內達於極沈滯之時，曾親眼見及鮑爾開，李希特哈芬之精神似已消失之黑爾曼戈林，當在李希特哈芬中隊時。已曾以如燃之信念語及德意志之將來，彼在李希特哈芬中隊時曾以激烈之口調，言及必須爲恢復昔日之光華而活動。

彼不僅以此爲信念，且進而爲此信念以奮鬥，經十五年以上之長期間，黑爾曼戈林爲納其斯之政治的兵士，爲納其斯之鬥士，爲新德意志之將來擔任此神聖之遺產。迨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四日總統兼德意志帝國首相希特勒爲德意志國防軍之最高司令官，遂誕生獨立國防部門之新德意志空軍。

赫赫的武勳

「帝國空軍誕生爲新國防軍之一部門，繼承着世界大戰時飛行士光輝之傳統，燦然放光芒於其中者，爲騎兵大尉風李希特哈芬男爵及其中隊之名。至以彼之戰鬥意思及勝利意思爲神聖遺產而守護之者，爲曾爲其中隊之最後指揮官，而現任空軍大元帥之黑爾曼戈林。」

阿德爾夫希特勒所發之「命令」中，曾有上述之語，而且從此日起此新興國防部門之第一中隊即冠以李希特哈芬之名。其他中隊有冠以鮑爾開之名，以及稱爲赫爾斯特，維塞爾中隊者。於此可知世界大戰時飛行士之精神與使德意志恢復自由更偉大之運動的精神間有密接連繫。納其斯之鬥士黑爾曼戈林，履行彼於十八年前與彼中隊中屬員之約言，堂堂的完成鮑爾開及李希特哈芬所課於彼之義務。

彼以鐵腕鍛鍊守護德意志生存圈之新銳武器，此新銳武器於無道者之手於戰爭火藥庫點火時，則不得不爲防衛祖國，奮起爲建設納其斯工作上之先鋒。

於波蘭戰鬥中，在華沙，烏庫塞爾，布斯拉，互德林各戰鬥，此「大空之戰士」已堂堂的受鐵火之試鍊。於由疴色羅至納爾維克之挪威戰線，荷蘭，比利時，法蘭西，處處發揮可怖之破壞力以及決定戰鬥勝敗之強大力量。

現在更使英吉利發生打擊力之恐怖浸入骨髓之感，受到對挑發此次戰爭之罪的公正刑罰。

偉大哉戈林

阿德爾夫希特勒在議會曾有如次之語「於其生涯中從「無」造出一種武器，且成功爲強力武器，此僅有少數之人類始成爲之。」戈林元帥首先以其精神予之於空軍，彼既是德意志空軍創始者，個人於建設新國防軍有絕大之貢獻，更於今次戰爭爲德意志空軍指揮官，創造空前之勝利。彼之功績，不能不謂之爲無可譬喻。

自已體驗得武器與其精神，以能獲得最高功績之能力，粉骨獻身於空軍建設而邁進之巨人——戈林不能不謂之爲稀有之偉人。飛行機兼備着胴體，發動機等各種武器，此等武器於戰勝上因爲重要，但究不過爲條件之一。此等武器上加之以靈魂，而導之於勝利者則不外人類——勇敢之戰士。

此勇敢戰士，亦如着着勝利進軍之戰士等活躍舞台的飛行機爲人類所產生，更不外由現任元帥而且居於其司令官地位的巨人——戈林所養成。彼等着着勝利之進軍，爲大德意志之自由而戰爭，始終得獲最高之光榮。（本刊翻譯部）

義英食物比較

時屆臘多，英國糧食缺乏益甚，各地近來頗盛行宰殺家畜運動，平常愛玩之犬貓勿論矣，即農村之牛豕，亦漸殺而食之，此法既可撙節飼畜食料，其肉復可供人類食用，實一舉兩得之策，但英國當局，考慮全不及此，反謂「英國生活指數，比一九一四年第一次歐洲大戰勃發時。尚不二倍。」此蓋不知食糧之缺物價之貴者也，如英當局發表，謂以一九一四年生活指數爲一〇〇，則本年九月爲一八七：十月僅高百分之二，爲一八九，係因雞子，魚，牛乳價值稍貴之故蓋英國戰時食糧，決無缺乏之慮也。

義大利與此相反，一時曾盛傳食糧困難，因之莫索里尼首相特自作前鋒，大事增產運動，數年以來，開拓荒地，盡成沃壤，小麥等產品均見增加，砂糖配給一人向只一七，五盎斯，本年十一月一日起，增爲二十一盎斯，食堂之火腿麵包，曾禁用黃油，近日亦行解除，在無肉週間，亦可用羊肉，禁售牛肉，亦減爲三日，一切飲食，大有恢復如平時之望云。

窺伺安南的多戈爾偽政權

昨日爲友今日爲敵，從「英法協商」以來，誓交甚深的同盟國英，法，現在卻成爲仇敵，隔着多維爾海峽，互相對峙着。而且英國很卑怯的把法海軍誘到非洲的阿爾灑，擊沉主力艦但基號等，肆行慘無人道的暴擧又把法偽政權放在倫敦，爲否定以佩丹元帥爲首席的維喜政權而在奔忙。

而且在倫敦的法偽政權，惑於邱吉爾的甜言，企圖叛逆祖國，煽動散在於海外的殖民地，利用佩丹元帥統率的維喜政權的力之不及的弱點，任憑自已去做大英帝國的傀儡

這可憎的偽政權就是在倫敦叫做「自由法國軍」的法國陸海的敗殘兵，統率這些的是前將軍多戈爾，他已經被維喜政府剝奪軍籍，以叛逆罪宣告死刑了。

多戈爾現在在倫敦市維克多利亞碼頭的斯帝芬舘設立「法國國民委員會」，東奔西走，又立有以自由，平等，博愛三標語的首字「LEF」通信社，持有機關報「法蘭西」，設立廣播電台，着着進行叛逆祖國的行爲。

結果所發生的就是全世界各地的法國殖民地的叛亂，大部分敢行對德宣戰，混亂與窮困的維喜政府不論怎麼咬牙原齒，也沒有防止的辦法。只好忍淚吞聲的等待時機的到來。

但是我們不能把多戈爾偽政權看過的就是他們已經開始對東亞共榮圈伸張魔手，站在我們的前面，阻塞我們的去路。即日軍進駐的安南，成爲多戈爾偽政權集中一切的力量，欲否定成爲東亞安定勢力的日本的地位面行不逞擧動的中心地。

前安南總督的奇怪行動

代表多戈爾偽政權而在暗地裡活動的就是前安南總督卡爾，他以英國，猶太財閥，許駐河內中國總領事等爲中心，連結重慶，倫敦，而企圖反日運動，像卡爾這種的行動直可以說是奇怪已極了。卡爾前總督在本年七月與多克現總督更迭，從離去安南以後，往那去了。竟做些甚麼？他的行爲底確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他首先到新嘉坡，在這逗留幾日。當然在這能和新嘉坡的英國官憲，從種種的角度考究對日政策，此外又攜帶不少資料，航歸倫敦。九月上旬到抵倫敦，立刻加入多戈爾偽政權。對多戈爾及其他報告安南的情勢，同時協議對策，決心徹底得到英政府的援助同時與重慶政府採取共同行動。

此際，他向在倫敦的同志試行一場演說謂：「全世界各地的同志諸位！安南也和散在於各地的全植民地一樣，僅由於法國的復活，英國的勝利才能得救。但是我所說的法國並不是佩丹政府，是指眞正的法國之政府說」表明拒安南放在英國的勢力下。

這是由英國官邊發出的「無電公報」，傳播到世界各地。自然安南也得到了這種報道。其後他關於抗日工作的重要手段，和多戈爾政權詳細討論後，離開倫敦，遂斷絕了消息，可是以後又出現在埃及，企劃着某種事情不久，又接到倫敦的招電，歸回倫敦，重新受到指令，遂再赴新嘉坡。

最近從新嘉坡進入重慶。十一月十日與蔣介石會談，在該地逗留六日，與各方面多談，十六日由重慶乘機經過仰光到抵新嘉坡。

這不外乎是由於日軍進駐安南，在緬甸路線的機能停止的今日，蔣政權又依賴多戈爾政權，和其後的中國軍屢犯北安南國境相對照，我們決不可以輕視。

想像他在重慶時，與蔣介石關於此點討論考究，他方等待英國政府的新嘉坡根據地的强化，重慶政府向安南北部的東京地方進攻，十一月十三日在新嘉坡新設的極東軍司令部依艦隊的整備，機械化部隊的充實向西貢地方進攻。

再加上由於英國的嗾使泰國的安南失地恢復問題，成了三足鼎立的關係，漸漸的增加重要性。這麼一來我們也決不可以忽視過去在倫敦的多戈爾政權。

被敵國當識的他的戰術

然而對東洋那樣伸張魔手的在倫敦的多戈爾前將軍，到底是怎麼樣調人物呢？他在第二次歐戰勃發以前，尚未被世人所知。本年五月當時的首相雷諸任命他爲陸軍次長時事情出乎意料之外，一般都引以爲奇怪。但是他的名字，在德軍方面却相當的著名。

他生於一八九〇年，本年五十一歲，一九一一年畢業聖西爾的陸軍軍官學校，參加大戰，爲一少壯將校，勇猛果敢，負傷二次被送歸後方，痊癒後立刻三次赴戰，又負傷以後充任軍官學校教官而教導學生，他鑑於鄰邦德國雖因凡爾賽條約撤廢軍備，而仍在努力再建機械化部隊的事實，提倡法國也應當專心於機械化。

他在演說上，在著書上，在任何的機會上都力倡「要充實戰車隊！」可是人民戰線的各內閣，視多戈爾爲狂人，反對軍備的擴充。於是他著一本「技能的軍隊」，澈底堅持自己的主張。可是他的著書，主張都被採用了，他的著書的優點也被賞識了。他的本領也被人認識了。

但是可悲的，並不是在祖國法蘭西而是他的敵國德意志，德國發見了他主張的優點。在爲再建軍備而集中全精力的德國，非常詳細的研讀着多戈爾所著的書籍和論文。

這就是德國能成今日之大的原因，德國軍部特別以英法兩語爲主要外國語，而使一般學習，結果，從被法國軍部等閑視的他的著作裡，得到很多的智識。

另一方面，法國如何呢？雖然收集到關於德國軍備的情報，但是非常不正確。法國的中堅將校不解德文，不通德國事情，他們讀的最多的是薾維諸將軍的著作「在今日還不能侵入嗎。」

薾維諸將軍是陸大教官，他確信馬奇諾要塞的絕對的價值而不疑。他在前述的書中明混說凝土的要塞能防止一切敵人的侵入。對馬奇諾要塞，倚託一切信賴——這是法軍敗北的最大原因。

然而多戈爾竟反對這個，主張由於整備機械化部隊的積極戰術。積極乎？消極乎？兩說的可否，已自不待言。事實已經證明此事。德國並沒由馬奇諾要塞的前面攻擊。僅僅因爲設準備五千架飛機和一萬輛坦克車，法國竟敗北了。

不顧在這種頹勢下的法國軍的劣弱，多戈爾親自率戰車隊，與德軍在阿倍維爾戰場相戰，而欲挽回頹勢，然而僅僅用精神不能抵抗。整備充實的機械化部隊的一系不亂的進攻。他遂亡命到倫敦。

多戈爾偽政權最近把赤道下的法屬非洲植民地，新克里多尼亞放在自已的勢力下，對世界各地伸張勢力。據傳馬尼拉的廣播電台，由於他的指令，開始對東洋放送。

雖然不久就會潰滅，不過我們必須監視多戈爾政權到底，防止他們的跳梁。

（本刊編輯部）



泰國首相 魯安平



英美爲阻止日本之東亞共榮圈之樹立，與泰國欲締結密約，駐泰公使似以魯安平首相爲對平而繼續暗躍。然而彼曾爲建設「泰人之泰國」，而奮鬥至今日者，如被英美所乘，則只可謂其中之魔矣。

本年四十四歲，身材瘦小，而具有精悍之面孔，在法國軍官學校畢業後，於德國研究軍事多年，現在爲泰國最高之陸海空軍少將，任首相職外更兼內長，外長，國防長，又兼陸軍總司令官，一人擔負全泰國，初被賞識者爲成功於一九三二年第一回立憲革命，翌三三年斷乎壓迫保守親英之反革命派之再抬頭時，即宏內閣成立，同時任爲國防長，確立徵兵制，擴充空軍，設立機械化部隊等，謀國軍之近代化，論述衣食住自給自足與充實工業教育之必要性等，繼續八面六臂之活動，致被矚爲立憲革命之恩人巴宏上校之後繼者。

元來泰國於由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之英法殖民地獲得戰，幸而挾於由緬甸，馬來之英國與由安南之法國之攻勢之間，爲其緩衝地帶，得以勉强維持獨立。是故國民之憧憬自由獨立之念頭甚强，對日本爲東洋唯一之强國而生長之事，頗爲羨慕。然而於其附近持有寶庫之印度，馬來之英國，爲其防衛，頗苦心於維持在泰國內所扶植之勢力，因此常受其影響。況且本國陷於危機而憔燥之英國，得到美國之後援而來壓迫時，對此尤須相當之決意。

又於本年六月與日本締結親善條約前後，與英法亦締結不可侵條約，然對法國要求恢復於安南之失地，而被拒絕批准，於此，魯安平首相言明雖起干戈亦必貫徹要求。爾來兩國關係益爲緊迫，於英美之接近泰國，此間題亦被討論。如能理解日德義同盟所宣明之世界新秩序之意義，則方針自可決定，深望其自重。

德意志 參謀部三首腦

爲世界視聽的焦點，對英上陸作戰做種種秘策的德意志國防參謀部，是用甚麼樣的將領來統率着呢……？

這次的德意志得屢戰屢勝的戰果，若問是那位將軍創造那電擊的作戰和發那的確的命令，首先就得推以下三位了：

陸軍參謀總長哈爾達

他今年五十六歲，伯頁倫人，是砲兵科出身的將校，在世界大戰的當時就任參謀將校，在兵力十萬的舊國防軍的司令部及部隊活動。此後任慕尼克的師團長，一九三八年以後任現職，始開他那電擊作戰的軍事計劃工作。

海軍中將希猶尼溫達

他比哈爾達上級大將小三歲，今年五十三歲，生於拉因蘭達，任多年水雷艇隊提督，水雷戰術界的權威者。在受凡爾賽條約的制限的戰後的德意志海軍部內，爲參謀將校活動着，此外又歷任巡洋艦的優秀艦長。由希特勒握政權擴張海軍的時候，被任爲艦隊本部長官，在一九三九年任命軍令部總長。

空軍參謀總長阿希挪克

在這三位將軍裡他是最年青的一位，在這約一年前，年齡不到四十歲他就被任爲德國的大將了，由此也可以想像他精明強幹的程度是怎樣了。生於德國的奧斯多瑪爾克，步兵科出身，在世界大戰時就轉爲航空隊，在戰鬥機隊建立大功在希特勒總統再建空軍的時候，初次招集的人中就有這位將軍的名字了。戈林元帥認爲這位將軍有高遠的思想富於實行力和明徹的頭腦，在招集後沒經過一年，就被任爲參謀總長的重職。

對於全德意志國防作戰，最後是由於希特勒總統來決定，可是在對英最後作戰上，這三位將軍的協力能給我們看甚麼樣的壯觀作戰呢？我們對於爲得豪華的勝戰而盡力的三位將軍，祝他們的健康和成功。

墨新總統 卡馬喬

前年三月，突然發表沒收英美煤油公司財產，而聳動全世界觀聽之墨西哥大總統卡爾迭那斯，因依墨西哥憲法之規定，不許再選，故於十二月一日，與由國民革命黨中選出之新大總統卡馬喬（今年四十四歲）新舊交替。卡馬喬，曾於卡爾迭納斯大總統之下任陸海軍大臣，發揮其手腕，去年一月，從事大總統選舉戰，故而辭職。今年七月七日之選舉遠勝於中立派之亞馬桑而當選。

彼曾襄助其父之事業，兼任書店司帳，第一次世界大戰勃發，彼年十八歲，爲陸軍少尉，投身革命軍，其後鴻運亨通，累次陞官，一九三三年一月，擢升陸海軍部事務總長，旋任陸軍次長，更得卡爾迭納斯大總統之信任，被任陸海軍部長。於此次大總統選舉之前，曾專致力於軍行政，歷時二載，彼之猶如運動家之颯爽與公正寬大之態度，博得部下之信望。

卡爾迭納斯政府之施政，爲前任大總統合亞斯之導入外國資本政策之反動，而設收英美煤油公司之財產，竟將五十年之改革，代之以六年施政，蓋可謂極端者也。因强行鐵路收用，農地分配，宗教壓迫。社會主義的教育等一貫的革進的社會政策，故與文化水準甚低且天主教理，深入骨髓之國民大衆之傳統，不相融和，反不能獲得一般之信賴此雖爲欲使英美人佔有產業資本百分之九〇以上之半殖民地，墨西哥得以經濟的獨立起見，不得已而採取過渡的手段。然卡馬喬亦充分認識此種政策之過分，彼在黨內，亦爲代表最右翼之人物，故料或將加以修正。

然美國在墨西哥之勢力，一如其投資三十億美元（此相當於墨西哥國富三分之二）墨西哥貿易總額三分之二之數字所示，蓋爲牢固不拔者。若無美國資本，則其產業活動，有不得不完全停頓之狀態，此爲全體國民所諒解，關於此點，號稱擁有美國煤油資本背景之亞馬桑，頗有人望。但結局，卡馬喬新大總統，將排除金元外交之壓力，至如何程度此爲今後一般人所注意。

藉參加卡馬喬大總統就任典禮爲名而來墨之美國新副總統一面以經濟的軍事的援助爲好餌，希圖解決煤油問題及獲得軍事根據地，一面畫策欲使墨西哥，成爲對日經濟壓迫之一翼，此吾人不能忽視者也。（完）

匈牙利與南斯拉夫

匈牙利民族意識甚強之國家，前大戰以後，離開政治之民族運動。有楊塞夫佛蘭其大公，倍開爾特氏等所主持之「多蘭運動。」此是以世界民族分之為二，拉丁民族以及中歐羅巴，西歐羅巴，印度，近東，阿刺伯方面之民族，總稱之為印度凱爾曼；日本，蒙古，中國，中亞細亞，土耳其，保加利亞，匈牙利，芬蘭等民族，稱為多蘭民族。反對團結強固之印度凱爾曼，而主張自己為世界文化之中心。

倍開爾特氏曾任敎育部次長，創設多蘭（Turan）協會，以該協會為中心而熱心指導匈牙利之運動。其標語中有「由匈牙利往東京去」之語，多蘭運動對於我東亞具有巨大之期待。匈牙利之馬加民族於約一千年前，由中亞細亞移住西部，定居於現在之匈牙利地方。其後區域的多少廣狹雖異，但大體上迄今尚無所變更。自初代之斯特芬王由羅馬教皇受十字勛章以迄於今，尚未變更其傳統。

匈牙利之國章上畫以三山四川，其意是表示該國之領域北方山岳地帶之達特拉，法特拉，麻特拉三山及多瑙，台薩德拉維，薩維四河是十世紀間匈牙利不變之地域，且於此四大河流域間展開沃野及平原，耕野及特野一望千里。資源方而甚少列強爭奪之目的，故能保守其地域。匈牙利自昔以農立國，而且有亞細亞民族之血液。多蘭運動，所謂匈牙利之先祖與東亞民族有同種之誼，將來人類學，考古學等研究之進步，或將有明確之證明。彼等所舉祖先相同之證據。如匈牙利人之姓亦如中日滿人之置於名之前，又於習慣及風俗上亦帶有東洋色彩，於鄉民服裝上男女關係上皆有所特徵。鄉村中有如孟蘭會時之跳舞更是亞細亞式，絕不是西歐的。農家更有桔槹然似東洋農村之風味，此等根據雖非專門家不能判明，但東洋小孩尻上所有之青痣，有時匈牙利人有亦之。

放鷹捕鳥之戲，今日在歐羅巴亦僅有匈牙利行之。據傳一千年前由中亞細亞移行之際，有鷹一羽高飛於大空，以為移住民之先導者，Turul（鷹）圖於紙幣上亦印有之，其像是由彫刻等上所遺傳，且成為匈牙利之象徵。更有稱為「Turul」之團體，標榜反猶太，反共產，其主要者為青年學生等所作之中心精神運動。此方面之學者無論研究之路線如何，但一及於中亞細亞，則於我東洋民族與馬加民族之祖先間，或許可以發現有所關聯。

表現於國際政治的民族運動，是以前大戰喪失三分之一國土，而燃急欲恢復之熱意。近一千年間國境殆無變更之匈牙利，故恢復失地之呼聲因之高舉。

其企圖之一部已漸達到。捷克之一部於前年收復。去年春收回加爾巴特烏克蘭，今年又由羅馬尼亞收回達郎西瓦尼亞，但街市所揭之半旗尚未高揭，蓋當高揭於中天之時，正是匈牙利一切之企圖達到之期。如能絕對的信賴德義樞軸，協力確立新歐洲秩序，以現有兵力收復其餘失地，蓋亦不至惹起糾紛。

匈牙利立於如斯之民族團結旗下，於政治經濟，文化各部門，全面的與德意志交流，德意志語亦甚普及，當與現為德領昔為奧地利亞合併稱為奧匈之時代，德匈國境相接。現在亦可說匈牙利與德義志有極密接關係。與義大利國境雖不接連，但亦是德意志盟邦，且結有防共協定。對蘇關係雖曾以一時之惡化斷絕國交，但今已似在愼重交換公使中。

阿德米拉爾赫爾提攝政，以七十三歲之高齡，在激動之國際情勢中，以相當之努力，於統治匈牙利上獲得偉大治績

總理大臣迭列基伯爵，是地圖學者，曾出版有「日本地圖學」，對東洋之興趣頗濃。

迭列基首相今春曾與希特勒總統在慕尼克會見，協議之中心為匈牙利失地問題。據傳希特勒總統會於席間謂以「希望深切認識達郎西瓦尼亞，抑有完善之資料乎！」首相既是地圖學者，又出身於達郎西瓦尼亞，其後於一個月之短期間，完成關於該地之詳細書籍，送呈於希特勒總統，不久即收回達郎西瓦尼亞，迭列基首之如何得意可想而知。

自前年獲得軍備自主權後，漸次整備擴充，現在戰時體制八十萬，常備三十萬，兵士之勇敢前次大戰亦屢受人稱許，高射砲隊之優良，且為專門家所推重。挾多瑙河之首都布達佩斯，為戰火未飛及之歐羅巴都市，明朗美麗，目下為駕維也納巴黎，瑞士等而上之的遊覽地。市民之生活雖在所謂非常時期，尚未至有所限制，物資不足等亦未至表面化，夏日涼爽，冬日則積雪常達五六尺。歐羅巴之事情在此中立國之首都觀察上比較的公平。收復之達郎西瓦尼亞為大理石木材，鹽等之產地。在去年末收復加爾巴特，烏克蘭以前，最感困難之鹽，即不能不求之於達郎西瓦尼亞故收復達郎西瓦尼亞於物資上大有利益。匈牙利為羅馬尼亞石油輸往德意志之重要運送路，在多瑙河流域國中，匈牙利之石油運送船往來最多。

南斯拉夫是於前次大戰後，由戰前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羅兩王國合以奧地利亞，匈牙利之一部而形成之國家。其中哥羅西亞，斯羅芬尼亞，多瑙河北岸之巴納特等地，那是舊匈牙利領。該地方與匈牙利無大差別，僅多住斯拉夫民族，國民性各自有所不同。

國內多山岳地帶及高原，僅多瑙河流域為平野，鑛物資源豐富，出產銅，鉛等。

國內政黨分立，以包含之民族複雜，故於此點上有非常之困難。現任首相基特哥維氏是與哥羅西亞農民黨成立妥協努力收拾局面，以舉統治之實。

對外方面與義大利結修好關係，但今春始承認蘇聯，交換公使。數月前已聲明以德義為中心之外交，然以曾在英法陣營中，今後之動向殊堪注意。

（本刊調査部）

匈牙利王國攝政阿德米拉爾赫爾提



懸賞徵文

小說二等入選作

山霧

黃軍作

後半夜落了雨，雨聲既幽咽而瑣碎地響到清早。雖然天空上還讓陰雲漫得嚴嚴地，看不出要開晴的樣子，但雨點比從前是小了也少了，在山風裡斷斷續續，扯成一片沒有頭緒的絨毛。仔細聽，能辨得出遠遠近近有細流在互相匯合，山水也在順着斜坡滾入橫在山脚下的河道。河道開闊了，青蛙們得以方便地游到岸上，在草叢裡舒暢地噪叫。

連着颳了幾陣風，漫在天空上的陰雲散開了，剝出一塊藍天來，山前纔朦朧發亮。鷄叫狗叫的聲音和蛙叫響應着，只是雨聲再也聽不見了。剛讓風給撕破的雲朵，已經都讓風推到山後去了，過於零碎的，便自動堆在天邊上。

「天開晴了……一定是好天氣！」

小青這孩子醒來就盼着開晴，他從窗鏡上望着天空，終於他的心境隨着天空明亮了，沒有一片雲朵遮着他的眼睛。他快活的想，好天氣還是在雨後的時候多。

後來讓一陣費力的咳嗽，把小青的想像給驅散了，他纔記起這小屋裡還有另一個人的存在。那咳嗽聲又使他的喉管裡發起癢來。

「小青！你今天能出去放羊麼？」

老桂先吐出一口黃痰，痰片像小巴掌似的拍着地響。他似乎還不相信天會開晴，前些天，山頭戴過帽子，照理說是該開連雨的。所以老桂不像平常那樣性急，還不等天亮就催促小青去放羊。他想開連雨天，小青可以隨着他去編梨簍，他以爲編梨簍倒能練練小青的耐性。

小青看透了老桂的心思。這些年來，他把老桂的性情品得清清楚楚，據他想，老桂的性情沒有一點不和他的爹爹周青一樣，講忍耐，講吃虧，講受欺侮……所不同的，是他爹爹早就死了，老桂還在活着。論稱呼，他得管老桂叫叔叔，雖然他近來越發卑視老桂的軟弱。

「天已經開晴了，沒聽見鷄打鳴麼？不信你也從窗鏡上看看天，天藍得像海一樣……今天山坡上一定有趣，小草隔一宿就長出寸來高，我怎麼不去放羊呢？東家們該罵我竟偷懶了！」小青故意地把「東家們」提出來，因爲老桂是常挨東家們罵的。小青還裝作理直氣壯的樣子，說話時，小臉蛋兒只繃他一面說，一面離開窗臺，像預備着要下炕似的。

老桂坐在炕裡，已經開始抽菸了，偶而還繼續着咳嗽。他總不相信十八九歲的孩子，能有斷定天氣陰晴的經驗，不過他以爲小青知道怕「東家們」倒還懂得好歹：

「小青！放羊要往好草上趕，羊吃得肥胖胖地，毛色也新鮮，東家們就喜歡你了。好孩子！我們作奴僕的只要不觸犯東家們，將來總有發跡，別值不值地就發脾氣……」

老桂說着摸摸小羊式的鬍鬚，鬍鬚軟得像些棉線條，彷彿和他的性情類似，他覺得小青的性情沒有鬍鬚綿軟，離發跡的日子還遠。

老桂不願再往下想，便從窗鏡上看看外面的天氣：

「眞奇怪！怎麼會開晴了呢？滿天都沒有一小片雲彩了……照理說，山頭戴帽子是該開連雨的……這年月，唉！老古話全不靈驗了……」老桂搖搖頭，鬍鬚也飄飄，他傷心地嘟囔了一陣，便離開窗臺。小青始終也不會注意聽老桂的話，似乎他爹爹早就說過了。

山村裡的鷄叫是含有金屬味的，窗紙上剛剛發白，正是鷄叫最盛的時候。在雨後，各山溝裡的流水聲像在銅器裡響，使小青覺得自己的呼吸都有些雄壯了。可是他不出聲，一直地等到老桂咳嗽着要去燒水作飯，小青纔想起茅柴垛也許讓雨給淋濕了：

「桂叔叔！我替你去抱松枝吧？」小青說着捲起袖口，有費力的活計他總搶着幹。

「加小心啊！院裡的泥水可滑，一大意，就許滑倒了……抱松枝也不相當，應該用繩子捆，省得把手掌子擱破了……年輕輕的幹活別冒失！害得學有耐性……」老桂囑咐着，他說話總是囉哩囉嗦，好像話音和痰液混在了一起。小青都出了屋子，他還隔着窗戶喊：

「加小心啊！泥水可滑……記住，拿繩子！」

小青沒答言，在院裡吸了幾口新鮮空氣，東家們大概還沒有醒，院裡是靜的。因爲傍着山坡，院裡也沒存住雨水，但地面却很鬆軟。

小青剛到後院，便聽見羊們在圈裡叫。夜裡的雨把圈牆淋濕了。圈牆是用秫稭圍成的，有些小亮水珠，順着秫稭塞往下滑。羊們的叫聲也像從秫稭縫往外鑽，打着哆嗦。

「別叫了！等太陽一冒頭，我就去放你們。雨後的小草是有清香味的！」小青說完了，也走開了。他想趕快地去抱松枝，老桂好燒水作飯，吃完飯，可以趕着羊們到山坡上去，羊們關在圈裡也實在悶得慌，叫叫倒暢快。

到清早，小青還沒有趕出羊去，是要在家裡打雜的，拾茅柴垛邊上的狗糞，到龍眼泉去汲水，有時還得幫着老桂作飯，和熬豬食，這都屬於打雜一流的活計，小青都得挨着次序幹到，其中只是到龍眼泉去汲水使他感到興趣。可是老桂又常常偷着把水汲來，他以爲年輕輕的孩子們不應該幹汲水的這種活計，據他說，孩子們心粗，沒耐性，汲水會鬧危險。不過小青的孩子氣早就退淨了，老桂還當孩子待他：

「小青！去替叔叔豬熬食吧？我換開手，抽袋菸……汲水去也趕趟，那是我的事……」老桂用火棍撥着灶裡的火，回過頭對小青說。火光從灶門裡照出來。飯鍋已經響了一個開。

「桂叔叔！我汲回水來再熬豬食不行麼？山坡上油滑，你去我不放心……」小青撅起嘴來說，還搖着身子。但老桂並不因這點答應他：

「好孩子！聽叔叔的話，別任性吧？我和你爹爹同了一輩子夥，眞比親哥兄弟還親……你可別去汲水呀！龍眼泉是海眼，瞧底兒！一大意就會落下去……」老桂越說越怕了，鬍鬚也發抖，他的眼睛模糊了，眼前像一片海。等他定了神，小青已經不見了，使他的眼睛又模糊起來。飯鍋裡的響聲變成嚕嚕的……

這時小青已經走到街上了，他的心境像雨後的天氣一樣，明朗而溫靜。一條扁擔時時在他的肩上擺動着，不安的擺動，影響到緊

着的兩個木桶，木桶也擺動。

往山坡上去是一步比一步高了，路旁的小草們都含着明亮亮的水珠，路略彎，走過一段直了，又彎。羣山像水波浪似的，近些的能分清層數，高些的山頭上，圍着白巾似的雲彩。

太陽還沒露頭，天色是灰裡透白。

小青就愛過晴天，剛住雨的淸早更是他愛過的，小風含着淸香氣，吹得他笑了。他走到山坡上，山坡上是一望無邊的綠。

到龍眼泉去汲水的人們，來來往往的在山道上擺動着，互相熟悉的，又距離得近些，便彼此誇講着天氣，或測度着天氣的變化。小青只是聽着樹林裡的鳥叫，遠遠近近的人們談話聲他是不加注意的。

『小青！小青！你也去汲水嗎？』

有人在後面招呼小青，聲音順風飄來。距離雖遠，但還保存着原來的洪亮。小青熟悉這聲音，不揣想便猜出是他老明伯伯：

『明伯伯！你起得好早啊？』小青停住脚步，回過身來喊。他已經看得淸，老明頦下的那叢因頑强而高翹的鬍鬚。小青的心境打着光閃。

『等我一會兒！咱們一同走……你桂叔叔作飯了嗎？』老明拉着長聲說話，像敲銅鐘似的。

『桂叔叔作飯了，我吃完飯就放羊去。翠兒也在家裡作飯了吧？』小青聲音不大高，剛剛能使老明聽得淸楚。不過他沒注意到小青的臉蛋上在微微發紅，小靑低着頭暗自地聽着心跳。老明聽見小靑提到他的閨女翠兒，却興興地。脚步也邁得大些：

『翠兒吃完飯也放羊去，你倆倒是個伴……』老明和小青並着肩走，他看小青老實的像綿羊羔似的，不大愛說話，脚步也穩重。他們越走天越亮了，山景更辨得分明。

『明伯伯，我不想一輩子總放羊，像我爹爹似的當一輩子奴僕眞是白活。如果有機會。我想到外邊創創去！』小青說着憤憤地，心剛平靜下來，又繼續着跳了。他望着老明的鬍鬚。

『好孩子！只要有創性，趁年紀輕到山南海北走一場，見見世面……放羊算甚麼營生？我從十八歲就扛鎗筒子，上前線，抄後路，爬冰臥雪……只要有漢子骨頭？趁這亂年月創創！』老明用手掌時時拍着胸脯，他說話，聲音很重，一個字一個字地往小青的耳朵裡送。

小青很受感動，他知道這年月是窮人們翻身的機會。一路上，他只是默默地想……

離龍眼泉近了，能聽見人們汲水的聲音在幾塊青蛙形的怪石旁，有些人還圍着泉口。

小青汲了水，又和老明一同回來，他們走了近道，拐個彎，便走下山坡。從圍着山村的樹梢下，有煙縷淡淡地飄出。太陽光已經從樹葉裡冒紅了。

路在上，小青很少說話，但他却想出許多的事物，那些事物像剛冒光的太陽，把還留在黑暗後面的影照散了。小青快到家門的時候，纔想起老明還得走半趟街：

『明伯伯！我放羊去能從你家後門過，讓翠兒等着我啊！』小青搭訕着說，他停了停脚步。

『好！我告訴她等着你……得空串門來呀？』老明點着頭說。可是鬍鬚還在硬撅撅地發翹。

『一定的！我就樂意聽伯伯講講話……』小青已經上了臺階，還特意用聲音追老明。不過老明擔着水沒停脚步，怕聽不淸他的話了。

小青到家，老桂早把飯作得了，正在院裡刷猪食槽子，多半洋鐵筒猪食熱騰騰地冒氣：

『小青？你眞不讓我省心，怎麼纔回來？』老桂的聲音帶顫，像誰在捏弄他的舌頭。

可是小青一點也不慌：

『我在路上碰見明伯伯了。』他故意說得簡單，只是沒承認回來的晚。

『小青！叔叔嚇你的話可要記住，以後別總和你明伯伯來往，他是扛槍筒子出身，性情暴！一點不能忍耐……那老頭子說話也古怪，主張不自由就死……可別聽他講甚麼？他將來總得讓官家捉去的……』老桂想繼續着說，又怕會耽誤了喂猪的時候。勉强抽工夫摸摸鬍鬚，鬍鬚是綿軟的，並不因講到老明而强硬，他纔放了心。不過他又疑惑到小青的舉動，好像不大注意聽他的話：

『小青！快吃飯去吧？好趕緊放羊去』老桂催促着小青去放羊，樣子是一點也沒發急。

小青倒很聽話地去吃飯了。太陽光剛倘到院裏來，他已經吃完飯準備着去放羊。揹了布袋，拿了鞭子，鞭子到手先甩了一個響小青覺着格外高興。

我與「山霧」

黃軍：



因爲我是一個「鄉下孩子」的緣故，所熟知的自然是鄉下的一些故事，這些故事裡的人物，又多半是我的鄉親，不然就是我趕集上店時常遇見的路伴們，於是我所熟知的故事便像一群「鄉下人」同樣的在鄉下普遍着。

我從小便讓一羣「鄉下人」包圍了，他們都拿出侍弄小苗的殷勤來看護我，我也就像小苗一般的在鄉下滋生起來。後來南北二莊裡差不多都有我的小朋友了，因爲我是窮苦人家的孩子，和我相來往的小朋友們自然也屬於「窮苦」一流的人物，他們常約我鑽到小土地廟裡講半天故事。

直到現在我還想念那些小朋友們，雖然這幾年裡我曾到鄉下去過兩次，但那些人物多半離散了。我所遇到的都是讓時代的大潮拋在沙灘上的人們，有些還慶幸着自己沒讓大潮捲去，暫時在沙灘上晒暖。

其實這樣大的潮水也足以把他們嚇昏的，過慣了太平年月的「鄉下人」，眞讓這驚天動地的潮聲把胆都震裂了。在太平年月聽到的響聲是「接財神」的炸炮，和「扭秧歌」的鑼鼓，那聲音是使「他們」們微笑的，一點也不嚇人。這年月的潮聲像治雷似的響來響去，我想起那些讓大潮捲去的人們，不知是在隨潮游泳，或是讓潮淹沒？

我同情「鄉下人」居然有些壯着胆子，肯捨了每天都要數多少遍的田園到大潮裡去游泳。讓潮把他們捲到海洋裡。也許他們都在嘗試着這種更有責任心的重要工作，於是由這點同情我寫成了「山霧」。

本來這篇短短的文章，是不足道及的，這些年，我雖然還寫了不少這樣不足道及的文章，可是我時常覺得在每一篇文章裡倒不會表示過自己沒有「漢子氣」！

小青打開圈門了，羊們都叫着往外擁：……山羊雜在綿羊群裡，顯出奸狡和不安份的樣子。比較溫順一些的綿羊，始終不會企圖過干涉山羊的舉動。

羊羣湧出了後門，小青在後面甩着鞭子他望望山坡，遊動在山坡上的羊羣，田牛，驢子，像些零零星星地小彩點。太陽光漫在山坡上，把草尖的小水珠晒出一層白烟。

小青不禁地笑了，隔會兒，他和翠兒也像小草一樣浴在亮光裡，藏在白烟裡。羊群會隨意地去遊動，一點也不礙他倆的談話。小青這樣想着，已經快到翠兒家的後門了，他興奮地又甩着鞭子響：

『翠兒和明伯伯的性情一樣，有主意，有胆量，有創性……一點也不驕貴。別看她年紀輕？心事倒很重！』小青隨着羊群，默默地尋思。

溫風是吹得他够擾的。

『青哥！青哥！我等你有一袋烟的工夫了。』

順風飄來聲音，既響亮而清澈。

小青停住了，聲音他完全聽清，似乎從河邊上飄來的，順聲音，纔望見了翠兒的身影：

『翠兒！妳怎到河邊上來等我呀？』小青並沒使勁喊，却覺得太陽穴發漲了，但漲得一點也不昏，反而暢快。

『青哥！快來吧？河水平槽了，清亮得像一面大鏡子似的！』翠兒在河邊上搖着手喊，企圖讓小青一步能邁到她的面前，雖然她已經讓一羣羊們包圍着，羊們像些大棉花團在河邊上紛紛地滾動。這些小青都看得很清楚了：

『翠兒！妳看那一層一層地山，有的發亮，有的發暗，蒙在霧裡……讓雨水洗了半宿，洗得素淨淨的，妳往遠看！够多麼青啊？』小青誇講着山景，還指點，遠近的和明暗的山坡。

隨小青走來的羊群，似乎看到傍在河邊上的羊們，便搶先叫起來，河邊上的羊們也不甘落後地比賽着叫，聲音是交綜的，顫抖的。

翠兒雜在羊羣裡，傍着清亮的河流，便越發顯得幽靜了，也美麗了。她不喜歡擦胭粉，就彷彿她不喜歡掩飾自己的過錯一樣，從小便如同一棵挺直的野松，她認爲還有另一棵，便是現在走到她面前的小青：

『青哥！趁水清亮，照照我們的影子吧？』翠兒跑到水邊上，在那裡招手。

『翠兒！別大意啊？小草可滑！』小青離開羊群，一面說一面也走到水邊。

河水漲了，水邊亮晶晶地爬到岸上來。

讓這個青年人抛下的羊羣，在忙亂地埋着頭飲水，飲足了，便揚起頭叫。

小青默默地望着水面，水面上映出翠兒和他的影子。一雙影子在水面上微笑了。

『翠兒！我倆的影子是頭一次照在一起吧？』小青像受了感動，茫然的望着水面說翠兒看着小青的影子仍在水面上微笑，她却沒留意小青的心情會有了變化：

『將來我倆常在一起，照影子的機會很多！只要河水總像這樣清亮……』翠兒的話語，彷彿是讓水面上的影子說出，聲音也在水面上蕩漾。小青的影子在隨着他的心情朦朧了：

『不！翠兒！我早晚總有離開妳的一天，遇機會我就要到外邊創創去！妳一年大着一年，等我回來的時候，就眊我自己來照影子了……河水也不會有這樣清亮！』小青的聲音顫抖得很厲害，顯然他的心情變得憂鬱了。橫在他眼前的水面也彷彿褪了光。

翠兒纔恍然地猜透了小青的心事：

『青哥！你不要心裡難過，男子漢應該走南闖北去創創！趁這年月出息的也快……我永久是屬於你的，別亂想！』翠兒離小青近些，她的聲音很響亮的送給小青。過後她

貂蟬畫傳

十九

任率英繪

王允偕同名醫華陀前來診病，診畢向卓言道，夫人此病有鬼魅在暗中作耗，藥難奏效，幸得太師是天生貴人，在房陪侍，尚能保全性命，太師休要輕忽。

覺着臉蛋上發漲，在小青看却能辨出是微紅了：

『是！我不亂想……』小青望望翠兒，又接着淡淡地說：『反正我害沒離開妳？痛痛快快地在一塊兒要幾天吧！等我走了，就說不定甚麼時候才能見妳……』小青還要往下說，却讓翠兒搶着揷嘴了：

『青哥！別說些不吉利的話，我們快到山坡上去吧？』翠兒說着扯了小青的袖子，小青很順從地離開了水邊。水面上的影子也散了。

他倆沒停脚，便趕着羊群上山坡去，繞過了河流，河流安靜地躺在後面。起先還能聽見蛙叫，後來只能聽到山坡上的鳥叫了。

小青甩着鞭子，羊群到山坡上是比較更溫順些，它們聽着鞭子響，脚步也加快了。

這面山坡，是無邊際的綠色瀰染着，剛剛地浴在陽光裡，從綠色上閃動着光茫，望過去，類似刷了淡漆一般地發亮，且使人們的全身會感到涼爽。

游動在山坡上的牛羊，都散落落地埋着頭，各自品着小草的味。放牛羊的小孩子們便到清靜的地方，唱着不合韻的山歌。

讓小雨洗了半宿的山坡比往常新鮮得多。

小青對這片山景却早看慣了，每天每天他總要甩着鞭子，趕來一羣溫順得像良民一般的羊，到這面山坡上要個整天。從前他爹爹周青就這樣過了一輩子，死後又把這隻趕羊的鞭子留給小青了，正相同老東家死後，把羊群留給少東家一樣。但小青却不願這樣過一輩子，他總有離開這群羊的一天。

翠兒是很明白他這種心情的，每次她看到小青一憂鬱，便也隨着不安起來，可是她的不安漸漸地也近乎憂鬱了……雖然她常常裝作很平靜的樣子：

『青哥！我爹常誇你有創性，將來能發跡！怎的也不能再放一輩子羊？』翠兒企圖着安慰小青。但她自己的憂鬱還沒有散。

『我那稱得起有創性！』小青像在夢裡說，眼睛是望着聳在遠遠的山頭：『明伯伯可憐我沒有爹媽，常常教導我，妳也常常體貼我……不像桂叔叔那樣光知道疼愛我，想讓我也和他們一樣活一輩子，其實他們這種活法，眞讓我頭疼！可是桂叔叔一點也不覺得下氣？』小青每次提到老桂便氣憤憤的，絲毫也不感激老桂疼愛他的好處。翠兒聽到「老桂」便暗自地咬牙：

『像桂叔叔那種人，專會能忍耐，一直忍耐到死！年輕的時候給東家們作些費力的活計，上年紀，就像一隻老狗似的，向東家們討飯吃！一直到死，纔算讓出來一個奴僕的位置……』翠兒越說越氣，方才的憂鬱是淡了。她看着小青也不像方纔那樣憤憤了。只是小青把鞭子甩得勤了些，羊群始終沒停留過。

草香氣在他們的脚下蕩漾。

到最清靜的地方，他們纔停住，羊羣也散開了，都貪婪地開始吃草。離這附近，望不見別的羊群和田牛，是一片綠草舖到天邊上去。在老遠有一條山道。從綠草間爬過。

小青坐在山坡上，用袖子擦着臉上的汗：

『翠兒！妳不走得熱麼？離家足有五里路，要不是我和妳在一起走，也許會孤單的！』小青望望坐在他身旁的翠兒，翠兒的臉上也有些小汗珠在發亮：

『稍微熱一點。山坡上倒是清涼，小風一會兒就把汗吹乾……』翠兒舒了口氣，望着散佈在山脚下的莊院：『等甚麼時候我也能離開家？到外邊走一塲！青哥！我們姑娘家也能創創吧？』翠兒不自然地笑着，埋了頭在拔山坡上的小草。她暗自盼着小青的話語。

『怎不能？等我在外邊創好，就接妳來……』小青與與地說。他一點也不猶豫，這



二十

允含淚求卓加意保護貂蟬。卓滿口應承自此卓便不離蟬一步。蟬又造作些鬼言怪語來哄卓。卓在室蟬則有說有笑。卓將外出即復昏暈。卓只可信了華陀之言。不外出一步。

情形越使翠兒對家鄉沒有留戀了。他倆談得很投心，還互相擬出了幾點計劃。當他倆把一段的談話停止，羊羣已經蠕動到老遠了。它們好久沒聽到鞭子響，行動上便採取了自主的態度。

『青哥！我們光顧說話，羊群快過道了……』翠兒站起來望，羊群的面積已經因遙遠而縮小了。她望到山道上。却發現了有一條很笨拙的東西在爬動，仔細看，辨出了是些車輛，騾馬和許許多多老少不齊的人物：

『青哥！你看那是些幹甚麼的？不像過路人……』翠兒拍着小青的肩膀說，聲音是提高了。

小青的心裡一動，便站起來向山道上望：

『啊！不像趕集上店的樣子……』小青又瞇了眼睛，便眼睛露一條小縫：『我看倒像逃難的，翠兒妳看像不？』小青還瞇着眼睛望。

『假像！你快把羊群趕回來吧，省得人家給牽去一隻！』翠兒是在盯着羊群，後來也瞇起眼睛，望着山道上的車輛，騾馬，和人物。

小青趕緊把鞭子甩響，顚着屁股跑。

『青哥！你問問那群人們是幹甚麼的……快點回來呀？』翠兒瞇着眼睛喊。

小青甩着鞭子早跑遠了。

在山道上爬動着的車輛，陸續不斷地扯成老長的一大條，軋出空空地響聲。老少不齊的人們都揹着臃腫一般的包袱，介在車輛與騾馬之間，看情形，他們已經走了很遠的路，都顯着過份的疲乏。

小青先趕回了羊群，便又往山道上跑來且用鞭聲警告着羊群，使它們不敢再自主地散開。他離山道近了，想找一個人打聽幾句話，偏偏人們都很慌張地走動，車輛騾馬是擠擠挿挿的擁着人們，只有上年紀的老頭子是比較走得慢，且累得扶侍着他們的人也放不大脚步。

小青便找了一個像抬不動脚的老頭子問：

『老伯伯！是探親去麼？走得太累了吧！』小青隨着老頭子，他看出老頭子也和別人一樣的慌張，用三道彎的拐杖點着地。

老頭子感到驚奇地看看小青：

『我們是逃難的！走五六十里路了……』老頭子指着佈在山脚下的莊村：『你就住在那個莊裡麼？』老頭子又像感到一點愉快似的，方纔那慌張的樣子，都聚到了不安地拐杖上。

『我就住在那個莊裡。你們是從甚麼地方逃來的呢？是因爲地面不太平嗎？』小青生怕老頭子耳沉，便把聲音提得高些。他不用快走，已經能隨得上老頭子。

老頭子嘆了口氣：

『我們都是從北口逃來的，家讓老總們佔了……唉！說來話長着呢！』老頭子又對他身旁的幾個伙伴說：『你們快些走吧？到眼前的莊裡等我，不見不散！我實在走不動了，得歇歇腿，反正傍黑天趕個店就行！』

老頭子說着從人羣裡抽出身來，到離山道僅幾丈遠的地方坐了：

『你們這兒害沒住老總麼？』老頭子像準備了好些話，開始和小青說。

『沒住過！』小青搖搖頭。

『恐怕早晚也要輪到這兒？北口離這兒纔五十幾里路，已經家家都住滿了……』老頭子又彷彿想起一樁心事：『你們這兒沒聽見大砲響麼？』

『沒聽見！』小青淡淡地說。他以爲少得了好些見識。可是老頭子完全不明白他的意思：

『北口是常聽見大砲響的？像打雷差不多少。這兒眞是福地啊？逃出來倒省得聽大砲響！』老頭子捻動稀稀的鬍鬚，多紋的臉上似乎堆着一層笑容。之後他又開始欣賞這周圍的景象，便不再說甚麼了，彷彿忘了小青的存在。

『老伯伯！老總有像我這樣歲數的麼？』小青想出這一句話來，便趕緊問老頭子。他又覺得太陽穴上發漲了。

老頭子像打着冷戰：

『多着哩！也不是誰家的孩子都願意幹那種行道？聽說，大砲那東西把鐵人都能轟碎了！年輕輕地死後都留不下整屍首……』老頭子把頭埋得很低，他好像在揣想着比說出還可怕的事情。小青却暗自在心裡像對老桂一樣卑視他。

後來老頭子好歹算扶着拐杖站起：

『我要趕路了，傍黑天準得趕一個店！』他的疲乏似乎一點也沒鬆，混身哆嗦着，用拐杖不安的點地，還嘟噥些只有他自己能聽清的話。

小青望着老頭子的背影，不禁舒了口氣。等老頭子又雜在山道上的人叢中，便和幾個同樣的老頭們叅合了，再也認不淸。可是小青的眼前很亮，他將來可以順這條山道去創創……

小青在往常作過的夢，又浮動在眼前了。忽然想起翠兒還在等他，便破了夢往回跑……

到太陽壓山的時候，山景是變得暗淡了，從各方面飛來的烏鴉，分出幇，在半空上旋轉，它們怕天黑失去視力，便由於忙迫而吵叫。山坡上的淸靜幾乎因鴉叫破壞了，且羊叫和牛叫的聲音也相隨着震盪，皮鞭聲是脆快的介在衆音之間。遠遠近近的樹羣，枝葉隨着微風，作着搖曳的姿態，且溫存的讓陽光撫摸着尖梢。過於遙遠的山羣們，便最先蒙在暗霧裡。

小青和翠兒各自趕動羊羣，趁順坡，一點也不費力氣，羊們類似讓風吹動的雲彩。

『青哥！晚上你到我家來一趟，把聽來的話再給我爹爹講一遍，讓他老人家拿個主張！』翠兒的心細，她一面下坡，一面說。

『當然得和明伯伯商量商量，他老人家知道那行道裡的規矩。可是我不願和桂叔叔說，他不能讓我離開這羣羊……我只好瞞着他！』小青很有主張的樣子，話語也肯定。他望着翠兒的身影，便又聯想到他走後的情形……但他並沒憂鬱，只略略地感到寂寞。

山脚下的河道，平闊地閃着光輝。隨晚風，蕩起細紋漣，有一塊天影撲向水面。青蛙們的叫聲在殘弱的光茫裡蕩漾。

從山坡上趕來的羊羣，都要停在河邊上，飲陣水，然後纔趁天亮回家。放羊的孩子們往往會隨羊羣聚到河邊上，互相罵幾句野話。

太陽剛壓山，河邊上還屬於淸靜。

小青把羊群趕到河邊來飲水。翠兒默默地望着那映有天影的水面，她的心情是讓些細紋漣縈繞着，一時掙脫不出。後來還是小青先從水面上尋思出一句話來：

『翠兒！我們害能在這兒會幾次呢？』小青仍是保存着平靜的樣子，但聲音却不自主地發抖了，他避過臉色，裝作在望水面。

『青哥！將來的日子長着哩！你不應當總把我們的事情掛在心上？倆個人離開容易遇，錯過機會就誤一輩子……別猶豫！拿定主張吧？』翠兒的聲音也分明是發抖了，她始終是替小青打算，把自已擱在一邊。

終於他倆沉默着，隨了羊羣開始移動。在路上，他倆各自有些心事可想，便很少說話。

傍太陽落，他倆在岔股道上分開了。離不遠，還彼此交換了比千萬句話更體貼的眼光。在小青想，這也許是最後的一次了。

小青轉過身，望遠遠地山羣，山群讓濃霧鎖住了，展開一片糢糊的陰影。但小青還能辨出所應該去走的那條路……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北京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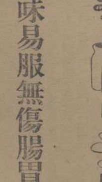
賦賦的腥臭難堪

時至今日幾乎無人過問

加之服後易碍胃腸

且歐美製品，以外滙關係徒見價錢高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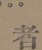
令人不敢問津。

至









者

則効力强大

價格低廉

美味易服無傷腸胃

品質純良世無其匹



是故健康家庭莫不備此一劑也。

華北蒙疆總經理處　北京西單北大街一六〇

株式會社　田邊公司





聖魚肝粒

（强効糖衣魚肝精丸）

關於「寒雲日記」

梅仲君

洹上袁抱存先生（克文），又字寒雲，爲名公子，生平詩，詞，曲，書法，並稱四絕。能崑曲，嘗粉墨登場，精鑑古，收藏古幣，郵票，金石，等。而文章古拙精茂，又爲世人所寶。余喜其書法，曾心儀而潛仿之，愧未能得萬一也。日者，有「寒雲日記」之刊行，爲先生自寫本而以鋅版印行者，豐神奕奕，嗜寒雲書者法，當視爲環寶也，日記並不全，只丁卯一年而已。然記中不少寒雲先生當日事故，風月光明，猶得一覩盛跡。今引數條於此，以誌景慕。日記錄次：

「十二日（丁卯正月十二日）伯華邀飲，晤黨眉叔眉叔集語屬爲寫聯帖，語曰：「修八尺有餘；飲一石亦醉。」」

「二十二日，爲鳳珠（按即名妓富春樓）寫春帖子辭曰：泉文美富，洗字吉羊，敢祝向東風，願鳳翼雙飛，犀靈一點；帖寫宜春，樓名燕子，還未就南國，看珠光萬丈，月色十分。（中嵌藏珠二字，天衣無縫，寂按）

「二十三日，車中口占二首。驛亭揮手念當時，忍溯何堪說別離。征夢天涯吹漸遠，沽流不盡繫人思。（其一）一兩關山未盡藏，塞郊草木已蒼茫，飛車直指江南路，惟有沈吟向八荒。」

蠡引三則，以見日記中之一斑。記中韻事佳句如林，容再介紹。

詩云子曰

散曲漫談

聽寒

散曲，係指劇曲而言。此爲一般爲散曲下定義者所嘗言。然任中敏（訥）於其「散曲概論」中爲散曲再下一定義，則比較審愼眞摯矣。任氏言：「散曲兩字，自來對劇曲而言，惟普通以爲凡演故事者謂之劇曲，雜劇傳奇皆是也。凡不演故事者即爲散曲。以余所言，則此種解釋殆非。蓋凡所謂事者，不過包含言與動兩層。而散曲中紀言者有之，紀動者亦有之，紀言兼紀動者亦有之。倘謂內容演故事者即非散曲，斷乎不可矣。特散曲所紀之言動，畢竟爲零碎片段者，且無科白。科白者，散文也。曲，韻文也。若純以韻文紀事，而又必其有首有尾，於勢實難。劇曲紀事，必具首尾，故不能離科白。散曲紀事之所謂紀，終屬描寫居多，而敘述有限，故亦不須科白也。然則欲爲散曲下一定義，或者曰：凡不須有科白之曲　謂之散曲　當較爲妥貼矣。」任氏此言，意者蓋散曲只多於韻文之形容，而無科白，故其句中描寫之成分多也。苟欲其劇曲紀事科白之繁縟，而單純賞鑑曲中之精英，則劇曲間或有之，但不若散曲之左右逢源快然自多矣。（清洪昉思長生殿之彈詞，若去科白，汰去閒文，使李龜年歌其九轉，則亦可與散曲一抗衡也）故談散曲史者如馬東籬之「百歲光陰曲」。關漢卿散套「新水令」等均能無慊其缺否科白而自能譜得滿意也。

明寧獻王朱權於其所著之「太和正音譜」中有所謂「樂府十五體」者，任氏將十五體中分爲散曲內容之八體，（因朱權號涵虛子，故又稱涵虛八體。）與文章派別之七體。涵虛八體中關於散曲內容之分類，極爲詳盡，且爲後人所列體製之先河。如明陳所聞選南北宮詞紀十二卷，所列之南北宮詞二十體，有者即爲涵虛八體中之已有也。任中敏氏並以己意將散曲分爲七類二十五體，則其動機常亦在涵虛所定及王驥德曲律所發也。茲將涵虛十五體及任氏二十五體列於次：涵虛八體：「黃冠體，承安體玉堂體，草堂體，楚江體，香奩體騷人體，俳優體。」其關於文章派別之七體爲：「丹邱體，宗匠體，盛元體，江東體，西江體，東吳體淮南體。」任氏之七類二十五體爲『關於韻者二種：短柱體，獨木橋體。關於字者五種：叠韻體，犯韻體，頂眞體，叠字體，嵌字體。關於句者三種：反覆體，回文體，重句體。關於聯章者一種：連環體。關於材料者八種：足古體，集古體集諺體，集劇名體。集調名體，集藥名體，隱括體，翻譯體。關於意者四種：諷刺體，嘲笑體，風流體淫虐體。待考者二種：簡梅體，雪花體」任氏此二十五體中，嘲笑體即涵虛八體中之騷人體；淫虐體即八體中之俳優體，至於待考之「簡梅」，「雪花」二體，則據稱見於瑣非復初中原音韻序中，謂「吾友周德清所作樂府，回文集句連環簡梅雪花諸體，皆作今人之所不能作者。」任氏謂：「簡梅疑與五有關雪花疑與六數有關，均未得其詳，待考。」

散曲之體製，前有涵虛二十五體，既分其派別與內容矣，後有任氏之二十五體，則更詳其內容作法體態源流。明乎此，始可略談及散曲一事。若梁乙眞所分關漢卿爲清麗派，馬致遠爲豪放派，是又根據作者而分成若干派也。任氏謂「僅列豪放，端謹，清麗三派，事實上已可以廣包一切。」又可以據以視任梁二氏，所分散曲派別，甚屬接近也。

（完）

元夕詞與元夜曲（下）

詞云：「荔粉桃符，餞將殘臘，催送新年。晴霞千嶺樹，藻日五湖煙。蘋洲何在，登豪遠眺，一城雷鼓紅絃。喚起汀花陌柳，盡要爭先。尋春猶記樊川。當時有，水嬉務事堪傳。雲韶更題箋。行樂處，黃雲曾滿秋田。喜今日，恰又逢，霽景暄妍。也應是，太平有象，溪山莫負樽前。」讀其詞意，又與「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烟欲傍袞龍浮」句意相近也。

梁蒼巖（清標）有「玉燭新」一詞，咏乙酉元日，全詞不錄，只其詞中有「輕煙麗日椒觴暖，共說豐年佳兆。春衣兒女，喜得歲，樽前頻繞。」頗近祝歲之意，故採之。詞載「棠村詞」中。棠村詞中又有「萬年觀」詠元夕，「雙頭蓮」詠嶺南元夜，「花心動」咏元夜，均將元夕景況，描寫入微。「花心動」詞中有「上谷風和，夜溶溶，香車六街闐咽。燈火朱樓絃管，清尊共賞，太平佳節」之句，可謂描寫得太平春有象，讀之殊快心府。詞中之描寫元夕，盡於是矣，可粗見其略。至曲中之記元夜者，今以元人小令爲根據，略記一二。

張可久有「雙調沉醉東風」詠元夜一曲云：「明月無心縈繫，夕陽何處藍橋？惹悵寒，梅花落，故人稀漸疏談笑。看見鵝黃上柳條，鬧放元宵過了。」張可久又有「雙調水仙子」詠「元夜小集」，云：「停杯獻曲紫雲娘，走筆成章白面

白郎，移宮換羽青樓上，招邀入醉鄉，綵雲深燈月交光，琉璃界笙歌鬧，水晶宮羅綺香，一曲霓裳。」此兩曲均頗雅馴可喜，茲再引一曲亦張可久者，乃「越調寨兒令」也咏「元夜即事」，則一反前曲之雅馴，而頗涉諧謔可喜。其曲云：「胡洞窄，弟兄猜，十朝半旬不上街。燈火樓臺，羅綺裙釵，誰想見多才！倚朱簾紅映香腮，步金蓮塵污弓鞋。眉尖上空受用，心事裏巧安排，來，同話小書齋。」

今值新歲，例應為祝賀各事。詞曲中之關於元夕者，以一斑錄供欣賞。歲首小暇，可為遣興之助，亦夜讀集中之一些所得也。

北宋曹元寵詞選

小重山

簾捲東風日射窗、小山庭院靜，接回廊。疏疏晴雨弄斜陽，憑闌久，墻外杏花香。

時節好尋芳，多情懷酒伴憶檯狂。歸鴻應已渡瀟湘。音書杳、前事忍思量。

此詞無愁苦悶損字樣，只從靜憶兩方面入手描寫，足見齊器處如繪出庭園小景，有人獨處其中，而紅杏出墻，引人招艷，是詞中醒筆處。下半闋微涉雲月天涯之意，而完全由憶字上著筆，由此種尋芳時節，懷及酒伴，當年風流情緒。此時也遠友飛鴻，應已渡瀟湘將達於閨閣客手矣。在渺渺無期之際，前塵往事，付諸思量而已。是得詞之靜趣，劉毓盤先生曾謂宋詞纖麗專工靜趣稍輕，余於此詞，可洗前說。

又

陌上花繁鶯亂啼，驊騮金絡腦錦障泥。尋芳行樂憶當時。春聯鑣處，飛輕綠楊堤。

物又芳菲。情如風外柳，只依依。空憐佳景負歸期。愁心切，惟有夢魂知。

此首亦寫靜字，然絕與前首異。此則前半闋極力描寫亂鶯馳馬，綠堤錦障之悠游能事。下半闋急轉傷春怨柳之句，結果只有夢魂能知其衷曲，亦可憐矣哉！

青玉案

碧山錦樹明秋霽、路轉陡疑無地，忽有人家臨曲水。竹籬茅舍，酒旗沙岸，一簇成村市。凄涼只恐鄉心起。鳳樓遠，回頭漫凝睇。何處今宵孤館裡，一聲征雁，半窗殘月，總是離人淚。

此詞亦為前半後半意態絕殊者。前半闋寫得漁家酒村，青帘在望，竹籬成行，小溪流圍村作曲，是另具一種風味。荒空寫景失於平淡，是無性靈充擴其中，故下半以淒涼鄉心起句，這出曾赴徵召，不慕富貴之意，而凝睇留戀帝闕之態，又可見耿耿在抱。於是孤館征雁，殘月半窗，全被離淚滴斷矣。噫！

漁家傲

水上落紅時片片，江頭飛絮雪繚亂，渺渺碧波天漾遠。平沙暝，花風一陣蘋香滿。

晚來醉着無人喚，殘陽已在青山半。睡覺只疑花改岸，抬頭看，元來弱纜風吹斷。

此首通體以清曠遠放之筆寫漁家傲本意前半闋將漁岸風景寫得天花亂墜，羣芳爭寵，又是一派平沙，萬叢花樹，迷離人眼，足示桃源之另一妙境。下半闋添個人出來，以醉字形容之，而以「睡覺只疑花改岸，抬頭看，元來弱纜風吹斷。」則極其清俏放遠，余於此詞，嘗謂是宋詞之弄狡獪處。（硯 齋）

詩話

閨秀詩中非柔而膩即感而傷

劉 愚

閨秀詩，多咏遠人及閨房小景之什，再則咏史。其命意殊少遠大之思，而句中每嫌其纖弱。然感傷之詩，則能見出閨人性情之篤，可使人淚下也。

薛濤之詩，其幽情描寫，不落蹊徑所謂「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其父即歎其遭遇必致飄零，後果不虛，此閨詩之落於柔膩也。

魚玄機女道士之詩，則其綺懷蕩思，更非筆墨所能形容。詩句中如「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是又膩而柔矣。

手邊翻及清婦安周映清（皖湄）女史梅笑集一卷，讀其「七夕生朝用李義山韻。」則微嫌其柔氣未盡，閨態難除耳。詩云：「三餘有癖近支離，一樂猶輸愧啓期。懸柱年華初過半，筆牀風味亦多時。漫誇宿慧鍾非偶，敢倚聲名起故遲。檢校杜陵詩句在，未忘竭力是機絲。」努力於機絲，是則閨中本分也。至感傷之作，則愚以為「鮮樓摘艷」中清沈用濟室朱柔則夫人之「寄遠曲」，深刻可泣可歌。原詩三首，今引其二。詩云：「恨少垂楊柳，殷勤繫玉鞍，夕陽鴉背暖，春雪馬蹄寒。入世逢迎拙，依人去住難。痴兒啼向我，昨夜夢長安。（其一）獵獵風初勁，沉沉雨未闌，因憐兒被薄，轉念客衣單。栖燕將雛否？征鴻失侶寒！居家與行路，同是一艱難。」讀罷此詩，不禁覺其心飛千里，而夢繞天涯，亦屬於「打起黃鶯兒」一詩之意爾。

是可知柔膩之詩，雖工其句，感傷之什，每易使人淚下。烏乎，遠人不至，獨對青燈，所謂「青燈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溫」之際，實其有輾轉反側之思，而有傷心別離之苦也。江郎之「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一文，可為寫照不少。



明顧正誼開春報喜圖

明顧正誼，字仲方，自號亭林，華亭人，仕為中書舍人。山水多作方頂，層巒疊翠，少著林麓，自然深秀，得元人精意，是為華亭派，四方得其灑翰，如獲拱璧。自著文日亭林集，著詩日詩史，刻顧氏叢書。（按照正誼與顧炎武，同號亭林。）右方為顧正誼作「開春報喜圖」，際茲新歲已始，爰刊比圖，而示大地回春，喜氣溢眉宇也。



蠻女的淚石

高橋鐵 作　進軍 譯

數年前在東京舉行的「海國日本大展覽會」的第二會場。出演着瑪奧利土人的歌舞。非常惹人注目，而且博得好評，當時的報紙也大事宣傳着，記憶着這件事的人還不在少數吧。

近於南極的新西蘭的土人，皮膚的色是黑褐的，有一個名叫陶淚的女人，是有權勢的酋長的姑娘，生得眉清目秀，就好像熱帶濃艷的花一般，是一個芳香的美人。和東洋人一樣的黑髮，披散在胸前和肩上，在她表演「淚伊舞」的時候，很容易的使觀衆陶醉的。

筆者在這說的奇怪的情史，是由於偶然認識陶淚小姐而發現的。不，因為認識，才得解開這秘密的眞相。

做夢也沒想到會捲入那種事件，是上第二會場參觀「太平洋特產館」的時候。遇見名叫水島的在中學時代的舊同學在互相述說別後的情況之中，水島告訴我：

「我不是來看熱鬧來的。我現在在管理瑪奧利土人的演戲哪。也算是臨時的演戲的。」

又好像想起來甚麼似的接着說：

「噢，對啦，你不是很好調查種種的事情來的嗎？我曾經在雜誌甚麼上看過的——怎麼樣，看看土人的舞蹈，隨手再和其中的美人談一談不好嗎？」

「可是，就是見着面，話也不通啊！」

「可是——」水島裝腔作勢的慢吞吞的說。「這個名叫陶淚的舞星……不用說，在她的本國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酋長的姑娘，而且英語說的却非常流利，也許新西蘭是英國的領土的關係吧。」

於是我就被他領到演戲場去了。

剽悍的瑪奧利蠻族的男子軍，一面跳舞着刀槍，一面歌唤着的「戰勝舞」。其次是瑪奧利族的小曲——而且還演奏到日本國歌和日本的民謠。最後是瑪奧利美女們表演的「淚伊舞」。

表演獨木舟在暴風裡掙扎的情景的舞蹈，裝飾着羽毛的樹皮衣，發出耀眼的光彩，隨着健康的手足活躍，麻製的腰裙斯拉斯拉的做響。

「喂，那當中的就是名叫陶淚的姑娘。」

用不着水島君來介紹，在那一群裡，陶淚特別惹人注目。就好像到這國跳舞來非常高興似的，迷人的眼睛流露出妖媚的光線而在舞蹈着。由於一種奇妙的豫感，覺着和她相見似乎有些害怕了。

穿過萬國旗的下面，走在往後台去的道上，這時，水島君，帶着人種獵奇的眞摯的神氣說，「我倒忘記說啦，陶淚是抱着奇怪的悲願來到日本的呀。」

「嗯，她是打算成日本的約賽芬，信卡嗎？」

「不，她是找一個人。」她並不詳細的告訴給我們，據她說曾經有一個名叫哈卡的日本人，到過新西蘭，好像這個哈卡和她有很深刻的約束似的，她說她把自己的性命交給他了。」

「哈卡？——眞是奇怪的名字啊。」

「嗯。可是，瑪奧利美人陶淚來朝的事，宣傳的這麼利害，那個哈卡本人竟沒有出頭，也眞奇怪呀！」

「那麼，她說那個性命，到底是甚麼？」

「似乎是甚麼很重要的東西似的，她怎麼也不說——」

從南海渡來的秘密？——我心裡這麼悄悄的嘟囔着，放快些腳步。

看見地獄的男人

水島君把陶淚招呼到後台門的昏暗的地方。

穿着沙拉沙拉直響的麻腰裙的陶淚，個子也有我這麼高的大個子，袒露着右肩嬝娜的走過來。與其說是蠻女，不如說是被太陽晒黑了的外國姑娘。

「這位是我尊敬的朋友。」水島君正如一個很熟的經理的態度介紹着。

「對於土俗學很有研究，而且還寫那種小說，這次是打算把妳尋找密斯脫哈卡的事寫成小說，特意來的。」

我對這個介紹，有些面紅了。

可是，陶淚聽了這話，竟流動着黑眼珠「我的哈卡，他對土俗學也很有研究。」用很流利的英語說完，立刻握住我的右手，把臉貼近來。我正在驚愕的時候，她便用鼻子頂着我的鼻子。

不用說，我慌忙的轉過臉去。是怕那種木瓜似的氣味。

「哈哈哈」水島君立刻大笑的說：

「那就是著名的瑪奧利的「鼻禮」——她是對妳特別表示敬意啊。」

當然是用日本話揶揄似的向我說。

於是決定在當晚三個人一面吃飯一面談。

我被他倆送回來，一面回着頭看那演戲場的招牌一面鑽到人群裡，慌忙的跑到噴水池前面。

坐在椅子上，已經過了幾分鐘吧。我突然感到像瘋狂似的興奮。

「啊，對啦！」

不知不覺的叫了出來，立刻不顧一切的出了博覽會場，走到街上。

熱戀瑪奧利美女陶淚，寄存着生命的日本人哈卡，確實存在！並且，我和他在一起相處有將近一年。——忽然間我得到這個確信。

哈卡君確實還在這東京。可是為甚麼不出頭見陶淚呢？事實，他是在世田之谷的腦病院。因此，也許不知道陶淚到日本來吧。

由於陶淚把她的鼻子頂着我的鼻子，纔把這謎解出來。像這限於瑪奧利族的「鼻禮」的奇習，以前我也曾看過。

哈卡君——我的推察若是適中的話，他本來叫做椅田哲夫，是一個患癲癇性癡呆病的，從五年前就入了G腦病院。

我從大學時代起，往來那個病院有一年，在這個期間曾

看過他不少次。這個患病人差不多總是面對着墻，或則是站在窗前茫然的望着天空。

因爲注意力和記憶力都非常薄弱，也並不是想面壁九年而悟道，可也老不厭倦。僅僅不過是在空虛和夢幻裏活着的一個屍體罷了。

他生在私立鐵道公司董事的家裡，並且還是獨一個，父母親去世以後，立刻說是研究文化人類學，就把資產的大部分換成現錢，做週遊世界的旅行。三年後歸國不久，突然，在旅館裡殺傷兩個外國客人。

兩個被害者都是英國人。一個是大使館的書記官，另一個是橫濱某商事公司的支店長。可是和這袴田哲夫並沒有甚麼關係，經過精神鑑定的結果，判明是由於癲癇發作的朦朧狀態所犯的罪，於是就把他送到病院裡。

剛入院後，尙不斷的發作，但不久就入於痴呆狀態了。可是以後，看護他的人：向病院報告一個很奇妙的事情來。

「那個病人，在發作前一定做一個很奇怪的動作的。我覺着是很可笑的發見。……把鼻子貼到牆上，一直擦的通紅才拉倒。」

底確，這是事實。

在發作中或則在蘇醒前，把身子跳起來那樣一面抖着一面喊出一定的兩句奇怪的英文。

「……地獄之門哪！」

「……惡魔的膝子鍋！」

——於是乎我有一次看他剛蘇醒過來，打算發見甚麼幻夢的頭緒就立刻問他。

「你看見甚麼了嗎？剛才看見甚麼啦？」

袴田抽搐着長臉半天。突然用陰鬱的聲音。

「是從冰的地獄到火的地獄呀。……是兩個人看見的坩塌呀。」無精打彩的嘟囔着。

我推定這袴田君纔一定是陶波所尋找的名叫哈卡的日本人，是由於這個事實。

在模做新西蘭獨特的鼻禮這一點。在和哈卡 厮大（譯音）這名相似的一點。

再加上在袴田哲夫的頭上，有很顯明的傷痕。一定是在南海的蠻境遇到甚麼恐怖的事情，腦子受了外傷，因此才惹起外傷性癲癇。

我好像抓着端緒的偵探一般，任憑自己的揣想，斷定到這。可是竟沒料及在這背後潛藏着意想不到的暗謎，除去等待晚上的會見再沒別的辦法了。

阿奧・帖阿・婁阿的新娘

「假把我說的話編成小說嗎？」

當天晚上，和水島君一同來到這大河邊的飯館的陶波，首先這樣說出來。

她穿着輕爽的洋裝，怎麼看也不像是蠻女。眼邊嘴角漂着異樣的野性，可是英語發音却非常正確，可以說是近代的摩登女郎。

「是的，總之，請妳元元本本的說吧。」我說：

「我想讓密斯特哈卡知道，所以都用眞名也沒關係。不過若被新聞弄錯了倒很不相當。」帶着微笑靜靜的說完，立刻又用熱情的口吻，「啊！希望哈卡還生存着！」好像祈禱似的合着手心。

我差一點兒說出來袴田君的事，可是一想到在腦病院裡的事實，便嚥住了。於是我爲遮掩我的狼狽。

「那麼陶波小姐預定在日本住多少天呢？」

「還打算住三個月。……………不過，哈卡若是沒在日本活着，就是住一天也難受……」

正在說着，水島從當中插嘴說：

「不，陶波小姐和他的同伴，現在成了演戲界的明星，京都和神戶方面都在招請着呢。」

我覺着這位舊友好像吃定了這些純樸的瑪奧利族似的，不覺的苦笑着臉，爲的遮掩這個又湊一湊，催促陶波再接續下去。

她的話就好像告訴給我們現世的地獄似的。同時也是惟有相愛之人纔能到達的天國的話。而且是任何怪奇小說作家也妄想不到奇特的，圍繞着南海秘寶的下落的怪事。

遼遠的海涯……漂在近於南極的大洋上的新西蘭，是火和冰的島嶼。北部是火山密集的島，南部是被銀嶺的氷河所包圍着的土地。

土人瑪奧利族從玻里尼西亞諸島搖着獨木小船，漂浮到這塊新天地的，是十三，四世紀的事吧。可是在一六四二年白人纔發見此地。一八三九年英國創設新西蘭會社，第二年便完全成英國的領土了。這是百年前的事。現今瑪奧利族，已完全馴服，而成爲「文化的」，不過，凄壯的民族鬥爭，還不斷的血蝕着這一世紀。

瑪奧利說喚做阿奧，帖阿，婁阿（長白州）的這個島，確實有不少將要滅亡的民族的奇談。

譬如，陶波——她實在也混有英人的血潮。連血都被征服了。她的祖母，不知在甚麼時候孕育了容貌不同的「神之子」。

而且陶波對那征服者們，感到極端的憎恨。在她肉體之中，血和血在搏鬥着。

是五年前的事。……身爲南島赫基杳酋長的她的父親（得有新西蘭國會議員的傀儡名稱）打算把她獻給指揮採伐高麗松的木材公司的英國商人。可是她無論如何也不贊成。

「我不麼。我的身體是瑪奧利的堡壘。」

末了，她固執起來，打算投身於 Ha kahaka Tamahine（獵新娘會）。誰都行。把自己讓給抓住自己的瑪奧利青年。

她這麼決心了，她在獵新娘會的那天，逃出部落，跑到塔斯曼的海邊。

海岸上，擁滿了獵士的青年或新娘。

匿名的陶波，走下海灘，乘上一艘裝飾着花和羽毛的獨木舟。人聲嘈雜起來了，裝 載新娘的獨 木舟，已有二十來艘。獵士的獨木舟也在遠處團聚着。

不一會兒，新娘的船划出去。於是乎，獵士的船一齊追過去。若是追上就算行了。她們被抱在追船的空座，只好成了那些青年的新娘。

陶波嫣然的微笑着。

她凝視着鑑浴在潮風裡的自己的手，肩，胸，腳，一個人甜蜜的微笑着。

這時，突然。

「妳也是阿奧・帖阿・婁阿的新娘嗎？」

一個參雜着英語的聲音，漂在她的頭上。

驚慌的揚起臉來一看，是一個參觀的外國人，帶着攝影機站着。不過，不是白人。

「當然啦。」

陶波立刻把眼光移向別處，挖苦的用英語回答。

「你也參加爲獵士怎麼樣？」

對方聽了 却用很眞摯的冷 靜的口氣，自言 自語的——

「倒好像似有敎養的……奇怪！」

這麼嘟囔着。

血和淚石

帶着不以爲意的神氣，不覺揚起臉來看的陶波，不知怎麼的，內心竟漸漸的抖顫起來了。爲這非瑪奧利人亦非白人

的青年，架着度數深的眼鏡而又倔强的臉，陶淚有些動心了

「我不參加？」

竟這麼說出來。

「對的。那是野蠻的遺風。」

那個男人高傲的說。於是乎陶淚就勢由獨木舟上跳下來。率然的和男子並立着，望着那獵新娘會。

「男的和女的都很認眞的做呀！」

男子鶯愕的奚落的說，陶淚也不負氣的，

「可是，文明的結婚也不過如此吧。」

對方驚異的轉過臉來，

「妳眞是這瑪奧利人嗎？」

這麼問。

「是的。你呢？」又反過來問，

「我是日本人。」

他就好像附近的人那樣從容的報出名來。

一聽說這個男人是叫哈卡的日本人，爲研究土俗學．週遊世界各地，陶淚便決心的說，

「這一州，我給你做嚮導不好嗎？」

是由於打算跟定這個男子，出去旅行的衝動而决心的。男子顯出驚異的神氣，

「妳是嚮導人嗎？」

「不，不是。」陶淚慌忙的打消「僅僅是想和你同伴的……」

「和我？」

「是的，我曾經去過歐克蘭，所以我想不致於讓你操心的。」

在海灘上，漸漸的歸來奪到新娘的獨木舟，毎隻船歸來都熱鬧一陣。可是，在陶淚的心裡，充滿了跟隨這個異國的青年學者，去做廣漠的旅行的期待。

「不過……我明天早晨就向北島出發的。」

「上那兒去呢？」

「棊特瑪哈那的大地獄。」

「好，我做嚮導。」

蠻女高興起來。

「明天早晨，在鐵路的車站等着你。」

「可是，都準備好了嗎？」

爲使他躊躇，哈卡青年追問她，可是陶淚却一些也不猶豫的。

「我的行李就在這兒呢。就是這塊唐乖。」

說着掏出藏在短衣下面的胸飾，秘密的一閃。

「唐乖？」

「是的，英語叫做淚之石。」

誇耀似的回答，閃着豪氣的瞳光。

「是將歸於滅亡的瑪奧利族的榮譽和咀咒之右。」

戀的悲劇

在十天後，哈卡和陶淚來到棊特爾亞的溫泉鄉。是持有世界第一大噴泉的大山巢。他們是爲的遊歷熱氣冲天的各處的大地裂線。

噴火島龢外特蘭，大火口湖棊特瑪哈那，蒂棊帖爾谷的「惡魔的膜子鍋」「地獄之門」，窪卡窪雷窪大地獄，地球上最大的威曼古間歇泉……這樣的遊歷過來。

可是，那時的兩人，不單是異國的青年學者和蠻境的嚮導者了。懷抱着不斷追求異端者之心的陶淚，對他浴以眞摯的鮮紅的愛情。哈卡也沉醉在純樸的狂戀裡了。

哈卡痛心的佇立在旅館的露台上。——他將要離開此地必須回旅行南洋，然後回到日本。「哈卡，在分別的時候，我把這塊淚石送給你吧。希望你看做是只剩五萬人的瑪奧利族的象徵呵。」

陶淚一面流着淚，一面盯視着這胸前的淚石。

那確是翡翠的一種。是彫刻着在椰子的樹蔭下划着獨木船的瑪奧利族的祖先，和揮舞着槍刀和侵略白人鬥爭的瑪奧利勇士帖克的軍勢的寶石。如果對光透視，能看見像淚珠似的點點的氣泡。

據說是在新西蘭南端的米爾克奧德大峽谷的絕壁中發見的。相傳是瑪奧利族的祖先，流落到這大峽谷，想念着妻子煩悶而死的淚的化石。

想到贈給自已那樣富於傳奇的寶石的蠻女的心境，哈卡難過了。

旅行已將告終了。二月十四日——南半球的夏日。兩人來到在塔拉維拉火山的山腹滲出泉水的地方。這是寂靜無聲的山間的風光。

「陶淚，這個小泉眼就是世界第一的大噴泉？——不對吧。」

望着下面的像小鏡子似的泉水說。

「不，這確是威曼古間歇泉。」陶淚低聲啷嚷着「你看，不是連一隻雀影兒都沒有嗎？我們不是來到噴出一面的白煙，好像死國似的地方了嗎。」

兩人走下通到噴泉口的小道，走到柵欄附近。

白煙模糊的琉璃色的泉水，走到近前仔細一看確實那水面冒着泡，白色的水蒸氣，靜靜的嬝娜的騰上去。

別的遊覽人也三三五五的奔這不可思議的泉水走下來。

「那兒就是噴出口吧？還不要緊吧？」禱田擔心的問。

「差不多每隔三十六小時噴一次。據嚮導社說昨天早晨剛噴過去的。」

陶淚從從容容的回答。哈卡爬上傍側的大石上攝好一張影。又待了不到三十分鐘。

「好吧，走吧。」

這麼催促着。

對着冒泡的水面，正在出神的她，有些捨不得似的。

「這就走嗎？」沉寂的望着他。

「到底得從現在分別了啊！」

在前走着的男人，也眞有些難捨了。

「再在棊特阿的溫泉住一半個月不好嗎？」

雖然這麼安慰着，可是陶淚的心感到空虛了。實在說，她在瞞着這威曼古的噴出時間。此時是三十三小時了。所以若是比平均早噴出來的話，他兩一齊得被捲入在地獄的巢穴裡。她內心隱藏着這必死的願望。

可是，那也是一個空幻的期望。——這樣放棄了那個念頭，走上小山的石道。正在這時！

「啊！爆發啦！」

這樣的喊聲，從下面的噴泉口附近直衝上來。

繼之，靜寂的空氣開始動搖了。可怕的轟聲。兩人回過頭來的時候，冲天的黑煙已經繼續的奔騰上來。

哈卡抱着女人慌忙的跑上山道。

伴着悽慘的地鳴，天地之間，充滿了各色的煙氣。從空中落下熱泥，熔岩，小砂石。

就在快要跑進高麗樹林裡的一瞬間，抱着陶淚駛奔着的哈卡。

「嗯——。」

呻吟了一聲，便昏倒了。

「哈卡，好好兒的哈卡！」

沒命似的把男人抱起來，從他的頭上，熱血源源地流出來。

謎，渡過海來。

底蘊，陶波說的話是奇異的。

傾聽着的我們，對眼前的她感覺出鬼氣了。

尤其是水島君，就好像看一個殺人的女犯似的，用着可厭的眼神。

哈卡在那時候，被落下的火山岩碎片打傷了。打折頭蓋骨的一部，呼吸和脈縛都趨於衰弱了。

可是熱烈的變，在世上不會常久存在的。陶菠一面伏在男人身上痛哭，一面衷心感到最大的滿足。這樣戀慕着哈卡不離別的死在自己的懷裏！現在纔算是永久屬於自己的人！把自己的性命也封在這屍體裡吧！

突然湧上這個念頭來，扯下胸前的淚石，用力的按入傷口

爆發消停之後，不久這兩人便被發見，收容在卜岡上的避難小房裡，陶菠遂拆下亞麻的衣布線，縫上哈卡的創口。割禮，刺靑，鬥爭——是涉渡這種人生的瑪奧利族的獨自的處置。

陷於人事不知的哈卡又被送到斐特阿的市醫，第二天，這威曼古不時噴出事件，立時登載在「歐克蘭新報」上，同時陶菠被警察逮捕，終於被護送到在赫基其卡的父親那兒去了。——說到此處的陶菠。

「聽說哈卡回到日本來了。從那時起，我就成了父母管束不住的乖僻的東西，每天都嚷着要上日本去，我總覺鑲在那個人身裡的淚石像在招呼我似的，難受極了。——哈卡一定還在活着。因爲淚石在保護他。啊！再不能見一面嗎？雖然不能相見，他在日本好好兒的活着，若總惦記着我，可也行……」

祈禱似的說。

我聽了，茫然的不知回答甚麼才好。不過，在那個病人的她的哈卡，一定是 袴田 哲夫。不過，在那個 病人的腦中，眞鑲着一棵淚石嗎？往往在戰傷兵的腦中，存有槍彈或刀尖，並不感有甚麼異常的，不也不少嗎？……。

我當晚一個勁兒的褒讚着陶菠的悲哀的純情，和他們分別了。

熱情的故鄉

第三天，我就像不能再等下去的人似的，到G腦病院去了。見着院長松田博士，詳細的把這情形告訴給他，要求精密的X光檢査。

「呵！」「原來如此呀！」一面點頭一面做眞摯的表情的博士，聽完之後，立時笑嘻嘻的「可是，那個土人姑娘，或則你，得有一位，不，雙方都得受精神診斷的吧？」

一開口就這麼說，可是到底沒拗過我，終於用X光攝影了眞的，松田博士，不，連我都吃驚起來。

在袴田君的腦中央迴轉部，確實映出來淚石的影像。他的病因，就是由於這腦外傷，腦內異物所致，殺傷英國人的，也是和從陶菠聽到的瑪奧利哀史有關係的吧。

半月後，實行淚石的除去手術，當時在場的我，爲的和水島君商量，應否給陶菠知道此事的經過就給他打電話——

「呵，陶菠呀，她昨天到了表演的期限，快要回去了。」

「回去？回新西蘭去嗎？」

「嗯，雖然有不少招聘的，可是再沒有找到哈卡君的可能，所以非常失望，她向我也說過，『日本的學者拒絕了蠻女的愛情了』。」

我就像辦我自己的事情似的，焦急的說

「那麼，多偺回去？」

「是……明天從橫濱上船吧。」

「明天？」我有些失望了，「那麼，現 在那兒呢？」

「那可不知道。可是她的同伴都上京都去了。」

我眞着急了。又 一想，也不知道袴田君能 不能 痊癒，或者，就是痊癒可不可以讓他倆相見呢？這事都不是我一個人能決定的。

思索了半天，遂決定去送陶菠。於是，第二天跑到在埠頭予備出發的輪船上。

可是，甲板上沒有她。

她是躱在船艙裡來的。

她看見我驚訝地立起來，可是立時又頹廢下去。

「太謝您費心了，不過……我斷念了。」

靜靜的說。

我照着預備的那些話。

「沒能夠見着，實在是遺憾。可是，將來若是見着他，妳有什麼傳話沒有？」

這麼問

「傳話？」很堅澁的嚕，着的陶菠，似乎立刻又感覺有希望的說，「我要移住到脫爾克島去。那是瑪奧利的祖先住過的南洋的孤島。打算在那兒，也許經營一個醫院。」

看到她那決心的眼光，我也稍感到安堵。

「啊，明白啦，那麼，我若遇見哈卡君，一定給妳傳話的。」

「噢，若是他活着的話。」

在濃眉的下面，陶菠帶着微笑的眼神。這是可憐的希望的表現啊！

想不到，待了兩星期，袴田的病完全恢復到正常的態度了。

我和松田博士商議之後，便把一切的經過都告訴他了。我不能忘掉那時他的表情。說甚麼好呢？好像盲人剛睜開眼睛似的，又好像發見了人生的新道路了似的，他的臉表示出光明的決意。

「我也移住吧。繼續完成我的土俗學吧。」

這麼說着，向我深深的抵下頭。

其後，三年來，他去 脫爾克島，每 隔三個月 給我一封信。也有和陶菠在一起寫的。

這期間，他遂完成了「南洋土俗考」的著作。想到在這難解的學術書的背後，尙隱藏着這美麗的熱情，在這本書的一篇序文上，我寫出如左的一節。——

「據說瑪奧利的蠻女，把從他們往的冰河之門米爾克奧德峽谷發見的淚石，愛如性命。使人類的愛，咀咒，哀愁，結晶在珠玉之中，方能放出光芒的光明吧。這本書的executed貫，使人憶及封在淚石裡的淚的美麗……。」

（完）

漫畫之頁

不同的欣賞　　王西成作

都市群　　—秦嘉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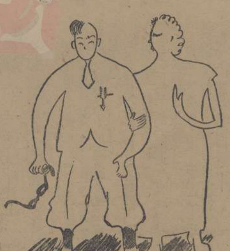
聽衆：「噢！別拉啦台下的人都快睡着啦！」
音樂家：「我奏的正是催眠曲呀！」
—高炳華作—



避免

他想：「帶着她出來。明天又要有人向我取笑，現在把近視鏡摘下來，他們看着就「糢糊」了！」

▲王寧作▼





對比

—青梅作—

『無題』

—廖錫惠作—

醫師：「這孩子應該多吃牛乳，雞蛋……」

—吳世諒作—

人老珠黃

•懷閣•

名利

—陳芸作—



劇本二等入選作



人物：

寶寶　十七八歲之舞女

寶母　四十一歲之婦人

寶父　三十五歲之中年流氓

芝清　二十餘歲之學生

地點： 某大都市內最偏僻的一角

時間： 現代

佈景： 一間寶寶的臥室也是這個家庭的客廳

正面右首是到院中之門，左首是窻戶，可以看見外面的來人。右面牆有一門，可通寶父寶母之臥室。這間屋內，在左牆有一張破床

右面牆前立着一個舊梳妝台，顏色都褪了，正面房之中央，放一個八仙棹，四把椅子，不整齊的放着。

幕啓時： 這一間零亂的房子，好像剛剛有一集會經過許多人的糟蹈，寶寶的母親，在棹前收拾那些散亂着的麻將牌，寶寶立在梳妝台前，整理着披散的長髮，屋內再沒第三個人在，寶寶將頭鬈完又拿出粉撲，重新撲一撲被碰抹掉的粉，一邊長噓出一口怨氣，像是很不耐煩的樣子。

寶寶：這群討厭鬼們，可走了！

寶母：姑娘！一定累了吧！

寶寶：累死！以後可別再叫他們來了。

寶母：爲什麼呢？

寶寶：動手動脚的把人纏死，您也不嫌難看。

寶母：這不是沒法子的事嗎！誰顯意，不過不得不應酬。

寶寶：我早够了，其實以我看，這全是白費心，沒用！

寶母：孩子！你還不懂嗎，一個女人在社會裡混事，不論幹什麼，要沒有幾個地面上有勢力的支持着，是混不開的，尤其是咱們這類，指着跳舞，唱戲，更是不成，一旦跟這種人來不及，他馬上會給你個糲吃。

寶寶：如果總是這樣，我活不下去（站起，走到床前，拿起未織完的毛衣，坐下織。）

寶母：那有什麼法子呢！

寶寶：爸爸上那去了？

寶母：他大概同胡三爺到舞場去了，嗅，不，跟老白老爺走了！

寶寶：哼！整天瞎忙，一點正事辦不出來。

寶母：噯，我問你，芝清那孩子還上舞場去嗎。

寶寶：提他幹甚麼！

寶母：沒去嗎？

寶寶：嗯！沒去。

寶母：我早就知道那孩子。沒多麼大出息！

寶寶：同您也差不多。

寶母：怎麼呢？

寶寶：怕死！

寶母：你爸爸的脾氣就別提了，其實那孩子我倒很喜歡他的唉？就是大把的錢拿不出來！

寶寶：那也沒給我身上少花！

寶母：喲！孩子，那點錢算的了甚麼！——我問你，上次你爸爸把他打了，要他給五千塊錢——他沒同你說甚麼嗎？

寶寶：說什麼！打了就打了！五千塊錢！那簡直是窮瘋了！

寶母：孩子！不是你爸爸窮瘋了！這年頭沒錢怎麼活着呢？再說你爸爸是假疼你，假捨不得你後來受苦，那孩子雖有錢，他當不了家，又年紀小，那會知道疼你，你爸爸的意思，不過是把他吓走，另給你找個好主兒，你不明白嗎？

寶寶：哼！我怎麼不明白，我不過是你們手裡存的一批好貨，對了價錢才肯出手？

寶母：孩子！不能那麼想！我們是你的親爹娘！

寶寶：未必！

寶母：（慢怒）難道我不是你親媽嗎？

寶寶：那我雖不準知道，可是親媽决不肯叫親女兒跟人當玩藝，天天叫人家摟着抱着的，您也不害羞！

寶母：那不都是爲錢嗎？

（寶父從外門進很高興的向寶母說話）。

寶父：把那些當票找出來！

寶母：當票？

寶父：我要贖我那袍子和給褲。（寶寶見父那種討厭神氣，很不耐煩，扔下毛衣欲走，）

寶父：寶寶先別走，給你拾塊錢，到林大嫂家，去拿半兩好煙膏。（拿錢）

寶母：寶寶！你上那？

寶寶：十塊錢的?!

寶父：對了，十塊錢的，要裝罐的，（從一大捲中，取出一張遞給寶寶，寶寶見這些錢，又奇怪，又高興）

寶寶：爸爸！您這些錢由那裡來的（接錢），您贏的嗎？

寶父：哼哼！（不自然的）反正有法子！

寶寶：有多少？

寶父：大洋一千元！

寶寶：一千哪！——不行！那您得給我買些衣裳。

寶父：那算甚麼！買吧！

寶寶：好！您聽着，（用手數着）一件長毛絨大衣，一件大

紅絲絨褀袍，一雙大紅緞的高跟鞋，——紅皮也成，
一雙紅石鐲子，三朵紅絲絨頭花買——

寶父：行了，行了！一件長毛絨大衣就是三百多塊！我看你還是贖去年那件呢子的吧！其餘一會咱們就買去，錢咱們還有別的用途呢！

寶寶：那——

寶父：下回再有錢，還能不買嗎？喂！寶！（拍了拍衣兜）

寶寶：什麼？

寶父：糖！（說着拿出）

寶寶：給我，是巧克力嗎？（接過來）

寶父：嗯！

寶寶：爸爸今天眞開通！

寶父：我先吃一塊吧！

寶寶：嗯！（撇着小嘴，拉着長音，表示不給，回身跑下）

寶父：這個傻了頭！哈哈……！

寶母：眞一千塊錢嗎？

寶父：你去數一數啊！

寶母：那來的？

寶父：贏的。

寶母：我不信，憑你還會贏錢！寃誰，我先告訴你，我可胆小。如果你作了不法的事，我可不依你！

寶父：你就別管了！回頭請你吃烤肉去。（坐在方棹數錢）

寶母：你別當我窮孩子，沒見過錢，當初成千成萬的錢也從手裡過過，我勸你趁着錢還沒花多少，趕快給人家拿回去，好在寶寶還能供你抽，供你吃！

寶父：（如沒聽見）對了，等寶寶的煙來了，咱抽足了，馬上走，吃完烤肉，上明星看電影，回來約林大嫂，劉三爺打一夜牌，眞的，想開了，享福的日子有的是。

寶母：別費話，這錢倒是從什麼地方弄來的，你不說，我可要報案去了！（欲走）

寶父：當票！當票！叫你找當票！（大怒站起）

寶母：我先問你這錢是——

寶父：混蛋！他媽你這娘們！有錢不她媽的高興，問，問也是有錢了！生來是他媽挨餓的骨頭！

寶母：嘍！有了錢就這麼橫起來了！這十幾年沒有我，你怎麼活到現在！吃，穿那樣不是我給你！我先告訴你，橫的我見多了，我可不怕！我非問這錢是從那弄來的不可（見寶父把錢分出一份，將一份裝入衣袋）說！

寶父：別急！這是三百（指錢）給你，反正不是搶的，你放心吧！

寶母：我不要！哦！——你你把寶寶押了？賣了？

寶父：這樣咱們老兩口子也該過兩天好日子！

寶母：啊?!你——不行！我對不起孩子！你趁早想別的法子！

寶父：不是那麼回事，這錢是——由白老爺手裡借的！

寶母：瞎扯！白老爺會借給你一千多塊？也配！

寶父：你聽啊！白老爺不是常來嗎！他是看着咱們寶寶長的不錯。

寶母：你賣給他了？

寶父：你聽啊！今天寶的合同不是滿了嗎？剛才打牌胡三爺說，這個地方現在不行，吃不開，非到上海才賺的了錢！他說現在是個好機會，上海明星舞場的經理到這來辦點事，我們商量着想今晚上見見他去，打完牌，忽然白老爺拉着我，說他有法子叫咱們吃飯，說到上海去不的！那個地方人生地不熟更難辦，弄不好連孩子鬧飛了？他說他願意拿出一千塊錢，叫我去開買賣，問我願意不願意，那咱們還同錢有仇嗎？他說可有一節，你這孩子也不小了！他該找主嫁了；他說他那裡，上這上那的，正少這麼一個人陪着，以後錢的事不成問題！

寶母：跟他當姨太太？

寶父：對啦？當姨太太；還委曲你家姑娘嗎？

寶母：其實我想姨太太也成，可是跟白老爺我不願意，又不是總在這住着，帶了走我不幹，以後沒錢找誰去，再說寶寶那個洋氣樣，決不肯跟這麼一個大老頭子。

寶父：我的太太，咱們不是得這一千塊錢嗎？

寶母：一千，寶寶那天不拿四十塊廿塊的，一月二三百，半年就一千多，這一千一下到手，不幾天也就你給賭光了，作買賣，不是你嗎？

寶父：胡說我怎麼能拿這筆錢賭去！再說賭不一定能輸啦！要是走運，一夜就贏他二三百！

寶母：不！不成！說什麼我也不幹，寶寶早猜着咱們有這麼一天！這孩子是個要强的孩子！以前我自己全錯了現弄成這樣！人不人，鬼不鬼，走到那都叫人瞧不起，一輩子 見不 起人，現在老了，不過 這樣，有什麼意思！得了！姨太太 我當過，我知道 那是什 麼味！我後悔已來不及，我還叫我孩子去！不！我一定叫我孩子隨着他的志向走，只要給我錢，我什麼都隨她！你呀！死了心吧，把錢好好給人家退回去，還過咱們這太平日子吧！

寶父：光給你三百，零花着，以後你就別管了！

寶母：別管了！我以後吃誰去！別費話，退錢去，不然咱倆拚了——

寶父：再給五十！

寶母：混蛋！我跟你拚——（奔去抓寶父，寶父伸手抓住寶母前胸右手從身後內衣拉出一把小尖刀）

寶父：不要臉的東西！叫你知道知道！（將刀舉起作扎狀）

寶母：啊！刀！刀！

寶父：聽着！三百五十塊！樂意也得樂意！不樂意我就一刀扎死你（說着用刀作勢欲扎）

寶母：媽喲！樂意了！饒命！饒命！

寶父：他媽的！先叫你嚐嚐！

（寶母雙手推住寶父持刀的手）

寶母：別！好人饒我！我不了！

寶父：早知道你這娘們不要臉！你以我眞怕你嗎？怎麼樣三百五十塊！

寶母：嗯！三百五十塊！你把刀帶起來吧！

寶父：還告訴你寶寶回來，先不許你告訴她！提一字——你小心吧！（說完將刀帶起）聽見沒有？

寶母：（拭着眼淚）聽見了！

寶父：快他媽的給我找當票兒去！

（寶母委委曲曲望着寶父由裡門下）

（此時寶父點一枝烟吸着，將衣整了一整寶母捧着一個盒子上）

寶母：全在裡面，你自己找吧！

寶父：（瞪了寶母一眼，接過盒子找出兩張帶起）我先去贖衣裳，寶回來你留神吧（說着拍了拍帶刀的地方）

寶母：錢——錢！

寶父：棹子上——再給你五十（說着拿錢扔牀上，下）

（寶母望着門外怔了一會，長歎了一口氣，擦了擦淚慢慢將錢收入盒子內）

（寶寶持烟由外門上）

寶寶：爸爸呢？煙買來了！咦！媽，哭什麼？

（寶母忍不住，淚如雨下，將身轉向牆，撫面痛哭）

寶寶：媽！你又和我爸打了架吧！准是爲那筆錢吧！

寶母：唉！孩子！你以爲你爸的錢眞是贏來的嗎？

寶寶：那末是那裡來的：

寶母：媽不敢說——唉！孩子！你命苦怪不得我——（外面叫着『寶寶！』『在家嗎？』誰？寶！你去看！

寶寶：許是芝淸——

寶母：去！叫他進來我再看看她！（說完忙把盒子拿入裡間寶寶開門同芝淸入）

寶寶：少爺請坐！（指着一把新一點的椅子）

芝淸：隨便！不客氣！

寶寶：媽！是他！

芝淸：（小聲）什麼！你媽在家？不怪我嗎：（寶母走入）哦！伯母您沒出門，您——

寶母：少爺！您從那裡來呀！

芝淸：從學校來！

寶母：幾天不見，愈發白胖起來了！

芝淸：託您的福！您好！

寶母：還好！這幾天總想再見見你，正好今天你來了，請坐！別客氣，我們這孩子總和我提你——我想——他爸爸——眞是！我也不知怎麼回事，今天他爸爸——哦！我——（咽住）你們再談談吧我先給你們倒水去（忽然站起，慌張的走下）

寶寶：今天許有點犯瘋！喂！今天是那陣風將您給刮了來呀？我以爲你不敢來了哪。

芝淸：打不死我就能來！喂！你最喜歡的兩件東西我買來了（說着拿出一個小包）

寶寶：兩件東西！

芝淸：嗯！你最喜歡的兩件東西！

寶寶：哦！紅鐲子和紅項練吧！（接過來將包打開）

芝淸：對了！

寶寶：噢眞好！謝謝你！

芝淸：別謝了！這是我們的永久紀念，你看上面還刻着字呢

寶寶：是嗎？眞的！『芝淸』，刻的眞淸秀！

芝淸：我告訴你一件大喜事！

寶寶：恭喜！恭喜！

芝淸：同喜！同喜！

寶寶：是臨陣磨搶開夜車呀？還是咱們打小抄，抄的好？

芝淸：咳！不是那個！

寶寶：不是考第一了嗎？哦！我想起來了今天是你爸爸生日對不？

芝淸：今天挨了我爸爸兩個耳光子！

寶寶：結婚嗎？

芝淸：打算同居！

寶寶：同誰？

芝淸：你不知道？

寶寶：金小姐。

芝淸：你太使我失望了。

寶寶：怎麼講？

芝淸：唉！可惜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找了那麼一所房子，還是在租界，傢具也擺齊了用人也僱了，那個地方多麼好，眞是一個清靜幽雅的所在，爲我們念書爲我們過甜蜜生活，最相宜了，有一間小而很排場的小客廳一間小小書房，光線最合適，我爲兩人都念書，所以特選了兩個小書桌，全是最摩登的樣子，噢那小飯廳廚房，浴室，下房，一切具全，尤是那間精美別緻的安樂窩——臥室——啊那鋼床的彈簧多麼柔！那紅絲錦被多麼軟！

寶寶：眞好！（也很高興）

芝淸：在東窗外是小花園，沒有高大的房子，在早晨我們可以一直看見日出，晚上一直可以月亮上升，喂！我們爬在窗前更可以看見那對對雙雙的情侶，在那林花深處，作那種種愛的表情，喂！寶寶你看那是多有味的事啊！

寶寶：討厭！這麼說你這所房子是很高大了！

芝淸：不！小！——小可是小，裡面的愛是很大呀！

寶寶：（讚嘆着）唉！這位金小姐也不是那輩子修下的福！

芝淸：什麼金小姐，銀小姐！可嘆我這番心意！

寶寶：那不是她，又是誰呢？

芝淸：（實忍耐不了，暴聲說）是你！

寶寶：是我？

芝淸：是你！

寶寶：我？你——你眞這樣愛我嗎？（與奮已極）

芝淸：眞的。

寶寶：哦！那我眞快樂極了！我眞沒想到你爲我這樣；芝淸你叫我怎樣報你呢！你眞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哦！我明白了，你拿我開心吧？

芝淸：怎麼開心！我現在來接你。

寶寶：現在？

芝淸：現在，老媽子都僱來了，是一個很年輕，很精明的人。

寶寶：——（她忽然想到自己的環境，她認爲自己家庭決不許可，爲了這事一定會使芝淸再受不可想像的折磨，也許因達不到他的目的，使他自殺，不如現在拒絕了勉得後來一切不幸的事，這樣快樂的將來她更不輕意放棄，對這樣痴情的愛人，捨不得使他難受，她爲難了）

芝淸：你說話呀！怎麼怔起來。

寶寶：我不能去！（忍着淚）。

芝淸：爲什麼?!

寶寶：我……我……不願跟你去！（哭出來了）

芝淸：你……你不愛我嗎？

寶寶：嗯！

芝淸：……（茫然不知所以）唉！你……

寶寶：（拾起頭來向芝哀訴）芝淸！我對你不住，以前我完全錯了！我不該表示愛你！你明白，我是一個下賤舞女，您是一個有錢的闊少爺，我們不能到一塊，不是你們家所希望的事，你不要作，因爲這樣一個人決不能使你得到什麼快樂！你還同金小姐正式結婚去吧！

芝淸：你難道眞不愛我嗎？

寶寶：……我……我對……對不住你！

芝淸：啊！你，你瘋了！不！你完全變了！

寶寶：對了！我完全變了！

芝淸：好！你竟這樣，作夢也沒想到！現在我才明白，同學們和我母親的話是對的！原來你們這類無恥的女人，沒一個好的，到底給了我一個教訓！

寶寶：芝芝芝淸——

芝淸：好吧！我力量爲你都使盡了，痛苦嘲罵也都受够了，爲你得罪了家裡，得罪了同學，作了我一生不願作的事……寶寶！我將我這顆眞愛你的心！爲你使碎了的心叫你看看！好！再見吧！（欲走）

寶寶：芝淸！（忙跑去攔住）你……你……你……上那裡去？

芝淸：你要我死在你的面前嗎？也可以——

寶寶：芝淸！不！你不要生氣！不是我變了！我打算叫你恢

心，扔下這些苦惱！沒想到你痴心不死！這樣愛我！
芝清！事實都擺在這，我都告訴你吧！

芝清：只要你還在愛我！

寶寶：一定愛你，不過我命裡已經註定我終生受苦，從小跟着我母親，東跑西顛，那時候雖然母親手裡有錢，可是我一點沒有享受過，她那時候的脾氣暴的利害，常常連話都不說把我痛打一頓，所以每天過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好容易盼得媽要出遠門，將我寄放在一位劉大爺家，還好，他家上下人都喜歡我，劉大娘不斷給我零花，那時我好像上了天堂，快樂極了，誰知道我沒那樣好命，劉大爺不知為什麼全家要上湖北去，就把我寄放在一位黃大娘家，還給我留下拾幾塊錢，等一進這位老寡婦家不到三兩天便把我的錢搜去，她家雖窮些，也不是過不去的人家。她有一個外甥，和我差不多大，一見面不投緣說話就打起來了，當然我是外人，日子不多便受起氣來，後來簡直和嘴巴，皮鞭，棍子做了朋友，沒有一天逃過，吃不飽，睡不足，唉有一次和她外甥吵了幾句，叫我在她們大門外蹲了一夜。

芝清：那末你媽沒信嗎？

寶寶：有，她也知道我在黃家，每月還寄十塊錢，叫她們除去飯錢再添補衣服，她們全扣了，別說添衣服，連我自穿的，連洗都不給洗，一共住了兩年，我媽才派人把我接到這來，媽一見我那種狼狽樣子，那麼恨的人也掉了淚。

芝清：這次見了你媽該享點福了！

寶寶：不！在車上我也曾那樣想，其實全錯了，因最叫我注意的事是媽給我引見一個從來沒有見過的爸爸！

芝清：就是這個嗎？

寶寶：不錯！是他！他怕我媽永沒見他和媽反抗過，不過他看不起我。有時候媽不高興，和他撒氣，等媽不在，把氣轉撒在我身上，其實不告訴媽還好，一告訴了，不但不替伸屈，還打我一頓，有時候為這種事，兩個人一齊下手打我，說我扯舌頭，打的我鬼哭狼叫那次打得我幾天動不了，扔在一推東西的小屋子裡，就不管我了！隔壁的四奶奶看不過去，來勸我母親端來了一碗湯給我，媽急了，說人家誠心打她的臉，立刻叫人家端走，後來若不是那位四奶奶偷來送吃的，餓也早餓死了！

芝清：後來呢？

寶寶：後來，我十四歲的那年吧，他們商量叫我學跳舞，就把我送到一個外國人的家裏去學。半年多他們就把我接回家，託人進了舞場伴舞，那時候歲數小，衣裳也不如人家漂亮，也不懂事，有時候一連兩三天沒人理自已氣的了不得，回家他們還罵我，說我不盡心兜攬生意！芝清！作舞女又不是同人家打野妓，怎麼去兜攬！

清芝：是！

寶寶：我的思想隨着我的身健全起來，我的恨也隨着我的名譽大起來，以前雖然受盡了折磨，在內心並不覺什麼現在是下賤，卑鄙，在精神上實在受不了，雖然努力我自己的智識。自己的品格，想掙扎着待機會可以逃出這個火坑，可是終於沒有一線希望，然而我仍不死心，那知道命是註定，不公平的天總將痛苦加在倒霉的頭上。當我的名譽紅起來之後，那有錢的少爺老爺，那沒錢的流氓地痞，將我包圍起來：陪他們打牌吃飯，抽大煙，陪他們應酬客人陪他們引誘人……叫我背着良心做那些損人並已的事，這些我都嚐過了！我早夠了！可是我不那樣作，那能成呢！唉！現在我沒有別的，惟有想死！

芝清：不，我一定想法救你，你不要難過？

寶寶：我實在謝你這樣好心，若不是見着你，認識了你，我也早死了，我眞沒想到你這樣呆氣，這樣傻得可愛，其實我錯了，我不應該接受你的愛，不但沒有給你愛的甜密，反而使你受許多折磨，受夠冷潮，遭夠了白眼，家裡不得好氣，到這裡來還挨打，挨罵！你這種不折不撓的精神，又熱又眞的愛，把我又從死裡拉出來，叫我知道世界上還有人同情我，還有人愛我，叫我又活了，有了希望了！

芝清：希望馬上就要變成實事，只須你一句話。

寶寶：不不這是以前！現在我完全後悔了！都是因你的熱，你的愛，你的天眞使我忘了我的環境，忘了我是一個沒有自由，沒有希望的苦命女人！告訴你吧！他們不能放我，他們不能白白叫我離開他們，他們正需我的青春來供他們吃！供他們樂！

芝清：這不算問題，以後的生活，我可以供給他們！

寶寶：你不懂！他們不只為活着，您忘了上次我爸爸向你要五千塊錢嗎？這筆錢不過是當時的一個過貨代價，以後就憑你一個年輕的學生，他們那時想說你不是隨他們的意思嗎！再說整天纏着我的那些人也未必肯放手所以我身上好像帶上了危險品，你碰不的。所以我勸你對我死了心吧………

芝清：我想只要有錢都可以解決了！

寶寶：是！我也知道，不過你現在正念着書，年紀這樣輕你不能為我這樣一個人，和家裡搗亂，要錢。況且我這樣的人，將來不一定會給你什麼幸福！不過活活葬送了你光明前途，拉上終生的麻煩，芝清！我愛你，至死不忘你這片赤心！請你不要再做這迷夢了！

芝清：不能！我一定不忍你再受這樣的罪了！

寶寶：你的心我何嘗不明白，不過——我家裡對我還不知演變到什麼樣子，像今天我爸爸拿回來這一千塊錢——唉！我的心……

芝清：什麼？一千塊錢？

寶寶：聽！先我以為是賭贏的，後來我愈想愈不對，就猜他那倒霉的手氣，又沒有本錢，那裡能贏那麼多呢！方才我回來見媽哭，說的那些不明不白的話………唉！完了！你死了心吧………

芝清：難道我們不能想法子，和這個環境掙扎一下嗎；

寶寶：以我看沒有什麼法子，第一逃走，走不了，他們左右不離我，大門上也買通了，沒有我家裡人陪着，我是決出不去！就是出去了！在本城也是逃不出他手心，遍地是他朋友，爪牙，况且我決不叫你落一個姦拐名譽！第二，是給他們錢買我走，方才我不說了嗎？決不行，我不能看你我倒他們的霉，還許為我把你吃掉了台，窮了，或是為了大價錢的買斷，害了你的命綁了你的票！不行！不行！我不敢想，我怕！除去了這兩個法子之外，更沒有法子了！

芝清：錢我可已經預備好了！我想以後可怕的事由天吧！不一定像你說的那麼樣兒！

寶寶：不一定！你忘了上次我爸打你的時候，那種情形嗎？他也不是和你那裡的那麼大仇，哼！我看簡直恨不得吃了你……

芝清：（回想當時情形不由胆寒）哦！那……我不知怎麼得罪了他……

寶寶：所以你就知道了！我勸你把錢原數交回去，另想別的……不！你不要再想我了！

（二人相對默然久許，芝清垂頭喪氣的再作最後希望。）

清芝：那……那怎麼辦呢！難道……（哭喪着臉，咬了咬牙一頓足長嘆一聲拿起帽子）唉！再見吧！

寶寶：你走嗎？

芝清：走！永遠的走了！寶寶！祝你前途保重！再……（走）

寶寶：芝清！站住！你……你要是……自……

芝清：對了，自殺！你還有話嗎？

寶寶：你眞這樣嗎？

芝清：也許！

寶寶：你沒有顧及嗎！你可要靜靜的想一想！死了什麼都完了！

芝清：沒有顧及了。

寶寶：好吧！這我也沒有法子攔你，你已然對這世界沒有可貪戀的，我又何必呢…唉，芝清！我是由你才活了的人，我們一同死。

（含着眼淚，拉着之淸走到方棹前）

芝清：你也要死？

寶寶：對了同你一起。

芝清：好極了！叫我和你死在一起，我榮幸的很。我快樂的很！

寶寶：你不後悔嗎？（拿剛買的大烟）

芝清：不！

寶寶：死了以後你不恨我害你嗎？（打開包拿出大烟）

芝清：不恨。

寶寶：漂亮溫柔的未婚妻呢！（把碗裡拿桌上的壺倒上水）

芝清：我討厭她！

寶寶：你爸爸不是很喜歡你嗎？（再倒兩碗水）

芝清：只好對他抱歉！

寶寶：那……那你……媽……對你——（含着痛淚，端起碗來）

芝清：媽！！哦！——我……我……

寶寶：天下美麗可愛的姑娘小姐，有的是，疼你，眞愛你的媽媽，只有一個！她爲你不容易，她只有你一個，你如果這樣死了！是多麼叫你媽傷心，你媽如何的難受！你有幸福的家庭！你有快樂的自由！甜蜜的享受……你要靜靜的想！你要靜靜的想——

芝清：是——（呆呆的發怔）

寶寶：你不是常同我講，媽怎麼疼你嗎？你不是她唯一的希望嗎？——噢！你媽不是每天站在大門前等着你放學回家嗎？你——（寶寶好像用着催眠術催人的口氣一句一句的提醒他，可是終於失敗。）

芝清：哦！（咬着牙忍住淚）我——我對不起她！你不要再扎我的心了！我決意了！好，請你給我大烟吧！

寶寶：不！先讓我們再吻一次吧

芝清：好！（兩人接了一個很長的吻，雙雙含着淚，回味着吻的滋味，不知是甜，不知是苦，寶寶慢慢將大烟端起眼望着藥碗，淚珠對對的流下，碗將要到口邊，忽然將碗撤手掉下，大聲哭叫起來。）

芝清：怎麼？

寶寶：哦！我不死了！芝清，我這樣一來，我將要作永世的罪人，對不起你的未婚妻，對不起你父親，對不起你的朋友，更對不起你的母親，家庭社會正須要你哦！我不能害你同我死！芝清！我更對不住你，你爲我受够了活罪，一點安慰也沒給你，死算了什麼！好！我决不死！我一定要達到你的目的——

芝清：眞的？！

寶寶：眞的！我跟你了！你不是說錢都預備好了嗎？

芝清：嗯！預備好了！不死了嗎！（還有些懷疑）

寶寶：死！仍然是死！不過是爲了達到我們的愛，先同你去過幸福的日子，以後到了他們追上頭來，我再死也不晚！我想開了！到那時也就救了你的命了！

芝清：那…我們仍然一同死！

寶寶：那…那是我不希望的，錢呢？

芝清：這！（拿出一個小包裡面是四支鑽戒。）

寶寶：戒指？

芝清：全是鑽石的，一共至少値五千！

寶寶：（拿起細看）不！這樣好的東西給他們太便宜他，去拿到當舖，或是賣决不止五千！

芝清：算了！

寶寶：不成！五千已經太多了！他們對我有什麼好處！去吧聽我的話吧！以後還可贖呢！

芝清：好！（拿起帽走）

寶寶：愈快愈好！我心跳的利害！

芝清：我坐車到口外，頂多半點鐘！

寶寶：去吧！（淸下）小心車碰！回見！

（芝淸去後，寶坐立不安，雙手撫着前胸在屋中來回走着，好像她心跳的利害。）

（寶母在窗口向裡問）

寶母：他走了嗎？

寶寶：走了！怎麼老不回來呀？

寶母：四嫂他們那裡在推牌九，非拉我算一手（說着進來）我覺着沒多大工夫，就見你這裡嚷嚷，我就出來了，他上那了？

寶寶：他拿錢去了，要娶我走！

寶母：甚麼時候？

寶寶：一回！半點鐘吧！（微笑）

寶母：當眞嗎？

寶寶：不但當眞而且還果然呢！

（寶父身穿一件新些的袍子手拿着一個包，是換下來的舊衣裳。大搖大擺的走進來。）

寶父：什麼當眞哪！果然的！怎麼這麼高興！（說完看了看寶母又看了看寶寶，見她好像瞧着自己。有些害怕似的。）你媽告訴你沒有？

寶寶：告訴我什麼？

寶母：沒有！

寶寶：爸爸！媽告訴我甚麼事？

寶父：沒有甚麼，現在白老的車來了，要娶你走——

寶寶：什麼?!（急）娶我！

寶父：娶你，車還等着你呢！快擦擦臉換換衣裳走吧！

寶寶：你……你爲什麼不早說……媽！剛才爲什麼不告訴我……哦！我——

寶父：早說晚說，也是那麼回事，當他媽姨太太，還委曲你嗎？

寶寶：你使了他多少錢？

寶父：嗦！打聽那些幹什麼，看你是不想去？

寶寶：幹什麼不想去，簡直我就不去！

寶父：享福去？一輩子的事！

寶寶：芝淸要給您五千塊錢，買我——

寶父：別放你媽的屁了！還他！哼！還他媽一萬哪！走吧！

寶寶：不！他一定有五千塊錢給您，他馬上來——

寶父：那小兎崽子的話，那有眞的，他媽的走吧！白老爺多

寶寶：有錢！（硬拉）
寶寶：（不走）爸爸！准有！准給五千！我都看見了。
寶父：（瞪眼暴叫）你再胡說！去不去說乾脆的吧！
寶寶：頂多半點鐘他就送錢來，准五——（千字未出口一個大嘴吧打在寶寶臉上，寶寶大哭，使這兩年的功勞要撒潑，其實錯了）啊?!你……你打我……死也不去！
寶父：好！不去！（一把抓住寶寶的胸襟，連拖帶拖，往裡屋門拉，寶母一面哭叫，一面去攔，被寶父一拳打倒拉進將門鎖住，寶母起身追去，已來不及，只得拍着門叫着）
寶母：寶寶，你去吧！老不死你敢打我的孩子……（裡面好像聽不見外面的哭喊，一陣一陣打人的聲傳出，和父女二人問答聲音）
父　去不去？
女　不去！（接着一陣打）打吧…哎喲…打死也不去
父　不去？好？（一陣長時間的打聲和疼痛的叫聲）
父　說！去不去！
女　媽喲！哎嘍！哼！不去不去！（好像咬着牙說）
寶母：死人！你別打了！我孩子受不了！寶寶？你去吧？媽以後再想法子接你回來——你去吧——（哭喊着推門）
女　哎喲！哎喲！媽喲！（哭着）
父　去不去！
女　哎唻！嗚（哭）……我……我……我還是不去！
父　還他媽說不去！
女　啊！啊！（兩聲極尖銳的慘叫喊過，立刻屋內沉寂了，外面的寶母大吃一驚）
寶母：哦——（靜聽着）
（噢的一聲好似噴了一口水似的又聽牀板的活動聲）
女　哎——喲——痛死——了嗚嗚（哭聲）……
父　快說！去不去！門口車還等着呢！到那裡好吃好喝，不比這強嗎！說！
女　我……
父　去不去！
女　……我……我去……去了……嗚……（大聲哭了）。
父　不許哭！再哭再給你一下子！
女　不哭了！不哭了！
父　快去洗洗臉，換換衣裳走吧！
女　哎喲我走不了！
父　混蛋東西！走！
（由內屋像一隻小雞被拖出來，扔在門口，寶母急奔去抱住痛哭。）
寶父：他媽的！你這老不要臉！哭什麼！打水去！
（寶母無奈止住哭，拿盆，寶寶慢慢爬起坐在梳妝台前椅上。）
寶父：還告訴你，一會走時，若是哭哭啼啼！你就小心把！
寶寶：……
寶父：聽見沒有！
寶寶：聽見了！
（寶母拿盆回來，急打手巾，替寶寶擦了臉，寶寶自撲了粉，草草打扮完了，外罩上一件新袍）
寶父：走吧！（拉着寶走寶母後面跟着，寶父大怒向寶母）他媽的！你幹嗎去！回去，（拉寶下）
（寶母只得止步，眼望着寶寶背影，呆呆發怔，汽車嗚嗚好像漸漸遠了。寶父又回。）
寶父：別這愣著了！見不着了！
寶母：就這樣完了嗎？
寶父：死了心吧！一半天白老爺就起身，上香港去了！
寶母：啊?!眞！眞的！哦！天呀！（哭）
（此時芝清喘喘奔入）
芝清：寶寶呢？汽車上是她嗎？
寶母：是她！哦！你……你……她走了……
芝清：那裡去了（慌了）
寶父：人家拿一千塊錢買走了！
芝清：才一千嗎？我有五千哪！
寶父：寃誰！
父清：你看！（拿出支票）支票，五千塊錢！大通金店開的花旗的支票！
寶父：（看着支票，眼花了）嘍！你…你不早說！
寶母：快叫她回來呀！
寶父：唉（一跺脚）！晚了……不能了……
芝清：怎麼不能了？
寶父：咱惹不起他！他是外國洋行的軍火買辦，有土匪和洋人勢力！
芝清：回…回…回不來……
寶父：回不來了！——唉！這是怎麼說的！
芝清：——哦！——（呆望着寶父）你……你……嘿……嘿……（一陣急，長，苦，冷，慘，的笑聲後，將支票撕碎往寶父臉上扔去，狂叫着奔出去）
還我的寶寶呀
寶寶等我呀
寶寶！寶寶！

（幕下）

我與寫「寶寶」

張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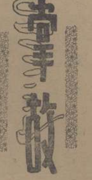
自從被話劇將我網羅起來，這龐大的魔力，使我再也擺脫不開。將我原有的希望，想像的前途，無形中也就完全拋棄了，犧牲了。

在演員時期，除了在台上作過些機械的表演，像鐘表一樣，隨着導演先生們的手，撥弄着，按規矩動作。後來雖也僥倖的充過『主角』。雖也大膽的演過『名劇』。然而總沒有作到滿意和『成功』。等我明白表情的『自然』『恰到好處』，『深刻』並不是在導演的指導可以作的到的，導演可以叫你哭，可是他不會使流淚，他只能導你作劇的技術，而不能導你內心深刻的表情。所以感到了自己的空虛和缺乏，不得不去修養自己。便離開了舞台埋首兩年。

自己的年輕。正像『初生犢兒不怕虎』，忘了自己的幼稚，渺小，大膽的在天津東方劇團。作了莫夫先生的助導，將「日出」四幕全排出來。同時自己更將「雷雨」，「魔祟」公然負責排導，而出演於中國大戲院。雖蒙天津輿論界及觀衆們的愛戴，未受任何打擊。而自己却很慚愧和『後怕』。

這次獨幕劇的寫出，在我似乎無所謂動機，更找不出什麼意義。因我不是『作家』，又不是『文豪』。不過是由於一位同學的『外史』中的女主角。有着可歌可泣的身世。一幕一幕的，在我腦子裡旋繞着，那枕邊的淚和她人前的微笑，加上我這位傻憨憨的同學，給了我這本劇的提綱，與致勃勃的寫起來，我實在沒有鏡子，不知道自已倒是怎等樣人，希望一些『前輩』們切實地指教！

清代學制及其沿革



民國九年庚申冬十月，梁崧生尚書東邀鄙人在本宅晚餐，（崇文門內蔴線胡同。）該筵乃喚北京著名之賈廚子承辦。其製做魚翅一味，與衆不同，雖爛猶能齊齒，而味之鮮美，非他廚所能及也。至於別種肴品，樣樣適口，令人美不勝收。首座爲康南海長素先生，鬚髮蒼然，精神矍鑠，讜論慷慨激昂以學校一事，爲國家培植人才之基礎，最爲先務。前清雍正二年四月，奉旨命左右兩翼設立宗室覺羅官學，特派王公大臣專管。左翼宗學在燈市口金魚胡同，後移於史家胡同。右翼宗學在宣武門內絨線胡同，後移於舊簾子胡同。各設置宗室總管一員，副管數員，以司月餉公費各事，三載考績，特授爲七品筆帖式以爲獎勵，並延教習均用進士或舉人出身亦有保獎。又設立咸安宮官學，在西華門內。揀選八旗大員子弟之尤俊秀者充補。每月有銀糈，不計歲月，俟入仕後，始除其名。特派大臣綜理其事，所延教習亦係進士舉人出身，三年亦有保獎。又有景山官學，在地安門內景山前門左右連房，皆是內務府中旗籍之子弟充補之，其制與咸安宮同。又有八旗官學，每旗滿洲蒙古漢軍之子弟補充，定於十年爲期，若已滿十年尚未中式者則除名。其各官學之地址，正黃旗在阜成門內朝天宮祖家街；鑲黃旗在安定門內大街前圓恩寺胡同；正白旗在朝陽門內南小街新鮮胡同；鑲白旗在崇文門內裱褙胡同內象鼻坑；正藍旗在東單牌樓新開路；鑲藍旗在西四牌樓甘石橋西斜街；正紅旗在阜成門內巡捕廳胡同；鑲紅旗在宣武門內大街頭髮胡同。其宗學除左右兩翼外，如正黃旗宗學在西直門內北魏兒胡同；鑲黃旗宗學在安定門內香餌胡同；正白旗宗學在東四牌樓十條胡同；鑲白旗宗學在燈市口乾麵胡同；正藍旗宗學在王府井大街大阮府胡同；鑲藍旗宗學在西四牌樓甘石橋西南玉帶胡同；正紅旗宗學在阜成門內大街宮門口；鑲紅旗宗學在宣武門內承恩寺街。迨光緒中葉大學堂譯學館等先後成立，而各宗學官學漸漸消滅矣。再前清順治朝定國子監彝倫堂爲視學御講之所，本監堂上官，不得中堂而坐及中門出入，文武百官亦不得由中門出入。甲申，定八旗官學。康熙甲子，定琉球國官學。癸巳設算學於暢春園之蒙養齋。雍正戊申定入監讀書俄羅斯學。（即會同館設學教之）辛亥奏准將毗連國子監街南官房一所，賞給本監，是爲南學。乾隆戊午於欽天監附近設算學。唐古忒學亦歸入國子監。又諭武英殿錄書儒人著國子監於肄業正途貢生內擇其年力少壯字畫端楷，情願効力者，選其十人送殿，以備謄錄。其在監每月膏火之費，照舊給與。癸巳諭永樂大典，其中每多世不經見之本，而外省奏進書目，亦頗裒括無遺。合之大內所儲，朝紳所獻，不下萬餘種，特詔詞臣詳爲考覈，釐其應刊應鈔應存者，系以提要，輯成總目，依經史子集部分類聚，命爲四庫全書。摛藻堂向爲宮中陳籍之所，朕每憩以觀書，取攜最便。著於全書中，擷其菁華，繕爲薈要，其篇式一如全書之例。甲午論現辦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卷帙甚繁自應於提要之外，另刊簡明書目一編，祇載某書若干卷，註某朝某人撰，則篇目不煩，檢書較易。乾隆庚戌御製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製鼓重刻，鼓凡十，戟門外左右分列辛亥諭我朝文治光昌，崇儒重道，朕臨御五十餘年，稽古表章，孜孜不倦，前曾命所司創建辟雍，以光文教，並重排石鼓文，壽諸貞珉，而十三經雖有武英殿刊本，未經勒石因思從前蔣衡所進手書十三經，曾命內廷翰林詳覈舛譌，藏弆懋勤殿有年，允宜刊之石板，列於太學，用垂永久。

乾隆朝琉球國遣其子弟來華肄業於國子監，凡四人以四年更換，隨入貢使臣而返。

蒙古人不重教育，男婦老幼，俱皆委身於游牧。雖各盟各旗王公府中設有學校，然肄業者不過王公官吏之子弟，亦但求識字能書，以爲將來服官之地而已。除王公官吏子弟外，則僧徒間有就讀者，平民子弟皆不與焉。其有志求學者，須就讀於富家，抑或由其父兄之戚友傳授，學師輾轉相聘，一學師可教其數十人。初學者讀察漢脫畚格。（該書漢名十五頭拚音法也。）字母類頭僅十五變化無窮。其拚音與滿文略同，但蒙字多鋸齒，滿字多圈點也。繼而習蒙文三字經名賢集四書等。程度至高，讀至安士林格（即聖諭廣訓）而止。蓋皆奉安士林格爲圭臬也。該書籍係由歸化城士默特文廟中購買也。

北京宣武門內舊有首善書院，乃前明天啓初年鄒元標馮從吾所建也。及東林難作。遂廢之。其後西洋人借地修曆，名之曰曆局至清康熙時稱爲時憲局，聖祖御書門額曰天文曆法可傳永久八字，道光中西洋人不復來京該局又廢。

康熙庚辰順天府尹錢晉錫，設立大興宛平兩義學以教士，宛平附於宣武門外長椿寺大興則僦屋於洪莊。洪莊在崇文門外金魚池上，該莊乃順治朝大學士洪文襄公承疇之賜園也。園中花木樓臺規模極大，爲都中之冠。嗣是宛平之學併歸大興，延王寬耀主其

事，從游者甚衆。錢大京兆欲購莊中隙地構堂，文襄公之孫奕沔不可，錢大京兆竟上疏託言奕沔願割其地以建學堂，聖祖嘉其請，御書廣育羣才額以賜奕沔，奕沔聞之大驚，而無如何，王崑繩爲之記，備敘其經營之始乾隆庚午改名曰金臺書院，肄業生徒甚衆，籍隸他省者亦附焉。

福建各府州縣，皆有正音書院，乃爲教授官音之地。雍正戊申上諭凡官員有蒞民之責，其言語必使人人共曉，然後可以通達民情，熟悉地方之事宜，辦理無誤。是以古者六書之訓，必使諧聲會意，嫻習言語，皆所以成遵道之風，著同文之盛也。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惟有閩粵兩省之人，仍係鄉音，不可通曉。夫伊等以現登仕籍之人，經赴部演禮之後，敷奏對揚，仍有不可通曉之語，則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讀訓諭，審斷詞訟，皆歷歷清楚，使小民共曉乎官民上下，言語不通，必使胥吏從中代爲傳遞，於是添設假借，百弊叢生，而事理之貽誤者多矣。且以兩省之人，其言語既不可通曉，不但伊等歷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身爲編氓，亦不能明悉官長之言，是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其爲不便實甚。但言語自幼習成，驟難更改，故必徐加訓導，庶幾歷久可通。應令福建廣東兩省督撫轉飭所屬府州縣，有司教官徧爲傳示，多方訓導，務使言語明白，使人易通，不得仍習鄉音，則伊等將來履歷奏對，可得詳明，而出仕地方民情亦易達矣。又雍正甲寅，台灣南北諸社熟番始立社師，選擇漢人之通文者，給予館穀，使教番。童本省巡道按年巡歷南北兩路，宣召社師及各童至，背誦經書，其後有歲科與童子試，背誦詩易經無訛者，作字亦有端楷者，且皆薙髮冠履，衣布帛，一如漢人，惟祗有番姓而無漢姓。又川邊關外學務今爲五區，鑪城河口裏塘爲東區，江卡乍了昌都鹽井爲西區，鄉城稻壩爲南區，甘孜道隝德格三巖爲北區，巴塘爲中區，學務局即設立於此，其學堂之辦法，凡地方官所在，多係初等學堂，而地方官即爲總理。鄉間概係官話學堂，蠻頭人先任校長。此外巴塘則有陶器農業警察喇嘛等學堂，裡塘亦有農業及喇嘛各學堂。初等學堂之教授與內地同，官話喇嘛學堂則專授漢語。學生概係通學，所需紙墨筆硯及教科等書，悉由公家供給。如當道或地方官所在之學堂，無論男女學生均著操衣，遇有官員經過此境，則整隊迎送，以壯觀瞻，而博犒賞者也。又沿邊土司，除臨安府屬外，普洱鎮邊順寧永昌騰衝各屬，當光緒末葉設立沿邊學務局，已開辦土民簡易識字學塾，計有一百二十八所，卒無成效。其故一因學塾甫立，而學務局即撤銷，一因原定經費，每年由邊防要需項下撥撲二萬兩，爲數亦不甚鉅也。又新疆各州縣，凡有回纏之處，必有回教阿衛教授回經。至回纏之讀備書者，則以爲與宗教相反，輒相引爲戒。光緒中葉開辦學堂，因學生難於選擇，乃向教授回經之學堂，挑取學生。於是回纏不第不入漢學堂，並不敢入回纏教經之學堂，甚或向鄉約納賄，或投入外籍，以求免充官立學堂之學生。蓋以纏民誦習回經，貿易登記賬項，田宅典賣，書寫字據，興訟告狀，投遞稟詞，均用纏文，通纏文者無往不利，易謀衣食。若通漢文之回纏，則直同廢人，竭十餘年之力以爲學，反不如通纏文之有用。當新疆設省之初，開辦纏民義學，纏民入學者謂之當差。其中亦有曾讀四書五經者，往往不通文義，不適於用，即間有文理明順者又囿於風氣，限於資格，毫無出身，不足以資鼓勵。開省數十年，新疆漢人之服官於外省者，竟無一人，何論回纏。前清提學使杜彤乃將纏民師範學堂之畢業生，作爲各縣之鄉約會約奏請有案。又英國政府以我國應出某教案之賠欵，建設山西大學堂，其規模宏壯，爲西北教育界之鉅觀。分作中西兩齋，即由敎士李提摩太董其事。中齋重國學，西齋重科學，儀器書籍，庋藏甚富，山西青年多樂就中齋，外省人亦有附學者。光緒末葉遣派留歐美日本學生約三百餘名，而肄業西齋者爲多數。又江甯水師學堂有駕駛敎習，初開堂時，即延英人彭乃爾，每月薪金四百八十兩。管輪敎習英人何利得，每月薪金三百六十兩。光緒二十六年爲第三期學生卒業之期，俱能製造陸地之機，海中之機，並魚雷水雷等件。學生等初不慣力作，鍾鍊終日夜即大困，掌皮爲裂，逾十數日即如不覺矣先是預估須三個月畢工，後僅兩個月西敎習咸大嘉獎，請駐甯各國領事觀之，皆拍掌稱善。

——歐西舊使——（完）



寒月芙蓉

髮上一隻新月木梳乃有似冠之榮，仍是多日的單衣，濟南道上，赤足道人往來了，千佛山的煙月，都熟悉這傢伙。

「二哥，那道士有法術！」

「可不！有法術，寒暑不侵哪多天，雪都化在他的足下，像潑了滾湯哪！」

道士入河以浴，二哥鬼祟出現于林間，抱走道人唯一的道袍及鮮明之攤黃絲絲。——那是財產呢！

「道爺：教我一套戲法，我給你這一套衣服！」

忽然，二哥手中起了油滑掙扎好長的信子！五尺的黃蛇！——使二哥落魄，袍絲復回物主。

乃有縉紳聞其異，司道耳其名都成道人之消遣了。

一身之外無他物的道士，也要請客，更何況是水面亭子光得只有立處，應該一看。客人齊，客人暗笑，欲得道士之窘態。

「貧道無僕，煩借尊價罷帮忙」。

於是，墻開雙扉，墻有人焉，咫尺有似千里，陳設儷邐無已，有檀木之硯椅，虎皮之椅披，朋瓷碗盞，細爐絲茶暗香，道人慢搖闊袖閒飲亭中。

黃酒白酒，至石甕中透出引人饞涎的香氣，熱騰騰不知是肉是蔬，歷來只吃吃高湯便已的官派十足的司道：也變成饕餮者了。

「有酒無花不精神，可惜一塘池水。」搖頭者犯了酸。

簡風，陸啓亭窗，荷香齊撲座客，回首亭外，萬頃青蓮，圓蓋低亞，葉浪綠深淺，一枝二枝之紅花似來若去，欲前或後。

一座盡驚，道人微笑了。

——完（鐵雁）

印象

徐舒

當我走進房間，突然地覺得空氣轉變了。

在廚房裡料理兩個鐘頭的午膳湯，菜，和四色碟子已預備得舒舒齊齊，因為她總算是客，所以特地親自走進房間去叫她和我丈夫一同到餐室中去，當我未曾踏進門之前誰能料到他們已經捲在愛的漩渦裡呢！

恰巧那時我為求操作上的便利，還沒有換上皮鞋，所以走到房門口，他們還是一些也沒有防到有人要進去。直到我立在桌子半邊時他們把四隻眼睛的視線集中在我臉上，她的右手兩隻指尖夾着一塊巧克力糖，似乎本已給到我丈夫的面前，但還離開五六寸，那是她祇好不自然地撩回她自己的口中了。要是我能夠早一點明白他們已經達到這般親密的地步，我決不會走進去就是要叫他們吃飯，也得在門外先打一下招呼，而守着「止步揚聲」的古訓，不願讓他們受到意外的不安。

「請你們那邊去吃飯罷！」解鈴還是繫鈴人，我既然無意的使他們感受到不安，而他們把視線集中在我臉上，又看不到我內心究竟是怒是恨，只有用一句簡單的話來表明我的心迹，好好地叫他們去吃飯。我當時的心理差不多好像一個慷慨異常的慈善家，在發覺我的錢袋正被一個小偷，伸着一隻角，而還沒有完全捏到手中時，偷兒的面部表情引起了我對他的憐憫，幾乎忘却偷盜是違法的舉動，反要叫他明目張膽地拿去，決不「送捕依法究辦」。

「我倒又忘記了時候，謝謝你，明天來吃罷！」

她一開口，我覺得屋子裡的空氣和緩得多了。假使拿她來比偷兒她是肯明目張膽地依着我的話把錢袋拿走的。

「你便吃了去罷！我們三個人不熱鬧一點嗎？」我的丈夫是太老實了，他看到我微微的笑容，大概疑心我鼻梁上沒有架上眼鏡，或許我只能看到他們規規矩矩相對立正着的一對影子。

神經很敏捷地迫我想起了她和我們中間的關係，她不是我們的親戚，也不是我們的朋友，不過是丈夫的一個學生。

大約是三個月以前的一天晚上丈夫像有什麼心事似的對我說：

「你要不要有一個朋友？」

「要是能夠有一個大家談得來的朋友我是不反對的，任憑你作主好了！」

「我有一個學生，倒是滿用功的，性情脾氣也很好。」

「你說我就需要你的那個學生般的朋友嗎？」

「我的意思是就讓她來做我們的朋友，那一般的同學中，她算是功課很好的一個。」

「但你怎知道她的性情脾氣呢？」我當時已經有一些疑惑，他怎會忽然對我提起要不要有一個朋友，而他所指的朋友却是他的一個女學生，並且，他已經明白了她的性格。

「做到教師那有不明白學生性情的脾氣的道理？否則吃粉筆灰的飯不太容易嗎？許多教師會給學生們攆走，倒有一大半是不能明瞭他們學生性情脾氣的過失。」

「那麼，假使我要她做朋友，你預備怎樣？」這不單是我要問他即使他對無論誰說起這麼一套話，人家也得問個明白。

「她已經要求過我每星期六和星期日兩個上午，想到我們這裡來補讀一些物理，我因為不知道你的意見怎樣，所以沒有給她一個明白的表示。」

「我可沒什麼意見，不過做了教師似乎總不便擺架子拒絕一個學生合理的要求。」

「可是家裡忽然多了一個人來走動，恐怕你覺得不方便，若是你需要有一個朋友，那便大家都可以把這問題解決了。」

家裡平空多了一個人來走動，確是有許多不方便，況且我又是不喜歡應酬，不慣和人寒暄客套的。但他既然問我要不要有一個朋友可見得他是願意要她走進自己的家如果我拒絕他，夫妻的感情或許要發生一道裂痕。看他擔着心事般地對我說，尤其是使我難於藉端推託，所以那天談話的結果，我只有順從他意見而允許了。

第三天的早上，丈夫很興奮地帮着我整理一會房間，又收拾一番化粧品，那天是星期六，他沒有課但我已經忘記他的學生便要走進我們的家中來。十點鐘以後，門房遞進一張卡片在屋子外面說：「有一位小姐要見主人。」丈夫走出去接了那張卡片，扭轉身子，隨手向桌子上放下，邊說：「請她進來。」我連忙立起身子，早已聽到皮鞋踏在水門汀的聲響了。我本想叫丈夫請她到會客室去，但事實上已經來不及，等到她的身子從丈夫半邊閃進來，我恰巧把射在那張卡片上的眼光縮回而放到她身上。

「這位就是陸環玉小姐。」丈夫從她身後走到她一旁向我介紹，

陸瓊玉三個字正和卡片上印着的一樣。

「張太太」她從容而帶着笑容說：「不會嫌我討厭你們嗎？」她伸出一雙手而握住了我的手。

那時候我回答她的話，現在已記不起來，不過無論如何我的答話是沒有像她講得玲瓏而能引起情感的。就從外貌上比較，我也是不如她。這倒不單是年齡問題，因爲她長長的身材，不肥不瘦的肌肉，已經佔得優勢，若從長度方面來定我們兩人的長幼，我只好做她的妹妹，這樣的一個女子，她要做我的朋友，我固然不會拒絕，即使她要做我姊姊，我也是不反對的。

從那天起，丈夫便在房間裡替她講一些書，我每逢她來只略會和她談幾句話便避開了，原因是恐怕就誤了她的時間。有時候他們講得多了，我便留她吃飯。

爲着他們在房間裡講書的事情，我理智地認爲總不大妥當，因爲曾問過丈夫，可否到會客室去。他說會客室恐怕有客人來，免得臨時避開。這也是實在情形，所以我並沒有堅持要他們移換場所。

「我們看電影去，好嗎？」一天她和我們一同吃過了午飯以後說。

「你們喜歡那一家的片子，我請你們。」丈夫很高興地把頭偏對着她說。

「我懶得出去，你們……」我還沒說完，她搶着說：

「請你一同去，否則我要丟臉了，張先生不要在暗裡笑我請不動你嗎？」

「我正不會笑你，你要請誰，誰便會跟你走，你自己應該深信你的口才啊！」丈夫帶一些俏皮的語氣笑着說。

她卻裝不理會他，口望着我等我的回答。當然勝利是屬於她的，我不能固執地說不高興去，實際上雖然我的確是懶得出去，無奈想不出一句比她說得更宛轉的話去拒絕她。於是我們便回到房間去梳洗一會，丈夫坐在一旁喝茶，她也沒有要他避開，便拉開手提袋抹一些脂粉。在出門的時候，丈夫圍着的一條絲巾，不服貼的露在衣領外，我正想代他整理，她卻早已伸過手代我盡了義務。這一類小事情，使我不能不認爲是他們捲入愛的漩渦中的起點，雖然一個女子當着男子的面敷粉塗脂是極平常的事，但是女的對於男的如果沒有什麼相當的默契是決不肯那麼做的，況且她和丈夫是師生關係呢！再從她代丈夫整理圍巾的一件事上看來，丈夫平常對待她大概一些也沒有尊嚴態度，否則她怎會在我一旁而毫無顧忌的代我盡義務；自然，她那種舉動更足以證明她和丈夫的關係已超過師生關係之上了。

× × ×

回想和私心對丈夫和她的批評，這時已給她的皮鞋聲打斷了，我的眼睛當然看見她最先是離開她站立的地位，伸過一雙手折叠好她的書本子，接着又重新把牠攤開，因爲她發覺一枚書簽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拖在書外，其次是走到粧台鏡子面從容不迫地理一會鬢髮，然後拾起沙發上的一襲大衣……雖然我也會明瞭她在要想走開，但是既經在回想她和我們過去的事實，便沒有心思去想怎樣挽留她吃午飯，直到她向我面前走來，我才勉強迸出一話句：

「飯已經放在檯子上了，還有你愛吃的桂魚……」我略將身體移動，一面對丈夫說：

「你怎麼沒有對陸小姐說？」

「喔，我正忘記了！」他也和我一樣，直到這時才移動他的腳步，否則我恐怕他要忘記和她說，「再會」兩個字呢！大概他對於她的一舉一動，已經能夠深切地領會，或許他心裡明白她快要受到某一種刺激，所以態度有些呆板了。

「我正覺得對不起你！」縱然我是及不上她的聰明，但也能懂得這雙關的說話。「你待我的好意，總得謝謝你呢！」說着，她握住我的一雙手，邊向丈夫問：「張先生你忘記了什麼？」

「今天是我的生日隨便地想留你吃一頓飯，怎麼你預備走嗎？」丈夫這麼說，顯明地在末一句也流露着另一種意義。

「那是我更得祝賀你們！」她很自然地笑起來了，可是我覺得她說的「更」字，當然有更深刻的含意。

我順勢牽着她給我握住了的一雙手，摩肩擦胸地進了餐室，丈夫在背後興致索然地跟進來，似乎今天不是他的生日而是難日。

在桌子邊，她再卸下大衣，連一雙手套胡亂地向一張空椅子上放下，搶着一瓶威士忌和一瓶子葡萄汁在三隻空杯子裡倒得滿滿地；於是她漫不經意地把兩隻手互相撫摩着，眼光同時向我們掃射一下，擎起一杯子酒，嬌聲地向我們說：

「喝這一杯權我祝賀你們！」

說着，她自顧自地略一低頭，兩片紅唇已和杯口接觸了。當我喝盡辣而帶澀的混合液時，丈夫的杯中似乎還有三分之一正在向口邊倒下去，她的手中卻又拿了瓶子在等着斟第二杯了，看她那麼豪放的樣子使我沒有奪下她手中的瓶子而替她傾倒，丈夫木然的立着，好像失去了知覺，大概他一定疑心在夢裡。

「請你們再喝這一杯」，她重新擎起杯子說：「你們應當祝賀我！」

丈夫向我看一眼，我疑心她或許要說什麼，可是他卻伸過手去拿他的杯子。大家喝乾了第二杯，我便請她坐下，她說：

「不，還要請你們喝第三杯，假使你們不明瞭爲着一件什麼事而應當祝賀我。」兩個瓶子又給她擎在手中了。

「你不知道我不會喝酒嗎！」我喝了兩滿杯酒正有些接受不了。

「那麼我呢，可不和你一樣嗎？」

甜歌一首

陳女娜作

過哩一窩又一窩，窩窩竹子尾拖拖，

竹子低頭食露水，妹子低頭等親哥。



「但是你何不說明白了，我們再慢慢地喝呢？」我絕對猜想不出我們爲什麼應當祝賀她，要說是今天恰也是她生日，然而未必會這麼巧。

「就因爲你們不知道所以我纔要你們再喝一杯！」她第三次擎起杯子，使我們不得不依着她。

「我現在決定後天要擧行訂婚儀式了……」這時候她已坐在椅子上了，開始擧起她面前的筷子；面上映着兩片紅色，連眼睛射出的光芒也有些異樣了。

「訂婚？」丈夫不等她說完，緊張地接上去問她。

「是啊，訂婚，你們應該信我的話而祝賀我！」

「和誰訂婚？」我正不會疑心她因爲喝了酒而胡說。

「紀徽明律師！」

「紀先生嗎？他是我的同學，雖然我們研究的科目是各異的，但是我們很知己，常常來往；並且曾告訴他，說你每星期有兩個上午在我們這兒研究一些物理，他却毫無表示，似乎和你是不相識的。」

「正是他，」她聽了丈夫的話禁不住笑出聲來，「可是他不是不認識我，因爲我早就知道你們是同學，所以叮囑過他，不能在你面前說起我，自然，你總比我更明白，一個正在戀愛中人是怎樣地肯順從對方的命令啊！」

丈夫眼睜睜地望着她，似乎還希望她講得更透澈一些。

「那末爲什麼要到現在才決定和他訂婚呢？」他們兩人浸沉在暫時的靜默空氣中，我的說話使他們不能再歎數時鐘的擺動聲響了。

「這倒不是難於明白的。」當然她的回答是使我失望的。

「張先生，你應該承認我們是鄰居罷！」接着她偏過頭來提醒我：「我們的心大概比男子們細得多，你一定記得那一次我們一同從電影院出來，我對你講的一句話—在智識開始時留下的印象，是終身磨滅不掉的。

我覺得臉上有些發熱，想起她那一天確曾這麼對我說過，可是直到現在還不能明白她那句話的眞義，除點頭表示還能記憶以外，急切想不出一句適當的答話。

「鄰居！唔，正是！」丈夫細細地向她看，似乎想在從他的身上找出一些回憶的左證。

「七年以前，有一個早晨，我第一次看見張先生，」他仍舊面向着我說，「他便給我一個很好的印象——一個無可命名的好印象，如果一定要我說出他第一次究竟給我看到一些什麼而會得到內心對他贊好，那麼我眞不能透澈地解釋，只覺得我心坎深處藏着的一個男子幻像，忽然變爲形質的而在眼前發現了——那時候我們正在一條胡同裡住着，此後我們當然又有過幾次會見，但他總不會注意我。不久，我們先搬家，於是他的影子在我腦海四壁漸漸地淡下來，可是還留着一個不能磨滅的輪廓。去年，當他第一次走進我們的教室，又給我一個深刻的印象，幾個月來，他對我似乎很注意，師生方面的情感，或許是無形的加長增高了。因此我會向他要求到你們這兒來補讀一些物理同時我也存心試試他會不會更注意我，理想倒沒有使我失望，他總算已經付還了我對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代價。然而我很懂得你們是已經組織了家庭，而紀徽明又在熱烈地追求我，我找不出他什麼缺點。家長方面早已默許我們的訂婚是可以實現的，所以我決不會有意外的事情出來。」她說了一段話，略略地有些氣喘，呷了一口葡萄汁之後，繼續着說：「不過意料之外的親密却在不知不覺中造成了，倘要我擧一個例，那麼你今天大概已經看見。我很感激你平和而有耐性的性格，但願你把我們這件事當作幻夢。張先生方面。」她開始把頭扭轉一個方向，「想來一定不至於是反對我希望永久在腦海中對我留下一個好的印象，像我留在自己腦海中的一樣，並且不能在紀徽明面前提起我們有這麼一個故事。」

丈夫和我聽她說完互相眼對眼地向她望着，桌子上的菜還是很滿地堆在盆子中，她忽然抬起身子，把兩手伸出來給我們握着，誠懇地說：

「再會，並且謝謝你們！」

× × ×

第二天的黃昏，丈夫坐在檯子邊吃巧克力，面前放了一叠原稿紙，當我走上前去看時，紙上已經有『初期印象的開拓』七個字的題目寫着。

「初期印象的開拓」我禁不住問他，「是否也可以引用邏輯推斷出結論嗎？」

「別取笑了，」他苦笑着說：「也許我在償付她對我留下深刻印象代價的最後利息呢！」

門房遞進一個粉紅色的信封，裡面正是紀徽明和莛瓊玉的訂婚柬，這大概是她急於向我表示完全沒有存心攫取丈夫對我愛情的證物，想到私心對她假定的「明目張膽，拿走錢袋」的譬喻，固然是不確切，但錯怪了她倒實在覺得難過呢。不知道丈夫在教室再看見了她有什麼感覺？……

我暗暗地不斷地想着，甚至於忘了開燈，直到胳膊上覺得加了一條手臂的圍抱，才發覺整個的屋子已充滿着夜的昏暗了。（完）

無題之一

戴 天

暮之來

輒便又踏山中了

衣履一些無塵呢

扉裡寒喧語

乃笑無恙

杯中

說你我有花雕了

萬里沉沉

遠火送我歸了

——久不成詩，日前去故山好友家，得以具飲，暢甚，歸後遂成此章，細嚼之則其味甚濃也。

——寫後記

說一個人

——獻給一個值得欽敬的智慧的朋友

蕭 菱

鑲在窗幔上一棵金黃色葵花的影子，這影子在窗上只是恍動着。久了，由陽光的透射，已透入紫油油地葵花花朵，可是老在恍動着，無從捕捉……

——這正象徵着，坐在牀上倚着白鵝絨枕，望着這影子出神人的整個「生活：他時常想起，這一堆堆地日

子，過去的未來的，正像這棵不能捉捕的葵花幻影。人事，血液，在時間的沙土下，也正不知爲其埋葬過多少心靈的脚步。可是，日子每天皆會繼續在浸入不少的變化的，什麼又是眞實的呢？揀一揀吧？於是他悵然了。

隔壁小學校這時恰好響起早操鐘聲……

他諦聽着這鐘聲，他讓鐘聲催眠着茫無頭緒的空虛的心。

漸漸他爲這幽揚的鐘聲，給心裏上無限淒涼。換出日子恰像流水帶走了無數童年的夢。現在他爲這鐘聲，竟又敲醒了逝去的光影，且一支支浸入心上，沉澱成潰斷的凝象，於是他就在一股天眞的音調聚集着的：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漸漸臉上掛着兩串感傷的淚珠，朦朧中悵然的假睡去了。

× × ×

屋子不算大，可是一架鐵絲牀兩個紫絨沙發，兩個精緻的書櫥，書不算多，可够一個人精神的需要的。臨窗兩盆草，壁上一幀畫。簡單而潔淨正象徵着這人的淡泊與熱情。

× × ×

幾年來，這人血管上滾動着的熱情，漸漸爲一堆人事所冰涼了。原來，這人在友誼上，是極注重信義的，在情感上，極其聳崇爽朗：在一般人事上呢，也極其肯擔負一點論理上或道德上的義務與認眞。於是就在極其複雜的不同看法下，（好像在一些教育的成分過分單薄或自動過分輕視看法下）這人的這點個性，顯然得在估價上失敗。終有把信義看成，在一份利害上，極其鬼祟的認成可有可無的，於是這人遭逢了不少憤慨與灰心。現在雖不缺乏挺起脊樑的那份做人勇氣，但終於在疲倦與厭煩心情下，他把自己同生活嚴然分開，倔强與傲讓，增加了這人在人群中的大量誤解。於是他像是孤獨了。

× × ×

並非缺乏熱性，故也有時是勇敢過人的。一年前他病了，他把自己一點點儲蓄，恰好這小小數目的儲蓄，在危病中，是足够使他安心的換來藥水，恬靜等，而使病漸漸褪去的。突然這天夜間，一個人漲紅了臉，跑來稱有緊急用項，必需他那堆小小數目去挽救，他忽略着憂鬱的表情，慷慨的說着，自己一點之小病，使用一些藐視，也就會好起來，與其讓它去兌換那一瓶之苦澀藥水，何如讓它給這人做點對友誼有用的事呢，於是那儲蓄的全數，就在幾留着數目過少的歉意，狼狽臉色下，那朋友就帶着一棵滿足的心走了。自然他是並沒有那份近於懷疑，問一問這急迫用項，究到如何一種程度的，而且一直到自己整個身心皆爲一股熱燒燒成昏沉之時，也正是那個朋友，使用那份小數目在爲一個妖嬈的女人，裝着春裝的時候，而且這朋友正因此而獲到了愛情的代價，獲到了某種神經的舒暢。

幾年來，他就生活在類乎這樣友誼的空氣中，並曾迎受了無數的委曲與刺傷，他漸漸矛盾的對人厭惡了起來，似乎當眞孤獨了。可是相反在一部分美麗的朋友群中呢，他竟到過不少正確而又不大實際的評價：「××沉默而缺少熱情了」誰又知道他在血管中，恰潛伏着那樣速度的血液奔騰呢？（未完）

小說中之燈市描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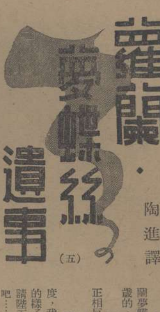
寂寂

燈市，爲都會鄉村風俗之關於歲時，所歷見不衰，而至今雖變化尙存在者。「燈市」，始自漢代，未見流傳，降至明，則大盛。據云北都燈市，始初八，迄十三而盛。十七而止。東華門左右，則高紮綵坊，遍懸異燈，火樹銀花，相映成趣，更足見景象之太平也。今所存之地名，京師有「燈市口」之名，則蓋曰六部懸燈之所也。逢燈市，肩踵相接，遊人如蟻，市無狹隙，頗多貴室眷屬，亦插戴首飾，出入乘車於市中，既觀燈而兼可還露其仙姿也。「倪啓祚燈市篇」，「趙符庚燈市詞」，「陶庵夢憶」「帝京景物略」，「胡應麟甲乙剩言」「馮琦觀燈編」，「劉效祖燈市詞」，「劉同人燈市篇」，「花村看行侍者之談往」「燈廟二市述」「呂種玉藍衍之言鯖」，燕京歲時記」，「明來斯行之槎庵小乘」，「容齋三筆」，「事物記原」「春明退朝錄」，「朝野僉載」，等載燈市之記述頗詳，且可考其盛衰之迹，與夫變化之序。若小說文學中記燈市之描寫與引用題材，則膾炙人口者一爲「薛剛反唐」，於大放花燈之夕，打死國戚，因而逃走並引起全家被戮之慘變。再則水滸傳所載第三十二回「宋江夜看小鰲山」，記宋江於清風寨上，看居民慶賞元宵，紮縛小鰲山，結綵懸花張掛五七百碗花燈。可見區區清風寨中，已如水滸傳本回原文所謂「雖然比不得京師，只此也是人間天上。」

水滸傳第六十五回：「時遷火燒翠雲樓」。記宋江直取大名，與梁中書爲難，待到大名年例大張燈火，故使梁山泊衆弟兄改扮入大名時遷先至熱鬧中心之翠雲樓，將其點火，既去中心，又可爲三軍起手火號。當時所描寫大名燈景，頗足一觀。如「大名府留守司州橋邊搭起一座鰲山，上面盤紅黃大龍兩條每片鱗甲上點燈一盞，口噴淨水。……銅佛寺前紮起一座鰲山，上面盤靑龍一條，週迴也有千百盞花燈翠雲樓前也紮起一座鰲山，上面盤着一條白龍，四面燈火，不計其數。」此種描寫，足見誇張盛世具樣喧揚，所謂狂歡之夜未是過也。

水滸而外，詳盡描寫燈市者，只如「金瓶梅詞話」中所敘燈市一段文字，頗足描盡當時熱鬧情形。原文列「金瓶梅詞話」，第四十二回：「豪家攔內玩烟火，貴家高樓醉賞燈」。原文說西門慶與應伯爵謝希大，說日念，與韓道國妻子王六兒飲酒，並於樓上點起燈來，樓簷前，一邊一盞羊角玲燈，甚是奇巧。家中並放烟火。西門慶與應伯爵等人飲酒回家，一面重篩美酒，再設珍饈，教李銘吳惠（西門慶家中兩樂工）席前彈一套「燈詞」。是「雙調新水令」：「鳳城佳節賞元宵，遶鰲山瑞雲籠罩，見銀河星皎潔，看天塹月輪高，動一派簫韶，開玳宴儘歡樂。（川撥棹）花燈兒兩邊挑，更那堪一天星月皎，我到見綉帶風飄，寶蓋微搖，鰲山上燈光照耀，剪春蛾頭上挑。（第七兄）一壁廂舞着唱着，共彈着，驚人的這百戲其實妙！動人的高戲怎生學？笑人的院本其實笑（梅花酒）呀，一壁廂舞鮑老，仕女們打扮的淸標，有萬種妖嬈，更百媚千嬌。一壁廂舞迓鼓，一壁廂蹤高撬端的有笑樂，油鼠鼠，鬧嚷嚷，笑吟吟，飲香醪。（喜江南）呀，今日喜孜孜開宴賞元宵，玉纖慢撥紫檀槽，燈光明月兩相耀，照樓臺殿閣，今日個開懷沉醉樂陶陶。」此段燈詞，描寫燈市熱鬧，並可見出當時市上百戲風俗，如「舞鮑老」「舞迓鼓」，「蹤高撬」，等均代表時代風俗社會狀態不少。至於看燈婦女裝束，尤盡艷麗，金瓶梅中女主人潘金蓮，是有以下描述之裝束：「一經把白綾襖袖子摟着，顯他遍地金掏袖兒，露出十指春葱來帶着六個金馬鐙戒指兒，探着半截身子，口中嗑瓜子兒。」寫來是如何妖艷輕狂！

「燈市描寫」，以此爲極詳盡之能事。別種小說中亦或有較此更完備者，如紅樓夢大觀園中之迎接元春時之描寫，足見盛麗，茲不多舉矣。引此備此一格而已。（完）



羅蘭·夢蝶絲遺事（五）

陶進譯

娜繼續着說：「若是繼續着滿座還請改訂契約……」

主任有些爲難了。財政困難可是困難，不過理由不僅僅是這個。怎麼說老人也是當道之人，關於羅蘭夢蝶絲的品性也很知悉。不僅是這個，又非常不放心國王的好色。現在若是把這樣妖冶的婦人接到國立戲院，國王不能不下手，到現在戲院所僱的坤角之中，有被國王弄去的，因爲這個，惹起種種的反響，受到激烈的非難，受窘不少次。

「不，那很困難。……本國立戲院是王室直轄的，所以不能不保持相當的尊嚴。可是到現在我很知道您的品性……逐出巴黎，走遍布魯拾爾，柏林，杜雷斯丁，流落到慕尼克市來的經緯，是天下周知的事實，我想無論怎麼愛好藝術的慕尼克，也不能特別僱用您的，您以爲怎樣？」

「唉呀，是那樣……我的批評那麼不好嗎。可是，若是那樣我一定用自已的力量使我能出演那樣去做給您看。」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向藝術 擁護者的 國王陛下，請求 謁見，直接交涉去的！」

× × ×

事實在翌日，羅蘭夢蝶絲出現在白埃侖國王路得維希一世陛下的宮殿，請求拜謁。

青年的侍從副官，本想隨便把她轟出去，可是一見着她眞是絕代的佳人哪。

把這樣絕代的佳人，獨斷的轟出去，若是後來被國王知道，說不上怎麼叱責呢。已往這副官頗有這種辛苦的經驗。不管好歹，到國王面前報告「現在在接待室，有一個名叫瑪麗亞，德羅蕾絲，波利絲，伊，夢蝶絲的女人，請求直接拜謁，不知御意怎樣。」國王立刻說：

「哈哈哈……用很讚美的名字來了啊！就是很出名的羅蘭夢蝶絲吧？……立刻拒絕好了！……我不得意那樣，上年歲的，塗着厚粉流浪歐羅巴各地的老太婆！」

「不過，陛下……不僅僅不是沒有羞恥的，事實和這正相反。就好像……」

「就好像純潔無垢的處女，是不是？……哈哈！」

「是，陛下說的正是那樣。……那種面部的表情和態度，我只好說爲是純潔的天使……寧可以說有些飄然欲仙的樣子，就好像看見米羅的維娜絲的眞身似的……好歹，請陛下先瞧一瞧？……」「你旣然是那樣的失魂……好吧……先看一看你的趣味程度吧……把羅蘭夢蝶絲喚到這來吧！」

一會兒一個女人出現在國王路得維希一世的客廳。國王僅僅看了一眼，便目瞪口呆，說不出一句話來。相傳沒有羞恥的舞女，長得非常苗條可人，活潑的表現着青春潑剌的「美」，找不出一些不純卑下的毛病來。身上穿着花邊的大衣，漆黑的髮上，掛着一層黑紗布，在雪白的額上，輝映着敬虔的光，不論怎麼說也是一個「神聖的處女」的。

「貴婦人！……是您希望謁見我嗎……有何貴幹呢？」

「是，陛下……我是以舞蹈爲生的……因爲國立劇場的主任……」

「可是你是生在西班牙嗎？」

「是的。……生在安達爾西亞。」

繼續着片刻的沉默。

很明瞭的國王對自己抱有好感。雖然這樣，不願意提到國立劇場的事情，打算把話鋒轉到別處去的樣子，也一看就明白了。……

可是，路得維希一世，像世上所傳說的那樣底確貪好女色，並且和新人的羞羞慚慚的普羅伊森王子不同，這個國王對女子，好像是取短刀直入的手段，還未說上二，三句話，就大搖大擺的貼近女人，迷縫着眼睛微笑着。可是他手已經搭在女人的肩上，並且還輕輕的拍着。

「嗯……失禮了，您長得確實好看……」

羅蘭夢蝶絲，眼睛往下瞧，一聲也不響的。國王高興起來，從她頭頂看到脚底，就好像審視珍奇的彫刻像似的，看看上面，看看下面。

「嗯……並且身子長得也很調合，和米羅的維那絲一些不差，……可是像這美麗的乳房，不是故意弄鼓起來的吧？……哈，哈，哈。」

就在這時候。

羅蘭夢蝶絲，緊繃着蒼白的臉，不知藏在那兒，突然右手握着一把短劍。正在國王吃驚的閉着氣的一瞬間，從從容容的用尖銳的刀鋒，把黑衣裳從胸部一直割開到下面，從這裂縫堆出來兩個乳房的肉峯。

這種高超的把戲，使路得維希一世屈服了。完全成了她的捕虜了。

「好！我眞看中了。到底妳求我怎麼做呢？……若有話，什麼都可以說。」

「是一件很微小的希望。就是希望得着陛下的許可，在國立戲院表演三天，公開一的肉體的藝術……」

「僅僅就是這點小事……可以的，可以的……不論誰說什麼，本路德維希一世也容納妳的希望。」

× × ×

於是這個奇妙的會見告終，羅蘭夢蝶絲得着在慕尼克的國立戲院，三天公開她的舞蹈。

如果公演三天，一定能得白埃倫國的好評，每天繼續着滿座，由已往的經驗就可以予想到的。柏林也是這樣。但是僅僅可惜的就是在那時候，如果容納王子的要求，不讓他花費那種無益的金錢，無論怎麼吝嗇的國王，也不能像那麼生氣吧。

這麼看來，這回在慕尼克，雖然也可以捉弄這個國王，但是如果總叫他着急的話，恐怕還和柏林一樣，又得被警察放逐出國也說不上。對了，這回到某種程度，趕快託身於國王，堂堂爲「國王的寵妃」，立下自己的地位吧……

羅蘭高興的跑進旅館，不容分說的抱住黑蒂的脖子搖撼着。

「安心吧，黑蒂……不僅僅要安心，從今往後很快的出息起來，財產也能在巴黎時代以上……我不是把國王的寵愛攏到一身的戀人嗎！」

不久，她在國立戲院最初公演的日子到了。

戲票早就賣罄了。

國王也御駕親臨，坐在「貴賓席。」觀衆也鴉雀無聲的等待着聞名世界的羅蘭夢蝶絲出場。不一會兒，隨着音樂，幕捲上去。

很意外的羅蘭穿着地道的黑衣衫，很客氣的打奏着卡斯

他捏特，表演西班牙流的舞蹈。那是她從起初避免肉感的挑發，打算封住惡意的批評家的口的策謀。可是觀衆，好像受了這種心理構成的催眠術，反倒被她謹愼的表演所迷，送給她震動全場的拍手。

其次是印第安的「女人的悲劇」。異國風味的服裝和裝飾，煽動了觀衆的好奇心，包含着妖艷可驚的肢體，用旋律和動作制禦着，爲將來的感情的爆發，這是不可缺的舞蹈。最後雖然時間很短，這才是羅蘭夢蝶絲的最迷人的肉感舞蹈是使幾千萬人的熱血沸騰的「情慾」一幕。

滿場的觀衆，被這絕無僅有的妙技忘掉了自己，沒有一個咳嗽的，屏息的瞧着。當然最先恍忽魂飛天外的就是白埃倫的國王陛下。

羅蘭表演完了的數十回，要求「再來一次」，回到後台老主任正恭恭敬敬的在這等着。國立戲院的規定是初次登台表演的舞蹈家必須到國王面前，去致謝意。

當然她不能反對這個。立刻乘由宮內府派來的馬車，晉竭伊扎爾河畔的離宮，於是從那天晚間起，像她予想的那樣成了路德維希一世的寵妃了。

這麼一來，無論戲院的主任怎麼不願意，也再無計可施了。不僅僅這樣，在第二天約定莫大的報酬，署名了長期出演的契約書，一方由國王賜給伊扎爾河畔離宮附近的豪華的別墅，保證她在這永久奢華的生活。和這奢華相比，在巴黎或柏林的生活，簡直貧弱的不像話。

好歹是以國王當台柱，所以非常了得。而且此外在慕尼克大學的學生們，不知在什麼時候，都成了「美麗的羅蘭」的隱形讚美者，這在她更感覺高興而且可靠。

這些年青的贊美者當然是設錢。可是慕尼克是藝術之都同時又是學生之都，所以在學生之間有人望，既更使她的地位愈爲有利。

× × ×

一方在很多的批評家之中，也有表示着敵意的。就中每天加以惡評和毒舌的，就是天主教徒的各報紙，寫着下述那種筆調，把流浪巴黎，布魯捨爾，柏林，杜雷斯丁，而受放逐的這個有金錢慾的沒臉皮的女人，招聘到我們神聖的慕尼克戲院算什麼事體。若是惹起紊亂遊蕩的貴族或士官的風紀的時候，誰負這種責任？

可是和天主教徒占在反對立場的自由主義各報紙，一齊開始寫羅蘭夢蝶絲的辯護論。他們不是以讚美這個女人的藝術爲目的，爲使天主教嫌棄，巧妙的弄出羅蘭來，謳歌着，「藝術至上」，以至於造成「羅蘭和自由」的口號。

這種兩派的鬥爭，自然會把羅蘭的名聲提高，在現在白埃倫國內，沒有一個不知其名的。每天在羅蘭的宅第，舉行夜會。慕尼克的紳士淑女，以出入這社交場爲無上的光榮。那是當然的，因爲向這個舞蹈界美麗的女王的宮殿，國王還不斷的御駕親臨！

這麼一來，羅蘭夢蝶絲的地位已經確乎不拔了。就是在背地裡有說壞話的，在表面上決不允許知一聲。天主教的報紙，也知道攻擊的無益，不知什麼時候，也遲鈍了他的毒舌的銳鋒。

可是這種狀態，沒能長久的繼續。

宮內府的金庫，也早就告空。而且羅蘭夢蝶絲的無限際的費用，結局也不得不出在財政部。

白埃倫王國，在那時候，正由封，阿倍爾首相的內閣統治着。在天主教阿倍爾的背後，有「超小獄」派的農民大衆附隨着。而且原來這些保守黨的大衆，是盡力擁護國王，可是因爲羅蘭夢蝶絲的問題，自然和國王相離，反之成了左翼政黨代替擁護國王的立場的怪現象。阿倍爾首相原來雖然是王黨，在支持自己的保守黨憎惡羅蘭夢蝶絲，離反國王之際不能佯裝不知，可是若是自己首先開始攻擊，立時能把國王的不滿，當然不得不拋棄了首相的榮位。聰明的阿伯爾首相，起初不觸及羅蘭夢蝶絲，頻頻的安慰保守黨或超山獄的農民黨，可是不耐煩這種曖昧態度的幹部們，大肆之詰難首相，竟說出，『須至急放逐羅蘭夢蝶絲，否則，我們和首相絕緣』這種話來。

首相聽了這個，也着慌起來，終於決心拜謁國王，奏明現下財政困難的事實，「在這種情勢之下，如果陛下不將那個惡評的卑賤的外國婦人放逐出白埃倫國外，國家百姓不能得到安堵。」

路得維希一世聽了這話，非常震怒，和首相激論了約二小時。結果，首相除辭職以外，別無他途，爲對陛下作最後的苦告，悄然的立起來：

「陛下，微臣依戀着首相之職的，並不是爲我自己之着想，是爲陛下將來的不幸擔憂………微臣如果就這麼辭職，慕尼克一定起大暴動，那時陛下也不得不退位，同時光榮的白埃倫國，也被民主主義者所利用，將會永久變成可忌厭的共和國吧……微臣對辭職的事一些也沒有依戀，可是僅僅關於不得不看這悲慘的結果的，是微臣衷心難忍的！」

路德維希一世也低下頭，半晌無言。

「現在我的腦子非常不清楚，什麼事也想不透徹………等我還仔細想一想，明天再答覆你吧。」

首相退出之後，路德維希一世慌忙的跑到寵妃羅蘭夢蝶絲的別墅。除她以外，再沒有可以商量的人了。

羅蘭夢蝶絲很淡的說了。

「像那樣背理的首相，還不如立刻把他免職！」

自然國王採用了她的建議。

僅僅羅蘭夢蝶絲的一句話，便使封，阿倍爾內閣顛覆了。

情炎流轉

意想不到的阿倍爾首相的免官，使慕尼克全市，立刻陷於不安和昂奮的深淵裡。

繼續集合在伊扎爾河畔的暴徒們，漸漸增加着數目，到了正午，在擠得不能動轉的群衆之中，有一人手攀柳樹枝大呼

——王宮啊，然後向羅蘭的住所啊——

立刻隨聲附合的大衆，像潮水般擁出一角，擺着大長蛇陣，擁滿宮殿前的廣場，同時在羅蘭夢蝶絲的別墅前，也人山人海的擠着。

——打倒路得維希一世!!

——驅逐賤妾羅蘭!!

這驚天動地的喊聲，直傳到宮殿內的寶座，聽着特別清楚。

目中無人的羅蘭夢蝶絲也嚇得戰戰兢兢，不知不覺的跪在國王的足下：

「陛下，告別了。」

說完令人難過的一句話，悄然的站起身來，國王慌忙的扯住，立時變了臉色。

「慢着，羅蘭，往那裡去，拋開我往那裡去」。

「陛下。」

不懼生死的她，立刻又想出一個妙策。

「無論怎麼說，素性卑陋的我，遭受人民的憎惡，是因爲過分的出息吧。啊，假使我若有身分和階住，不會受到這樣的悲慘的，陛下，我恨我的父親，我咒咀我的母親……不，我憎恨這不是出自仕宦之家的自己。」

「說，說什麼，羅蘭，妳是我的寵妾，國王唯一的愛人那有什麼卑陋的：」

（未完）

民國卅年對於婦女的希望

家庭中的賢妻良母 社會上的棟樑幹才

二十九年已然過去，三十年的開始却又臨到人間，在這中日條約甫經告成，社會一切問題均已呈現着刷新的現象的今日，作爲社會問題中最重要部門的婦女問題，也應當特別提出加以討論。

不過提到「婦女問題」，不能不令一些婦女前進者和一些關心婦女運動的人們感到傷心，固然在表面上看來，許多婦女已脫却了村裝，穿上了時髦衣裳，已由廚房跑到社會，尤其是婚姻問題之自由，社交公開之實行，男女平權 女權解放的呼聲，已然高唱入雲，但是從實際情形仔細的觀察起來，是不是已有相當的成績呢？中國自唐宋以後，幾千年來，女子是男子的玩物，是人類的寄生虫，不能盡女子的眞正天職，不能吐一口暢快的氣，這固然是女性不幸應該努力奮鬥，但是，自從五四運動以後，除了少數的女性眞正走入正途外，大多數的女性只求表面的虛榮，實際上還過着換湯不換藥的不平等生活，無論個人家庭，社會國家……那一方面，女性們有幾個是眞正的盡了應盡的責任，如此說來，本着知易行難的原則，在這新春開始的時候，對於婦女應該有一種實際上的希望，這希望就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內容。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我們根據着「一年之計在於春」的古訓，來談談民國三十年對於婦女所抱的希望：

個人方面

個人方面的修養鍛鍊，是現代婦女最急切的問題，因爲不從個人方面着手則對於社會國家也談不到，修養與鍛鍊的事項，分述於下：

「**身體之強健**」：有了強健的身體才有快樂的精神，有了快樂的精神才能做偉大的事業，像過去那種弱不禁風的身體，損害健康的纏足和束胸，以及一切不合理的裝飾都應極力取消，時代婦女，對身體一方面固然需要講求衛生，以期健全，一面對有益身體之各項運動操作都應極力參加練習或表演。

「**智識之充足**」！無論什麼樣的婦女，只要她的智識不充足，她的思想便不會精細純正，她的見解更不會正確，她的辦事能力，處世的技術，更是談不到，過去一部分婦女運動失敗者，多半是因爲智識不充足，見解膚淺以致弄巧成拙，不但不能成功一件遠大事業，而且反變成未來婦女運動路途上的障碍，所以說要想做民國三十年的時代婦女，智識的追求是不能不注意的。

「**人格之高尚**」：不知羞恥，不知上進，是不能做一個完全的人的，一個人若有好的身體，精細的腦筋，絕頂的聰明，假若沒有一種高尚的人格，那絕不會走入正途不會做出爲社會爲人民謀福利的事，這樣的人一定要走到「聰明反被聰明誤」的途徑，做出損人利己的事情，由此可見，要想做個完全的新女性，道德的修養是最重要的條件。

「**工作之勤勞**」：處在現代的環境中，不容你只談理論不重實行的，不容你徒然消耗以累大衆，像過去一些自名爲時代婦女的人們，那一個不是養尊處優，傲慢驕縱，有幾位婦女是不怕勞苦奮勉前進？無怪人家說婦女是不能完成一件大事的人，過去的是過去了，民國三十年的婦女們！希望都要有吃苦耐勞的精神，用不眠不休的心情去勤勞工作，以應付目前的環境。

家庭方面

任何人都知道，有了快樂的家庭，才有安寧的社會，有了安寧的社會，才有強盛的國家，婦女負有治內的重責，當然這創造快樂家庭的重大責任，是無疑的應當放在自己的肩頭的，過去舊式的婦女，她們在家庭內，只知一味服從，不但沒有做事的能力，而且連治家的普通常識也沒有，把一個很有希望的家庭，弄得沒有一點生氣和樂趣，至於一些新女性，只要聽到家庭二字就覺着頭痛，以爲做賢妻良母是侮辱自己，於是把所有的精力和學識，絕不肯用在治家之上，因此，多少做丈夫的感到家庭是苦海，人生是遊戲，這不都是作主婦的女性所造成的悲劇嗎？民國三十年之婦女，對家庭中究竟應當作些什麼？

「**管理家事**」：關於家庭經濟的處理，屋舍的佈置，飲食的支配，親友之酬應，以及孝順公婆對待叔姑……一切一切，都希望做主婦的能夠圓滿的做到，使丈夫和家庭每個人都感到愉快。

「**標準賢妻**」：人常說：「家有賢妻，男兒不做橫事」，所謂做賢妻，並不是希望做妻的每天陪着丈夫電影院出來，戲院進去，夏天攜手游泳，冬季同去滑冰，是希望每個妻對她的丈夫要互相慰藉，互相敬愛，使丈夫在外做個有用的國民，在家庭無有內顧之憂，使丈夫因有賢妻而努力，這樣才能由快樂的家庭造成安寧的社會。

「**做到良母**」！小孩子是國家的棟樑，小孩子的教育好壞是關係國家社會將來的運命的，母親是子女的終身老師，可是有些作母親的不是對孩子一味驕養，就是使其任性，一點不施以教育，所以全國的國民中竟有不少的蠢蟲和敗類，所以說要想國家有健全的國民，必須今後的母親，要盡其所能做到良母的責任。

社會方面

民國三十年的時代婦女

食具的佈置

陳且

比方說夫婦二人的小家庭，食具的佈置方面，可以用一個深深的盛湯的大碗，（最好連蓋，因爲湯是液體，很易放散熱氣）拿來盛燒煮的菜或肉類一個小碗，拿來盛濃厚味的菜餚再用一個淺些的小碗，把來盛煎炒炸炙的東西。以上大小各碗，最好用一只大托盤來安放，這是預備端拿收撤的便利，而且又可免湯油菜滷等的汚揩桌面台布，減省洗滌擦抹的不經濟，和麻煩同時又可養成一種清潔的習慣。

如果在飯碗下面襯一個大些的鐵盤，一來可以承接餘瀝和殘屑；二來也可免碗底和筷子汚及台布。吃完以後，一齊收去，非常整齊而清潔。

還有二件容易忽略的事，現在寫在下面，就是（一）碗碟洗滌的要清潔，舊法用臉水把碗浸在裡面，一只一只的洗，油膩無洗滌不清。如改用一只特製的鋁絲籃，把汚碗盛在裡面，再用熱水冲一次，然後用洗汚粉一洗之後，用乾布來擦乾，便光可鑒人了。（二）碗碟在盛放菜蔬三先須要揀熱，或燙熱，這並不是難事，可是熱碗盛菜又易冷，要知道我們的國菜是以油和熱見長的一冷便味道失去了。

並不只限於做到賢妻良母，更要做到超於賢妻良母的女性，因為有許多女性是具有服務社會的能力，是有為民衆謀幸福的精神，再說社會上有多少事業也是最適合女性去擔當和操作。

不過提起婦女走入社會上以後，不免令人寒心，因為婦女本身的不知自强不知努力，不能應付環境，固然也怪一般人（尤其男性）的偏見和玩弄，要來女性自已也有些木匠扛枷自做自受啊！

在這新春開始的時候，女性要認清了自己對於社會的使命，對於職業，要實行自肅自戒的運動，摒除奢侈，節省物資，努力工作，糾正惡習，不要叫男子把自己看作花瓶，一切婦女問題的理論，要能夠躬行實踐，不再徒唱高調，這是筆者所切望的事情。

〜國家方面〜

民國三十年的婦女，要認清現時國家的局面，與政府的動向，現在歐洲戰亂方酣，全世界的每個國家，都要捲入漩渦，我們新政府，為避免戰禍起見，極力從事於中日事變之解決，以求早日完成東亞的新秩序在這時，我國婦女，也應當明瞭國際的情形，思想的趨勢，然後聯合起來，共同努力於反共和平的工作，以實現興亞的大業

總之！以上從個人，家庭，社會，國家的種種方面，談到對於我國婦女的希望，理論雖然是老生常談，然而筆者對此確是具有眞誠和熱望啊。

（完）

—溫澤普—

民國卅年對女同學的希望

時代巨輪，不停的向前輾着，日曆頁頁不停的消逝，二十九年又成歷史上的一頁，民國三十年從輪齒下又輾出來了。這生疏而新鮮的名詞（民國三十年）帶給人們的是愉快及企望的情緒，新的啓示是深佈在每個生氣勃勃的人們心中，好似積悲怨鬱都隨新年洗滌磬淨，所餘者只有一顆清快的心，來安排這降臨的民國三十年。俗語說：「一年之計在於春。」希望我們負着使命的青年女同學們不要辜負它而讓它輕輕的流過去！

在中國教育不普及情態下，女同學們能受教育，眞是值得慶幸的回憶民國以前，女子教育，非常低落，知識份子，眞是寥若晨星。最稱幸運的，也不過是在深閨中讀些『女兒經』『烈女傳』等女訓的書籍，以消遣為宗旨，讀些吟風弄月的詩。後來幾經奮鬥，才得今日的結果。到二十世紀以來，歐風東漸，西方婦女運動的怒潮，冲破中國女子數千年沉睡的迷夢，中國始有女子教育之提倡；一方面因資本主義下，因生產增加，婦女教育是需要的了！不過去普及尚遠，還是有產階級式的教育。這種責任，要歸之於國家，同時一般知識婦女也不能無責，所以女子教育還待於努力，所以在這民國三十年的起點，對於女同學有數點希望如次：

◇健美的體格◇

在現時代所需要的女子是要有着健美的體格，尤其站在女同胞前方負領導地位的女同學們，更要作一榜樣。在人類的觀點上看，女子有同男子一樣的責任對國家民族社會。近來因體育的被人注意，女同學的體格，亦有很健彊的發育，可是保守病態的仍不少。所以希望每個女同學都有着健康的身體，那才是婦女整個的健康呢！來領導我們後邊渴望的無千數女同胞，同踏上男女平等的路，去享受人類應享受的一切。只要有健康美體格，一切事業都有成功的希望，即有負重擔的能力。所以書是要讀，體格更是重要的。

◇和平的思想◇

思想是支配一個人的主宰，而學生時代是栽培思想時期，是搜羅正確思想的時期，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在這時期當注意培植思想，走上純正路途當戰雲四起，世界充滿了糾紛時，人類道德已躲藏起來，殘忍散佈人間，在這種慘淡情形下，我們女同學當振起力倡和平。主持正義，恢復人類道德，發揚國家的新思想，這更是我們女同學不可落後的。

◇豐富的學識◇

我們要作一個國民，要作一健全國民，要有貢獻於社會國家，要鞏固將來在社會上地位，那豐富的學識是當前的要務。學生時期就是聚得學識的基本時期。要克苦自已，利用時間，盡力搜羅課外有益的知識，採取與興起相近的書籍，充實學識。時間似流星，轉瞬幾年逝去，今以新年為出發點，大家努力，以作將來貢獻人類，國家的利器！

◇勤儉的習慣◇

勤儉是人類的美德，女同學也不能缺少。人類常性，多是好逸惡勞，可是習慣會改正錯誤的，學生時代，正是一切習性培植的根本時代，我們不妨自己克苦一點，養成勤儉好習慣，成一完人。固然完人難做，但不妨操為目標，盡力前進。自已事自已做，不仰賴他人，雖自已環境不需要自已做，為健全自已也要學習，同時奢侈浪費也是缺點，服飾以整潔樸素不俗為目標，因為服裝很可代表個性，當不失為莊嚴而整潔！

◇高尚的品德◇

活潑是我們需要的，但不失為端莊，和藹可親的態度，謙恭溫柔的談吐也是必備的。在青年時期養成大方而活潑的精神，將來是社會上的重要份子，國家的良民。須知品德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希望女同學們不要忽略了這一點：

關於以上的事件很多，但聰明的女同學們早很透澈了，這幾點只代表微意。

最後還有幾句話：就是時時要記着女同學們只是全女同胞中可數的一小部份的幸運者，享受着她們甚至連想都想不到的學生生活，不是嗎！有產階級的女同胞們尚有初級教育都受不着的，不要說中級高級了，舊社會的遺毒仍散佈的一般人的腦中，這是使人最痛心！但是她們的曙光就是享幸福的女同學

家庭常識

嬰兒日光浴之必要

陽光對於嬰兒之重要與乳同，生於天寒時嬰兒所受陽光，時間，較生於天寒時之嬰兒為少，故多有頭蓋癆之症，其後頭部骨之一部較軟，以手按之可知，此種病原係寒冷地方之風土病，手足骨多彎曲，謂之佝僂病最近到處多有之，已不限於寒冷地方矣。

其原因，由於紫外線之不足故在冬季日短之時，應極力晒受紫外線，冬季天氣雖寒，但關窗時，可避免直接之强烈寒風或北風，天氣雖寒，而陽光固暖，故決無受寒之虞，但紫外線必須直射，故有寒及眼目之險，應遮其目，使頭部不當陽光。（有一種玻璃。能通過紫外線，如能裝設此種玻璃，則可閉窗為之，惟此種玻璃價甚昂，普通不能用也）

又冬季日光午前多紫外線，故嬰兒日光浴，以午前十點至十一點半為佳。

們，她們是怎樣熱望着需要着熱心的先導者去挽救於水深火熱中啊！女同學們應怎樣奮鬥，不但爲自己，爲女界爲人類，我們要完成這大的使命，人類的義務，我們必須努力，國家是需要我們的。現在我們以民國三十年作一前進的出發點，看，東方露出了條條的曙光！那裏蘊藏着新的氣象，和成功的力量啊！

譚馥

一九四一年外貌的決議

每日修飾時間的分配　手對於女人美的重要

在年底忙碌一番以後，每個婦女無論如何得考慮她今年的容貌問題，趁這機會，讓我貢獻幾點意見。這些雖然不是什麼足以令人看了會嚇得跳起來的美容新法，但正是很好的美容基礎。因爲一個修飾得很麗美的婦女和另外一個外貌缺乏引誘力的婦女中間的不同，對於她們的學問經濟關係甚少，唯一的特徵是他們精神上能够或是不能够貫澈美容基本的實施而已。所以假使要我說出關於美容的決議，牠的內容不外乎這樣！

◇一◇ 時間的分配是應該預先計畫妥當的。譬如說清晨的臉部洗濯與摩擦，一些也不能够含糊了事。指甲的修整，頭皮的按摩，或眼睛的處理，決不是應該讀過報紙，除去庭園中、的雜草和整理寢室完畢後去做的。每天便得按照規定做去，既不能只做一半便停止，也不能爲着別種事件而荒廢。

◇二◇ 堅強地決斷化妝品的良劣，和判斷化妝品的使用，務必精明而經濟，我主張先把妝檯上的化妝香品清理一下，只挑選幾種效果最好而合用的名稱記下來，然後用尖銳的目光到市上去買。自然我一定要明白那一種膏，粉，皂，及香水最有益於我的皮膚。爲什麼有時候用收斂性的香膏，而別一個時候用含油質的？爲什麼兩種香膏有不用的效用？

◇三◇ 如果要造成美秀的外貌，第一步應該澈底研究我的皮膚用那一種脂粉色調才可以產生特殊的良好色度。有的粉是輕鬆的，有的是重得和瓷粉一般，也有柔滑如絲的適中纖地那一種敷在面上最好看？

再次，那便是選擇粉底的事件了。有種粉底含乳精的，並且立刻會透入皮膚，只要另外敷上一些桃色或杏色的粉，便可以完成整容的工作了。或者，甚至於臉上已經敷了一層粉，還需要用一種肉色的藥水來增加面部的康健色彩。所以在買粉以前，一定先要看我自己的面部有沒有自然的色調，並且還要明白我面部色調配合的濃度和尖頂。

胭脂和口紅是任何化妝配合的基本部份，在選擇的時候必須用最大的辨別力。黃色閃光的胭脂，和單調的櫻桃紅胭脂，對於我的皮膚色彩有沒有衝突？用含油質的的還是用乾燥的？那一種經久？這些問題都是不能忽略的。

買口紅以前應當注意三點：顏色不易脫落，質地粗細適中，和外表柔潤光潔。那麼等到敷在唇上以後，便不會在茶杯或手帕上留下痕迹，或造成不勻淨的外觀了。

◇四◇ 養成潤潔的皮膚，作爲施妝的基礎。皮膚上的疹粒和雀斑務須去除盡淨並且常備一種流通血液的香膏，每天敷用一兩次，使鮮紅的血色透露到面上，而消滅不活潑的倦勞陰影。

每天至少喝八杯子白開水，每晚在十時開始睡覺：都是非常有益於潤潔皮膚的養成的。

◇五◇ 油膩頭髮像雕刻物一般的有一些光耀，但沒有什麼可取。因此，我對於頭皮的洗擦至少每天一次，滌除外來的塵灰和內洩的油汗。一種正當的可以保持鬈髮的藥水，也不能缺少，免得走在多風路上，把頭髮吹得蓬鬆雜亂，像一團亂絲般地失去了美觀。

◇六◇ 一雙手的重要，正和面部相等，唯一的理由是手差不多是常年裸露的。

每天睡覺以前，須抹上一種可以滲入皮膚中的藥水，於是兩手永遠不會留着操作的痕迹，並且在天氣乾燥時，也不會發現枯乾或龜圻的條紋了。

◇七◇ 有時候身體感到說不出的不舒服，似乎登在屋外又太無聊，這該是身體需要一次弛放的休息了。在面上敷一層回復精神的冷霜，然後踏進一隻放有溫水的浴缸中，傾入少許浴鹽，在水中躺臥十分或十五分鐘，使精神上感到的不舒服都從身體內發散出來。等到洗沐停妥，元氣便重新恢復過來了。

就以上所述七點而論，如果始終不懈的做去，我確信今年的容貌問題必能完全解決，而造成秀美的外觀了。今年正在開始的時候，請留意美容的讀者，即刻計畫一張表，準備在實行以後而達到美滿的目的。

王城



冬季婦女貧血症醫療法

蒙疆地方，邇來雪積天寒，隆冬已屆，婦人手足，尤感寒冷，此等人似多患貧血症者。

貧血症療法，應刺激骨髓，促其造血機能，使全身營養之狀態合宜，同時謀使體內有毒物作中和排泄之食，餌療法，均大有效果。

鐵分於貧血者有救，乃人人所知，食物中含鐵分最多者爲存列各物。茲記其百分比如下：

鳳翬草……三三•三九　雞蛋黃……一〇•二四　胡蘿蔔……八•六　馬鈴薯……六•四　葡萄……五•六　牛乳……二•三　蘋菓……一•三

菜蔬中多含鐵分，貧血人向多以此爲食餌，但以上表觀之，肉類亦多含有鐵分，鷄蛋黃所含尤多，至於茶及咖啡，貧血人飲用應有限制，如在食後，即行飲用，則食物中所含鐵血，即與丹寧結合而吸收之，故須注意，果汁類效果頗大，可多用之。

貧血人食物，可多食蕃茄類。牛肉扒，肝臟，牡蠣，茶蔬，馬鈴薯，胡蘿蔔，洋葱，鳳翬草等。

貧血原因，不只由於鐵分之不足，使身體榮養狀態適宜，新陳代謝旺盛，均貧血療法最要者。



致民國三十年小朋友們一封信

王亮

親愛的小朋友們：

歲月不居，流光易逝，二十九年已成為歷史上的名詞，現已步入三十年新的境界了，人們由少而壯，壯而老，轉瞬即將白髮，詩云：「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逼」。是一點不假的啊！在人生最寶貴的期間，要算是少年，無為的精神，一片待人之赤忱率真的和平的，決沒有虛偽與險詐的蘊藏，縱然困窮能侵及我們，還有父兄在前面擋着呢也很少用我們來關心的。

少年啊！神聖不可侵犯的少年啊！的確是人間過程中最寶貴的一剎那，處在這寶貴期間的少年，我們要作如何的利用它，使它不要虛度；使它不要曠廢，古人也會說過：「年少不努力，老大當何為」是一點也不假的，所以這「少年」是值得我們研究的，在現在應當研究的方式今略分為三點來說。

一，選擇前進目標

人類生存在世界上都有一定生活的目標，無論仕農工商都要照着他們的目標前進，庶可達到美滿的結果，那麼我們少年呢？無論是在學校，抑或在家中賦閒，也要定出一種前進的目標，我們少年們，各人都得要有自擇力，與自信力，我們要開闢荊棘的途徑，奔上坦途的光明，要有果敢的精神，百折不撓的毅力，鐵一般的身軀，不可磨滅的創造力，這一切一切「先修身」的條件都俱備了，才能夠到社會上為人群為國家服務，所以「先修身」是我們少年必須的過程，那麼選擇前進的目標，亦是少年必須過程之一，在學校的小朋友們，現已到了寒假，不久又要陞級了，追憶這一年來，學校當局教育我們究竟是好呢？還是壞，師生們的學問能不能作我們的模範，我希望都要給它一個切實的批評，以定下學期是繼續入學呢？還是投考其他學校。

在家內不上學的小朋友們，你們不要灰心，不要因為沒有上學的機會而自暴自棄，宇宙間雖然是荊棘，然而我們要和它奮鬥，在父兄教導之下，友朋幫助之間，覓得我們作事的能力和經驗，在工餘之暇也不要偷懶，要研究學問，增長智識，千萬不要「得過且過」要知光陰是一去不回頭的，少年們要想一想，人生能有幾個春秋啊！

二，認清現在局勢

世界上的大勢，我們是弄不清楚的，那麼東亞的情形，我們也要稍稍明白才好，依現在東亞局勢來說，黃種人何必要有戰爭，中日都應當抱定了「你讓我一些，我讓你一些」，「你有借重我的地方，我也有求你的時候」弟兄們何必要動干戈呢？你做錯了事，我來原諒你我做錯了事，你可以寬容我，都不可存有芥蒂與報仇的心，黃種人應當同舟共濟的生存在世界上，歐美又誰敢欺侮我們，這一點小朋友們要切實注意才好。

三，不可悠忽現在

中國人的通病，就是「可惜者過去」，「悠忽者現在」，和「希望者將來」。這三類要以「悠忽者現在」為最大的病源，以我幼稚經驗來說，多少人都是可惜着他們以前以前的，而談着他們以後以後的希望，可是現在呢？是悠忽了，他不知道現在的前進，祇知道遊手好閒，不務正業，在學校的，也是不用功，讀書不求甚解，或者有不正當的玩樂而步入了歧途，要知道「悠忽了現在」就等於把將來的希望變成零點，大了沒有本領，怎能在社會上生存，也如同沒有本錢和貨物，怎能夠賣錢和賺錢，到那時可就後悔了，然而後悔亦是遲了，勸小朋友還是及時努力才好。不說了，祝你們新年快樂（完）

冬季花卉培植法

秋天一過，轉眼之間已是寒冬來臨，各種的植物，受着霜風的摧襲，將要漸漸變成枯黃的落葉，花園庭院已是蕭條荒涼了。

在這個時候，我們不妨培植些嫩綠新生的花卉，以待來冬供給多季的室內觀賞，同時又可以調濟室內空氣，而是一種絕妙的裝飾品。

近數年來，冬開花盆，極受一般人之歡迎，市上花擔花房冬季高級盆花，無不與隆利市，可是售價頗昂，實為一種消費，如果照着下面種植方法培植，到是經濟辦法，且北方人家因為按裝有火爐，所以不必須要溫床等設備，即可種植。

在冬季高級花卉多用海棠，洋晚香玉，瓜葉菊蒲包花等草本花，如須明年初一月開花，則本月既須播種，先以播種用之淺缽，用瓦片塞其底部之排水孔，舖以較粗之培養土三分之一，其上更篩細土，約滿近缽口，表面稍加鎮壓，後播種子，再加篩細土，至與種子相等足矣，播種完畢，則以缽入水中，令其盡量吸收水分，至土壤潤濕後為止，然後覆以毛玻璃板，或新聞紙，每日置於陽光下曝晒，隔一週則可全部發芽，使照朝陽，順次而入強光，則苗之生長強健，在秋季未降霜前，且放置之所最宜冷涼。

如遇秋季氣候變化，尤宜注意，在熱時應多置於陰涼潮濕處，遇寒風天氣即應移置室內，保持適宜的溫度，此蓋因嫩苗既易枯死且多腐壞也，第二星期後，本葉發生時，應實行第一回移植，以鑷子移植於淺平缽內，用土與播種時同，苗間距離約近一寸，本葉發生五枝時，則行第二回移植，至七八枚時，即移植於五寸徑之缽內，每缽一株，培植茂盛後，即行定植於瓦缽中或美觀之磁盆中而供觀賞矣！

培植多開盆花育苗之期九十月（陽曆）適值天氣多故，致其注意事項頗多，若苗之受乾患害病等，宜急採取適當之方法救濟，當行灌水，切勿使乾燥所困，生有害病者，則速將病苗，拔除當即撒以硫黃粉消毒，此等病害發生原因，不外給水過多，或土壤排水不良所致，如果事前事後均須注意與以適當之處理，則苗興之矣！

美容二則

一，在每天洗臉時，尤其晚間入寢前，可先用熱水洗去臉上的塵垢，及毛孔中所含的排洩物，然後再用冷水洗一次，以軟毛巾擦乾，使毛孔搜縮，再施以養膚膏這樣可以保持皮膚的潔淨及細緻。

二，若面色太黃，皮膚過粗，可以取一塊鮮豆腐和些蘿葍皮，放于磁杯中搗亂，於每次洗臉後塗於臉上，隔數分鐘後洗去，再用養膚膏或施脂粉，如此可使黃粗皮膚變為紅潤，愛美女郎不妨試之！



舊劇的改良

——電影與戲劇——

柏正文

崇拜偶像，是中國人的習性，而戲劇又不爲人重視，總脫不開遊戲的性質，所以，就被目爲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根本在這種畸形之下，故而，即有所發展，亦不易入正軌，像「疾遠」，「梅毒」……之種因，雖屬「惟我獨尊」所造成，而國人對戲劇認識之浮淺，尤爲可歎，因此，戲劇之現勢，仍爲「國曲」，「國角」所操縱。

近年，戲劇地位，已較前提高並很有些對此下苦功夫研討的人士，伶人方面，如梅（畹華），程（禦霜），馬（溫如），韓（世昌）……對於戲劇亦有相當的認識，但是澈底的了解，自然還談不到，可是「改良」的口號，却被許多人叫得山響，豈實這一般人都看錯了。

何爲改良？

欲知道他們怎樣看錯，應該要先明白改良的定義「改良」是要「改而良之」，與改革不同，從前的不好，要把牠改好，今日的劇業，並沒有改良的工作，如且腔之縝密，可稱之進化，至於劇藝之今不如昔，則爲退化矣！這不能盲目的以「改良」代表之。至於以編編新本戲，便譽爲「舊劇改良」的功臣，尤屬無知！

今日之退化

劇藝之今不如昔，有知識的人，都承認，今略述於後，或可爲有志於「改良舊劇」人士之一助。

（一）臉譜——臉譜爲中國之特色，又爲極高雅的美術，至其功用，可以表示形體，藝能，性質，年齡，地位，身分，形狀之特點，其次爲變通配角，排列美觀，至其勾法，乃有一定，此固有機趣在內，如張飛，牛臯，色雖無別，勾法大異，其趣亦大不相同，今日之臉譜勾法，已近敷衍，此病即在特重主角之故，設國劇果能復興入正軌，此殆不成問題，然在此時間，臉譜實有保存之必要，司其實者誰乎？

（二）服裝——早年有「穿破不穿錯」一語，然而，舊有形頭之標準。亦皆按小說圖本對否？乃一問題，故，並非必要按例，不許一些不變，然，今日服裝之改易，不過只趨奢靡，迎合幼稚觀衆心理而已，如演惡虎村，竟數易服裝，虹霓關不穿坎肩而着裙。以至時裝，古裝之混亂，此等俗弊之創，多爲「風頭」老板，揚波助沸者，十九屬於坤伶，衣飾爲劇中之重要物，絕不可胡來。

（三）場面——場面之二部，文場方面，胡琴，月琴，托腔之嚴確乎較前進步，然「力求花梢」實非應該，此往往生出「賓欺主」的事實。但笛子所奏之排子，熟習早遜往日，並有失傳。武場因近年太重「大樑」，常有不講情理的，如「回荊州」趙雲上場，竟先打「五擊頭」，再打起壩，而尤甚者，如「天雷報」張元秀上場，竟打「四擊頭」，此種捧人辦法。實屬無謂。

以上三種，可說是具體的幾種退化，至於戲事之灑狗血而不近情理，或知一不知二者，因非一劇一伶，更非短文所能盡，再者，有知識的人，都可分辨的淸，不必在此多說。

正確的認識

明白何爲改良？更須要對改良的事，有正確的認識，爲甚麼要改怎樣改？是必要的兩件，不要改，不必改，不能改，常在國劇的問題中存在，何時？何地？何人？都是些應注意的問題。現在可以來解釋些。

民二十四晚華北來，會與徐師談劇，除去談些在美俄演劇事外，並以劇情問題詢之徐師，所舉之例即「奇雙會」趙寵夫妻結婚多年，竟連他妻子的名字「李桂枝」，都會不知道？徐師答曰：「如此論法乃掛一漏萬之談，有如膠柱鼓瑟，各劇類比，棕核研究，才可下論斷。」此言甚是，本來如，「武家坡」，「汾河灣」，「桑園會」之類，夫妻雖別離十餘載，對談了半天，焉能眞不認識，「奇雙會」之機趣，只在少年夫妻兒戲，絕不能以此來挑毛病，若如此評之，則中國戲劇，齣齣都體無完膚矣！改良並非容易，須要都有正確的認識，並有改良的能力方可談到，不能只見其一未見其二，就妄談改良。

結語

編者來函索「戲劇文字」，因草此一篇，借改良二字，來洗去過去的塵污，趁此新年，努力國劇的前途，不過草草寫來，太不像樣，還請讀者，原諒則個。

（完）

滿映新片「誰知她的心」演員介紹

滿映本年度的工作，是可說十分活躍的了，在這一年裡所完成的片子，已超過於往昔，同時在質上，也可說都是够得上準水的。

最近新片「誰知她的心」有着幽默趣味的劇情，在溫柔安靜的節奏中帶着緊張的情緒，這是一部新型的作品，在導演朱文順君大力之下而完成，現把它的演員介紹一下。

主演葉苓，在「萬里尋母」中還是一個孩子，在本片中已是一位靑春多情的少女，以新的姿態出現於觀衆的面前，在演出上有着優越的成績。

王麗君，有很多的人都等待看她的作品，這回在本片中又任主角，施展她的全力，把片中的空氣串通得十分緊湊，尤其是在細小的動作上，有極純熟的演技。

李顯廷，大家公認他的體格是健而美的，臉型在銀幕上更加漂亮，雖然漂亮，而沒有一些柔弱的氣味，有人稱其爲「硬性小生」，可是在「誰知她的心」片中，不能再加上這個雅號，因爲有着很多軟性的表情。

趙愛蘋飾闊太太，白玫扮富家小姐，王宇培演有錢紳士。

這都是名演員，無需多說，在本片中更是「百尺桿頭，更進一步。」

張書達，何奇人，這兩位平均發展的美人兒，一對寶貝，始終不知天鵝肉是什麼味！

張奕，這位多角的演員，過去裝扮老年人的角色很多，這回也來扮回漂亮的小夥，可是……他那種滑稽的形態，始終是沒有拐開。

此外還有其他多數演員合演，特別是最近昇而爲助導之呼玉麟君在本片中也留下將來在銀幕不易再見的影子。

（圖：上爲葉苓，下爲李顯庭）

（完）



主治 砂眼 炎眼 白斑 濃花 爛眼 疲倦 脂眼

藥價

二角五分・四角五分

☆各地藥房均有出售☆

癒病强目除塵解疲
最近步的新式眼藥

速邁兒

一雙眼睛，價値萬兩！由此看來，近代的士媛們，應當知道，實在的裝身法了，你想潤美淸明的雙目，豈不勝於百般打扮，眞正的艷麗呀？百聞誠不如一見，速試一番！

本品「速邁兒」方可斷言爲最近代的眼科妙藥，常用了能加强眼睛裡又細軟且複雜的粘膜，潤美其組織，殺除一切病菌，和塵土沙屑，因之目力自然而然中，强化爲鮮明，所有眼病，不由暢癒，同時能使疲倦的眼睛，立刻恢復活潑澄明的視力，更因絕無任何樣副作用之發生故毫不麻疼痒刺，又安全且神速的收見驚嘆的偉効。

因過視目力而疲倦，因如土砂逕入眼中恐有刺害眼睛粘膜，或因種々目疾漸失視力等々之時，務要使用本品。

總批發處 股份有限公司 玉置商店 東京 大阪



第一回　疊鼓唱斜陽春濃人醉　登樓臨大道草長鶯飛

十一

想了半天，忽然一陣靈機大動，立覺豁然貫通，悟到月琴許多動作，只是約自己前去私覿，她在房門口背着麻皮所作手式，是伸着一個手指，當心點動，當然是暗示她有心事相告要自己獨自前去，在樓梯上戳我脊背一下，只是顯露她的心情，要自己注意，注意她到下面所說的話，她明對管賬先生囑咐，實際是和我約會，說明她在十二點後便可回班要自己準時前去．及至於她在車上的神情，却是教我務必赴約的意思，九芝越想越覺有理，便再躺不住了，心中忙亂非常，在黑暗之中，好似看見月琴的亭亭倩影，正立在前面，含情凝睇，擧手相招，劃根火柴，瞧瞧手表，恰正指着十二點，更覺靈魂飛越，似乎要強曳着身體，向眉月樓飛去，正在這時，麻皮由外面回來，先不進他自己房間，來叩九芝的門，九芝心中亂跳，屛息無聲，裝睡不應，麻皮敲了幾下，不聞聲息，說聲睡得好快，就走開了，九芝心想麻皮既已回來，自己若又起床出門，他看見必然疑心，只可等他睡着，再作道理，想着就倚着床欄等待，過了半天，才聽隔壁麻皮上牀就寢，但他想是有事在心，一直展轉反側，又夾着咳嗽作聲，好半天方才安靜，九芝覺着可以走了，但方推衾下牀摸着衣服，還未穿上，忽覺一陣寒風吹到身上，猛地悚然一驚，好像心中狂熱，被房內寒氣給打退一半，不由念頭一轉，又倚到枕上，自思我眞個去赴約麼，麻皮雖然無聊，總是同事而兼朋友，我怎好奪他所愛，便把這問題拋開　我以落魄之身，依人作嫁，僅能生活，如今竟不自量的高攀那樣紅妓女，豈非和麻皮一樣的自尋苦惱．九芝悟到月琴有意暗約自己單獨前去赴約，不由一時意馬心猿，按捺不住，就想披衣起床背着麻皮去會月琴，但轉而一想月琴只於暗示，並未明言，倘若自己錯會了她的意思，冒然跑去，豈不大吃沒趣，而且即使月琴眞個有心，她已是麻皮的相好，俗語說君子不奪人之所好，何況今日又是麻皮領我前去，他弄成引狼入室，我又怎對得住朋友呢，九芝左思右想，竭力自制，在理智深知以不去爲是，但在感情却煞費抑制，幾次猶疑欲起，最後猛一咬牙，用力把衣服拋開，倒在床上，用被蒙頭，自己把自己當作囚犯，加以監禁，展轉反側許久，方才睡着，這一來竟把佳期辜負，只顧一枕瞢騰，忘却有人望穿秋水了，正是谿水流花，桃源未迷往跡，畫梁棲燕，綉幙望斷雙飛，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二回　東風吹夢一曲玉參差　斜月窺歡雙聲金絡索

話說世上的人，因爲階級各異，貧富不等，所以眠食興居，俱都不能同樣，譬如筆者在十幾年前，曾在鐵路上作事，每逢嚴冬寒夜，輪着夜班，坐在火車上，身披皮氅，悉縮一隅，耳聽曠野風聲，眼望着中天冷月，常常發生感想，尤其經過都市村落，看到燈火稀疏，人烟靜寂，心想此中人都已深入睡鄉，暖室溫衾，眞是善於享福，他們在睡夢之中，可能知道世界上尚有在寒風冷月之中，挨冷受凍，不能眠息的人麼，到了現在，改作筆墨生涯，雖然故我依然，毫無寸進，却把奔波改作了塗抹，可以守在蝸廬，不受風霜之苦了，逢到冬夜深更坐擁紅爐，淺斟低酌，每聽到遠處一聲淒厲的火車汽笛，就想到在這寒宵風雪，竟還有人跋涉長途，未免可憐，我和他們比較起來，直是處在神仙世界，但是這時火車上工作的人，當然夢想不到在他們所見的一片市廛之中，居然還有個我在憐念他們，因而可以回憶當年，我在火車上坐守寒更之際，也許有人聽着而憐念到我，因爲精神不能互相感應，因而兩不相知罷了，就如前回所述的九芝，他因作的文墨事業，工作完畢，便可自由和麻皮冶遊歸來時候仍不甚晚，雖然經過長時間的展轉反側，入夢還在夜盡之前，但那位和他約會的月琴却不然了，因爲她作的賣笑生涯，必得隨人宛轉，在送九芝和麻皮走後，先得前去上台，又得出去過班，還替客人代打了四圈牌，回班時已將近早晨兩點鐘，班中尚有兩幫客人，要她酬應，月琴進門向各屋轉了一轉，不見自己所約的人，心中甚是失望，又恐九芝恰在自己未在之時到來，未肯坐候，便自走去，但又不好逕直詢問跟媽，只可繞着彎兒，問有誰來過，跟媽回答有三幫客人來過，因姑娘未在，沒坐着就走了，月琴聽她所說姓名，都是熟客，並無意中人在內，心中更爲惆悵，但在忙亂中也不暇細想，直到三點過後，客人才都走了，月琴方得休息，卸裝就寢，她躺在床上轉展反側，恰是九芝入夢之時，他轉側直到天明大後，方才入夢，那時九芝已然起床，即使雙方精神能夠互相感應，也因爲入夢時間不同，倩女離魂而情郎正在清醒，仍是不能相接，徒勞往返，何況她還不知他棲身何所呢？閑話休提，且說次日到了將近正午，這平康曲巷之中。仍寂靜有如清晨，家家門扉雙掩，簾幙低垂，雖然遠處市聲囂緊，此間却是不受煩擾，想不到夜間絃管嘈嘈，金迷紙醉之地，此際竟大有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的雅致，又好似家家都住着個萬里橋邊女校書，在枇杷花下閉門居，好不清雅宜人，尤其三月裡的春風，在巷口徐徐吹着，春陽明朗，斜照紅樓，房簷上瓦隙中初生小草，被風吹得搖搖微動，這幾微春色，點綴在無限春光之中更是動人假想，但是巷中除了幾個車夫，坐在車踏脚上，被暖日晒着，都在春困打盹更無人領略這曲巷風光，偶然一家妓館的門微開一扇，由裡面走出個睡眼朦朧，步履懶散，冠側衣斜的男子，也是出門便上車走去，更沒精神左右顧盼，車夫見有人出來，都像乍吃興奮劑似的，上前兜攬，一陣吵嚷以後，又重歸寂靜，這樣接二連三，每個門中都有人走出，神情幾乎同樣惺忪，都似由睡中乍醒，帶夢而行，但仔細觀察，却也各有情致，不盡相同。有的臉上帶着笑意，還回頭瞧望，似乎戀戀不捨那必是夜中曾受優待，魂兒尚失落在迷魂陣中，此後要常常探望所失的魂，也許直到傾家敗產，無力再來爲止，有的面有慼色，步履迅速，大有壯士一去不復還之概，那必是受了冷遇，也許從此改悔前非，回心務正，那必是他祖宗積有陰德才遇着不肯害他的妓女，從陷溺中拔救出來，也有的眉頭微縐神思迷離，眼望朱樓，倘尋回味，手摸衣袋，忽發愁思，一步一回頭，一步一嘆氣的，步行而去，連車也不肯坐，這人必是無力冶遊，却受了妓女迷戀，逼得倒行逆施，不是在作事地方虧了之，便是由家庭中偷出了錢，起碼也是正用之費，作了度夜之資，昨夜只顧受了情迷忘却來日大難，現在享受已畢，囊橐已空，出得門來，才想起來日大難的來日，

就是今日，由妓女的柔情密意，所造成的五毒千災，立待自已去啥受了，怎會不又愁又悔，但是回味昨宵，却又難離難捨，才現出這付神態，此種人最是危險，日後結果，常是身敗名裂，報紙上登載攜欵潛逃的照片，或是逐出家庭的廣告多是此 類人物，所以有 人說，對於沈溺 花叢，癡迷不返的人，最好教他早晨到妓館去，看看妓女粉殘脂蝕，青黃斑駁的臉光，悟澈美人骷髏的道理，再教在門外守上幾時，瞧瞧每個興盡囊空，心悔神頹的客人，知道個中無聊的意味，便可挽回不少，這且不提，且說北面第二家的眉月樓中，也便是雙扉靜掩，門外分外寂靜，樓上月琴的房中，此際又換了一番景色，外面兩間通連的大房中，在這早晨，日影當窗，更顯得白如雪洞，當中一盞電燈，想是忘記關閉，仍在明亮被日色撳得暗淡無色，靠左面一掛綠絨垂幔，已然拉嚴，幔內正是月琴寢室，她睡在大銅床上，頭兒斜枕軟枕，身上蓋着幅湖色棉被，一隻玉臂斜伸向上，露出一段貼身粉色小衣的袖兒秀髮蓬鬆，散在枕邊，由那漆黑的頭髮，紅的軟枕，湖色的被子，更把她的臉也襯得如同朝露和雪，她面上本來薄施脂粉，經過一夜時光，多已褪去，現出細潤有光的柔膚，分外美觀，尤其日光由窗上照入，穿過窗帘的縫隙，恰成一直線，落到枕邊，使她顏色加倍光艷，這裡面的人，因久度夜生活，慣於黯喪，所以宜於燈前，而不宜於日下，月琴却是不然，想是落溷爲日未久，故而尚未失却本來，這時她在睡中，似感到日光射目，微作欠伸，把衾內另一隻玉臂，也伸出來，翻了個身兒，面向床裡，過了一會，不知夢中遇着什麼可喜的事，口輔微展，現出天眞的笑容，同時又口角微動，似要說話，等到笑容漸漸消逝，突而雙眉緊鎖，全身跟着顫動起來，似乎夢中跟人爭持，兩手也舉起舞動，口中忽地喊道，爺爺，爺爺，你又走了，不管我……叫着又一陣動彈，忽然睜開了眼，不料恰迎着日光，立又閉上，舉手揉了揉眼，霍地坐起，才斜倚床欄，一手撫着玉頸，妙目惺忪，向前直視，帶着驚愕迷惑的樣兒，怔了一下，忽然玉面緋紅秋波一轉，同時 撫頸的手，也頹然 落下，好似通體酥融無力，輕輕味了一聲，搖頭自語道，這都是那兒的事，那個姓陸的昨天才 回過一趟，話還沒有說過十句，怎麼會夢見跟他結婚，還有我爺爺也活了，長袍馬褂的站在我旁邊，好像當主婚人，眞 是怪事，簡直胡夢顚倒，說着又凝眸尋思半晌，才悄然說道，可是也怪，我自從爺爺死後，辦喪事塌下虧空，被謝四大爺勸着，到班子裡混事，一幌兒好幾個月，只照着原來約定的章程，上台唱曲和應酬茶客，他們從沒逼我留客，我也照着早先拿定的主意，進這裏，只爲訪尋終身歸着，留個乾淨身子嫁人，不肯胡亂跟誰要好，這些日很結識了些花錢的好客人，可是我都不中意，從來沒跟誰走過心，昨天眞怪，我一見那姓陸的，竟好像是個老熟人，其實並沒有見過，大約我心裡可意的男子，正是他這樣的人，所以弄得我也忘了害臊，跟人家不知說了什麼，比劃了什麼，只記得約會他獨自回來，我向來對花錢的正主兒，都不大理睬，居然跟個乍見的朋友，弄出這沒有臉的事，眞不知當時會那樣發狂，想起來好沒有趣兒，可是他不知是明白我的意思，還是爲別的原故，竟沒有回來，那知他人沒來魂兒却來了，還在夢裡跟我結婚，喜堂上那麼闊氣熱鬧，好像他很有身分，我也跟着作了太太，這個夢作得蹊蹺，也許有些說處日後或者……說着抬頭看看窗上日影忽又搖頭道，天已過了晌午，這時作夢還靈什麼，夜裡作夢才靈驗呢，我別胡思亂想了，人家姓陸的是個局面人，昨天見我那樣輕狂，還不定猜我什麼心，起碼也要瞧不起我，本來那有當着本客，勾搭朋友的，知道人家兩人是什麼交情，只怕他一出門，就要源源本本的告訴張麻子，我這才叫丟 人見不 得鬼，還胡思什麼，從此萬不會再見他了，說着面色慘淡，目光呆凝，怔了很大工夫，忽然雙淚直流，悲聲叫道，爺爺，爺爺，你拋我好苦，從你一死，我再也沒個親人，孤苦零丁，可怎麼是了啊，我現在雖然把債還得快淸了，在這裡穿衣吃飯，像個闊小姐似的，可是往後那是我的收場 結果，難道永遠老在這裡，現在想出去固然不難，無奈上那兒投奔呀，想起來眞不如當初跟爺爺走江湖賣唱的時候，便是奔波勞碌，挨冷受餓，心裡却能舒服，如今落得沒依沒靠，好似懸在半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誰是我的依靠，誰來給我作主，爺爺你可傾死我了，說着哇的一聲，猛然撲到被疊上，嗚咽起來，正在這時，忽聽外面有人敲着房門叫道，七姑娘，怎麼又作夢了，快醒醒兒開門吧，也該起了，月琴想是常常自悲身世，背人哀泣，或是夜有所夢，醒翻哭啼，被跟媽注意，屢次請求入室伴宿，都被月琴拒絕，這時跟 媽在門外聽她 抽咽之聲，以爲又在作夢，故而敲門相喚，月琴聽着，急忙止住悲聲，用衣角拭乾了眼，才裝作乍醒，向外問道，誰呀，外面跟媽答了一聲，我，姑娘醒了，天已過午，起來吧，月琴應了一聲，徐徐披衣下床，將房門開了，跟媽進來望着月月，不好直說她曾哭泣，就問姑娘，又作夢了，我 聽您 不住聲喚，只怕魘住，急忙敲門叫醒，月琴搖頭道：我只聽你敲門方才驚醒，不記得作了什 麼夢，也許 是說睡話，你快打水吧，跟媽出去取來洗漱之具，放在幔外，便自入幔內收拾床被，月琴在幔外洗漱已畢，才對鏡理妝，跟媽也收拾完了，把垂幔拉開，窗戶開啓，立覺房內豁然開朗，月琴對鏡描眉塗唇，跟媽立在後面，替她梳理頭髮，口中說着閒話，月琴覺得暖融融的春風，由窗外吹進來，着在身上，發生軟膩膩的感覺，不由筋骨酥軟，又生春困，伸個懶腰，打個呵欠，轉眼向窗外瞧看，那一面正對着一家煤廠大院，院中所種幾株棵柳樹，冠高出屋簷新錄葱籠，因風微動，月琴瞧着，不知怎麼，心中忽然 一陣陣 空虛虛 慌忽忽的，說不出 是什麼滋味，好像有個牽腸掛肚的人別離已久。這時一 見春色明媚，不由對景懷人，大有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的意味，但她不特沒有夫婿，連個有關係的人也沒有，只不過因爲多情善感，無端發生這樣的情緒而已，但是她每日早起開窗，常見到這同樣景色，却從未有過這樣情緒，可見今日忽發幽思，當然和所夢見的人有關，不過當時她並未思及九芝，只於平空添了一段春愁，悶悶懨懨，無精打釆，接連又打了兩個呵欠，那跟媽在她燙成波紋的秀髮上，擦了司丹康，用棕刷輕輕梳理，口中笑道，七姑娘，怎麼才起床又困了，您瞧今兒多麼好的天兒，正好出去玩玩開心，白天也沒有多少客人，月琴伸着懶腰兒道，有什麼地方好玩呢，跟媽道，好玩的地方可多了，樓下四姑娘，現在正跟她那漂亮客周三爺一同吃飯，飯後要上西沽 看桃花去，汽車已經叫來了，對面屋裡大姑娘，是她的老頭客毛大爺，在新明大戲院包廂，請聽尙小雲小翠花，南屋二姑娘專愛學派，方才換了一身布衣服，假充女學生，跟她那相好的大學生一同上什麼球場，看外國人踢球去了，月琴聽着跟媽的話，因爲這時正是在心思蕩漾，覺得頗爲入耳，心中暗生孤寂之感，好像人都有知心伴侶，惟我獨無，未免辜負了美景良辰，就搖頭微嘆道，她們眞高興，我就不好這些事兒，再說出去也沒人做伴，還是在屋裡歇會兒吧，等天夕你陪我上街買件衣料，月琴說這話，還以爲跟媽只是隨口閒談，萬不料她別有居心，是受了他人囑托，來試探她的意思，先借着同院姑娘作題目暗示在這艷陽天氣，人人都有同心伴侶，携手尋芳，是探月琴是否動心，月琴夢想不到她是有意挑誘，就信口說出自己沒伴不想出遊的話，而跟媽聽着，以爲說得入彀，便跟着進步，忽然味得一笑，月琴回頭問道，你笑什麼。

（未完）



十七

「黃淑芳本來不錯，伶伶俐俐的怪美的。家裡窮些跟她本身並沒有關係。我看想法子給建華辦辦這件事吧！」姐姐順着母親說。好像她的話還沒有說完。那餘意是：不辦這件事恐怕建華不安心，將來很危險似的。

「哼！這件事歸他自己去吧：反正是要辦的，現在的事情很難說，家裡不管不成，要管，就得負責，將來他們感情好還好，如果感情不好的時候，反是他們的苦惱，所以我主張隨他自己做去，我決不干涉。只要正當，我決培植他們成功。」

「對！我也是這麼想。」母親說的。

「建華！」是姐姐的呼喚，隨着一陣脚步聲擠入建華的屋裡。

建華聽見父親的話，領略了父親的意義知道父親有意成全他，他非常高興，這次高興似乎是他畢生的第一次。他只顧高興，並沒有聽見有人叫他，及至姐姐走到他屋裏的時候，他才發覺。

「建華，怎不說話呢？爸爸說的話，你都聽見了？多美呢？」姐姐隨說着，隨做了一個笑的鬼臉。

建華覺得有些不好意思起來，同時臉上泛起一陣熱，他急忙的扯過被窩，矇了臉，好像這樣矇了臉，便能把自己的不好意思遮住似的。

姐姐走過來用力的扯他的被。但沒有扯開，姐姐終於帶了笑聲走到父親房裡說道：「華！這個孩子，還害羞呢！」

建華聽見姐姐走去以後，他掀開被，不禁好笑起來，覺得這種舉動太幼稚，太無意識。父親既是說出不干涉的話，自己努力做去。想不至於不成。他想到這裡，彷彿自己有了勇氣，週身極其爽快。他又仔細的聽隔壁的話。彷彿母親談了兩句，又把話頭轉到米麵問題上去了。經過一個相當的時間，並沒有什麼動靜，知道大家睡了。及至鐘敲過了十二點，他還臥在床上，並沒有睡去。夜漸漸的深了，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他急忙的爬起，走到書桌，展開信紙寫道：

淑芳妹：居然在我們離開兩年後的今日能接到你的信，我是如何快慰。自我們離開以後，我無日不在想念你，再也沒有想到我們今日還有重續舊好的機會。這也是上帝給我們的安排吧！命裡註定我們有兩年長期的別離。怎能使它縮短，而又怎能使它延長呢！

芳妹！述不盡的兩年的長相思，是紙筆不能代言的。總之，你的倩影，時刻浮在我的腦際，而隨着我的心情影出了你不同的姿態。這是愛？還是憎？

在這短短的紙上又怎能寫盡我的心曲？如得暇請你在星期二下午到匯光影院夜場時間找我，面談離情吧！並祝

愉快！

章建華 上

建華寫完這封信後，反復的看着，總覺得這封信寫得不恰當，他希望寫一封長信，把近來渴想的心情儘量的寫述出來才適快稱心，但又覺得無法下筆，他想：如果儘量寫出來，固然好，俗語：言多語失。寫多了未必見得好。莫如這樣短短的一封信，反正還得見面。於是，最後還是把這封信很謹慎的封好。填了住址，貼了郵票。

信雖短，而却費掉了建華一個小時，他寫完信，與完成了一件浩大的工程後的受用是一樣的。鐘敲到兩下時，他並不覺得睏，他臥在床上，吸着香烟，烟氣無規律的在空中飄着，建華的心彷彿跟煙氣同樣命運似的，也竟飄了起來，定不住的變換。他終於在朦朧的時候，把那不住變換的境地帶到夢裡，這個夢較比前次的夢不同了。這個夢裡沒有半點老劉的影子，盡是他跟黃淑芳在一起的事。

× × ×

日曆的生命，終被時間逐漸倒去。轉瞬便到了星期二。

建華在這天的教室裡，總覺得有些東縛。及時間過得慢，他恨不得立刻就到了下午傍晚，恨不得馬上就坐在影院裡黃淑芳的身旁。

時間不受人們的控制，人們終被它控制了。建華直到下午課畢，他急忙的吃了晚飯，把頭髮，衣服，皮鞋都整備齊全便出發了。

「嘿！章先生上那兒去？這麼刀尺！」老曹看見建華今天穿了漂亮的衣裳。不住的打量。因為平時建華總穿長袍大褂子，今天竟換了裝，老曹好奇的問着。彷彿他想起一件事似的說：「章先生：這裡有您一封信。」他隨說隨走進門房，把一封信遞給建華。

建華以為是黃淑芳來的信，及至接過來一看，却屬着志剛自上海寄的字樣。他知道是老劉寄來的信。

「討厭！」他不耐煩的說：「等我回來再給我吧！」把信拋給老曹。便急急的走出校門。他什麼都沒有想，只有一個少女的影子在他眼下晃。

他到匯光影院時，只差一刻鐘便開演了買了票在門口等着黃淑芳，他看見三五成羣的青年男女從他身旁擦過都望着他笑。他覺得甚是奇怪。及至他踱到鏡前一看。才發現襯衣領尖被領結壓在下面，那個領尖在繞着。臉上一塊白一塊黑的，甚是難堪。他一邊整理着領結，一面責備自己。又用手巾擦了擦臉。此時，突的一個被烏黑長髮遮覆着的一個瓜子形的粉臉，穿着藍布長衫而體態活潑的少女的影子顯在鏡子裡。他很熟習這個影子，這個影子曾埋在他的心底，也曾泛在他的心頭，這無疑的是曾愛而不得，而渴想着的黃淑芳。

「淑芳！……！來了！」他不知道怎樣向這少女打招呼才恰當。他要把蘊藏肚裡的話，檢出兩句來說，但被極度跳動的心房打斷。反而說不出來了。

「……」是一個少女羞澀的笑，黃淑芳紅漲着臉「我們好久沒有見面了，你這一晌好吧！」

「好！」他有些口遲。他低着頭，紅暈的臉上露出了笑。

他的右手挽了黃淑芳的左臂。步入場內，在熙熙攘攘的觀衆裡尋了兩個座位。

建華滿意了，他沒有了愁苦，忘掉了一切傷感的事。如今他的希望實現了。坐在他身旁的是他的黃淑芳，他倚着她溫軟的肩膀，深深的呼了一口氣。說道：

「淑芳！在我們沒有見面的時候，我時時刻刻掛念着你，我認為我們的友誼再也沒有繼續下去的可能了，不料能在上星期接到你的信。我想在我們沒有見面的二年裡，你會出嫁的。淑芳！這次你怎的有給我寫信的勇氣？你的父親母親呢？他們知道你給我寫信的事嗎？」那曾阻撓他們愛情的兩個老人的面孔，建華始終沒有忘掉一些。

黃淑芳的臉由欣愉而平靜，在平靜裡尚埋藏些憤。「你不要再提起他們來了，建華

我過去太相信老人們的話，所以我們兩年沒有見面。這話我說得似乎太突忽了。」她換了口氣說道：「建華！你知道他們怎樣的屬你，說你的壞話，他們說你是流盲，地痞，那時我太幼稚不懂事，但是他們既給你命名爲流盲，地痞。並且引證了你幾樣行爲是地痞，我也認爲你是地痞了。建華！你看我多麼幼稚可憐呢！而在我的心裡，總有一個命不出名的東西在潛伏着。建華！你猜！這個東西是什麼呢？」她把遮在前額的頭髮向旁一甩，同時一個玫瑰色的臉上露出了姣媚的笑。

「嗯！我不知道！」建華呆覷着她的臉似乎對她說的話有些不解。

她繼續着說：「每當這個東西在我心裡衝動的時候，我便 想起你 來。我幾 次只有暗泣。而沒有找你的勇氣，後來，我才知道這無形的東西叫做愛。」她說到這裡緊緊的靠着建華的肩膀。用了力量才說出最後的一個字。建華受感動了。他輕輕的摩撫着她的手。「對！愛就是個無形而有名的東西。」

她向他瞥了一眼。繼續着說：「自從我懂得了這個東西以後，我便無時無刻不在想你。有時我跟他們吵嘴，結果是得到他們的辱罵，我祗有在暗地裡憤惱，哭泣。呵！你知道呵！我父親是沒有兒子的，我大祖父家也沒有兒子。他便借口娶姨太太。喂：建華：你說我爲了求愛而被他們辱罵，難道他們娶姨太太便 算對嗎？」她 的聲調 有些激昂，顯出不平的憤色。

是呵！這般老頭兒頂沒有出息。他們祗知道自己找詞借口去風涼別人。而不知道自己實備自已。」建華在痛苦的說着。

「唉！這個人世，我知道了。風涼。諷諷，斥實是道人世上的遺傳，是催毀青年生命的法寶。如果我父親不準備娶姨太太，我還不知道他在風涼他自己的姑娘。如今我知道了老年人們的無聊。後來，我母親同情我我跟她老實的說了我們倆的事。她認識了你了。她說你是一個好孩子了。所以我鼓起勇氣向父親搏鬥起來。他居然竟忍心的把我們娘兒倆不客氣的轟出家來。建華！……

……」尾句裡帶了嗚咽。無限的苦悶將要洩出，而終於抑制住了。

同時坐在他們近處的觀客們都在好奇的望着他倆。

「淑芳，你們如今還在外面住着了嗎」他驚駭的問着。

黃淑芳用手巾遮着臉，不住的點頭。

他受了重大的感動。他不顧一切的右手抱了她的肩頭。臉幾乎挨了她的頭髮。大聲的說：「怎麼你們還在外面住？……現在怎樣過活呢？……我給你的信，你怎麼接着的呢？………」

她穆穆的說：「是的！我們娘兒倆個現在住在我的姨母家裡。祇是暫時的住在那裡。每天到外面給人家做一些女工活計，就是這樣渡日過活。至於我給你寫信的事，還是母親的力量。她說我們既然不錯，如果你現在有辦法，我們便可以一起住，否則再說好了，他要我看看你，是不是還是二年前的你。他懷疑你，我也有些懷疑你，我希望看見給我的回信裡有好消息，不願看見可怕的事，我簡直的不敢直接通信。你知道我家有個叫做胡媽的，她沒有走。她同情我們，我要她替我看過以後再給我。如果消息不好她便消毀了。居然在我預定時間裡接到你的信。並且在今天此地我們居然能重逢。建華：你說，這不但是我想像不到的事。恐怕是在夢裏吧！」她激情的說着。在她的臉上出顯如從夢中午醒的驚異，在這驚異裡滲了懷疑。她雖確信坐在她身旁的建華是二年前的建華，而她尚未確信今日建華的心是否依如二年前。她在打量着建華。

建華也懷着同樣的心情打量着淑芳，他多方面的觀察。他聽見淑芳這段嘮嘮不休的談話，清脆的語調，那活潑含情在閃動的大眼，含羞的面頰。一切都與既往一樣，祇不過身體高些瘦些。顯得比從前更加美麗了，如此把一塊浮在他心頭上的雲撥去。

他倚偎着淑芳，顯出十分疲累。確實，他在未與淑芳見面前，曾費去大量的精神，終日在緊張的情緒裡過生活，如今他的希望實現了，情緒也隨着弛緩了。身體顯出異樣的疲乏。猶如一個跋涉長途的人走到家門一樣的疲乏。

他倆沉默了一個相當的時間。他們的嘴雖然沒有動。而他倆的心都在不住的互相摸索着。

建華聽了淑芳的談話，他受了感動，低聲說道：「芳！你受苦了！」有些像自語。此時場裡一陣鈴聲燈光漸次的暗淡，以至熄滅，同時幾縷白光衝破黑暗從後面直射在銀幕上。顯出綺麗的光彩，是一段廣告。人們都漸漸的沉默起來，而建華跟黃淑芳並沒有沉默。雖然他倆都陷入黑暗裡，但轉因黑暗給他倆增加無限的膽量。他倆由倚偎而擁抱了。

「芳！我眞不知道你在這兩年裡受到這樣遭遇。更不知道你父親是如此的爲人。你或者不會忽略了那次，咱們從北海回來的時候，半途上遇見他，呵！那鐵青而猙獰的面孔，是多麼使人可怕。他在聲色俱厲的斥申你，眞是名正言順，句句話都說得有力量。誰知道他是假道學呢，居然借口娶小老婆」建華越說越感慨激昂。「難道他們老人們娶小老婆是對，而我們青年男女戀愛就算不對嗎？」

（未完）



十五

「快睡吧！看已經快到十二點了。」

「不，你先睡吧！」

「不成。」

舒嬡似乎又低聲說一句甚麼，薇薇的臉不自主地紅一紅，一面把頭轉去。

「少說廢話。」

「少奶奶還沒有睡？」

阿菊這時已悄悄地走進來。薇薇不由吃驚地向他看一看。

「是，阿菊你怎跑來了。」

「我有點事要和少奶奶商量。」

「甚麼事？」

薇薇不覺又是一驚。這婢女深夜跑來本已就使她非常的驚奇，而且還居然說有事和她商讓，她便不自主地站了起來。阿菊向她臉上看一看，漸次似乎把要說 話又嚥下去了。

「沒有甚麼。」

「可是，今晚倒爲的甚麼，太太向你吵起來？我看一切還是受點委屈吧，這時做用人的還有甚麼辦法？只好忍耐一點了。」

「我就是要向少奶奶說這件事。」

「是說今天吵鬧這件事？」舒嬡翻身從床上坐起來。

「是的。」

然而阿菊能說甚麼？她只能含着淚把太太向她吵鬧的情形告訴出來，就是把自己的來意也完全沒有提。她不好意思開口，自然也似乎知道這年青夫婦同樣不會有甚麼好的路，因爲這夫婦也同樣爲着太太的淫威所壓迫，並不稍減於她欺凌的程度，如果會有好辦法，她們早就該走自己的路了。她們自己既然這樣，就可以推知對自己是怎樣了。與其是這樣，因此她也寧願不再說了。

舒嬡看見她不做聲，似乎有點急了。

「倒底爲甚麼？」

「難道你還瞞着我們？」

「不是，因爲太太要把我攆出去。」

阿菊頹聲地說，但這話似乎對這青年夫婦並沒有多少感動，反而爲着這話漸漸露出一點高興來。

「攆就走，那不是正好？」

「可是，我將往那裡去？」

這話却沉重地向她們的心上一擊。顯然她們還沒有想到這出去以後的問題，只覺得離開這裡是不可多得的幸運。然而將來怎樣活下去，她們也同樣不會知道的。

「你沒有家？」

「沒有。」

「憑力氣，那裡都可以生活吧！」

「不，那我不知道。」

由於這屢次的折磨，阿菊顯然已變成非常聰明了。她知道這裡不會使她平靜地活下去，別的地方也同樣會使她不容易安生，而且誰又保得住那裡不會再有另外一個蹧蹋她底人？然而這夫婦涉世並不多，總以爲世界是寬闊的，憑着自己的力量，到處都生活下去，所以便不加思索地說了。

「那裡都可以活下去。」

「少爺不知道作下人的苦吧！就像咱們家，本已就非常的好了，可是也不能使人平靜地混下去。」

「那是太太的關係。」

「可是那裡沒有太太，沒有老爺，」

「我看，你忍受一些，太太是那麼說，也不見得就眞會攆你。也許是一時的忿怒才說出這樣的話，千萬別着急，車到山前自有路，何必預先就耽心？」

「不是這樣，少奶奶還沒有聽見太太的話呢，如果聽見了，就知道了，我簡直是沒臉再在這裡了。」

「那我給你想想看。」

「好吧！」

東邊天上將透出一點淡白的陽光，人們便被一種異外呼聲嚷醒了。有的驚愕的擁着薄被在轉動着惺松的睡眼，有的則忙着披上睡衣向後園跑去。

當薇薇跑到園裡時，園裡已經站着許多的人們在池塘旁蹲着，看門的老頭子則忙着要高升把船划下去。一面從人群中跑了出來首先把繫在樹上的船索打開。她似乎完全爲這意外的事怔住了，她不知道又有甚麼事在發生了，祇默默地向看門的看了一眼。

看門的彷彿了解她這詢問的眼光，一面回頭，攏出一張焦急的臉向她低聲說。

「阿菊大概是投河了。你看那邊岸上不是她的鞋子？」

「甚麼？」

「阿菊投水了少奶奶一點也不知道？」

薇薇沒有再做聲，眼裡立時爲這意外的事浸潤了。她想這該是一個夢吧，但是眼前分明還是她們昨夜那遊樂的處所，還分明地站滿了那許多的人，而且老爺和太太也居然絕早地跑了來，而且從人群中她還清晰地看見老爺那張爲恐怖而變成蒼白的臉。雖然就是現在她還不相信像阿菊那樣的人會有這下場，可是從昨夜阿菊被迫的光景上看，她就已經斷定了這事至少會有一半的眞實，這樣她底心開始在辛酸的情緒下猛烈地跳起來，

眼淚也一直淌下來。

「恐怕到旁的地方去了吧！」

然而她還希望這可憐的女人，的確不會像人們所想像的那麼便輕易地把自己斷送了。其實當她說完了這話，就是她自己彷彿也感到是那麼空洞無力，知道不會再有甚麼希望了，所不同的她還希望會快把那女人極救上來，也許靠着一種手術再喚回來這可憐人一線的生機，不幸這點希望也完全被人們底談話打斷了。

站在橋上的人們開始正在談着這件事。太太陰沉着臉，扶在橋欄干上，好像也爲着這件事顯示着十分的焦急。

「高升，快划下吧！」

「划也沒有用了，若是投河的話，怕也是昨夜裡的事，這時撈上來，也是無用了」老爺頹唐地向太太看了看，似乎在抱怨着，又似乎在婉惜着。

「死馬當活馬治吧！」一個高大的男僕低聲說。

「怎麼你還有說閒話的工夫，快去把前院的竹竿子多拿來幾根，幫助高升下去，萬一打撈上來，能有救呢，也是你一步的陰功啊！」

聽見太太的吩咐，人們又開始忙做一團。有的捲起肥大的褲管，首先跳進河岸淺水地方，用赤裸的腳忙亂地在水裡搜尋着；另外一部人站在橋頭上困難地把新從外面借到的魚網向河裡拋去，一面還用長長的竹竿在河裡攪動着。這時船已經划到湖心了，高升把着槳，不動地坐在船頭上，瞧着老頭子把帶鈎的木竿送進水裡去。木竿底下有甚麼沉重地在礙了一下，老頭子立時驚喜地喊了一聲。

「是了，我已經鈎着她底衣服了。」

「可要慢一點別礙破了她那地方啊！」

老爺大聲地吩咐着，然而當這用人把竿子從水裡提上來時，並沒有撈到甚麼，只是被水明顯浸過了大半截，老頭子感到非常的失望，第二次又把竿子伸到離船較遠的地方去。

「遇見鬼了，看你會跑到那裡去。」

「別說了，快撈吧，一會要漂起來，就沒有救了。」

高升把槳放在上船頭，也開始用竿子在水裡搜尋着。這時撒下魚網的人們中間，漸次起了一種輕微的騷動，彼此交換着一種詢問的眼光，因爲方纔看門的那末不會看見人影便冒失的喊了出來，所以只在低聲把消息告訴了身旁的人們。

「這回大概是吧，網可非常的沉。」

「那麼慢點拉網吧，可別把這姑娘礙在橋底下的木頭或是石頭上。」紋小姐耽心地說。

太太還告訴王嫂快到前院把軟牀抬來又吩咐一個僕人給附近醫院打電話，要他們趕快派一個大夫來，預備給這可憐女人施行緊急的手術。她知道這完全爲着自己帶來這種災難，這種人命關大的大災難，雖說還不致把她提到官裡去，然而一筆可觀的欵子至少也會要從她底口袋裡滾出去，爲看在欵子的面上，故她也顯示着比別人更焦急。

一會，軟牀抬來了，醫生也被電話催來了。醫生照例很有禮貌地向主人安慰幾句，然後又把皮包裡一切應用的東西一樣一樣擺在軟床上。太太似乎已經得救了似的，顯着未曾有的殷勤和醫生週旋着。

「大夫看，撈上來能有救沒有？」

聽見太太這樣的話，人們便又立時地圍了上來。彷彿每個人現在所最耽心的事都希望從大夫答覆裡會得到一點解決似的。大夫除了不傷大雅地替自己撐撐門面，說幾句類似誇大的話外，照例還有着一種好處，就是已經快斷了最後一口氣的人，他也總會給予人們一點希望，不肯立時說到死而損失了他醫院裡一筆收入。這醫生並沒有例外，故也始終不肯說出使人們太失望的話。

窗外的雨依舊在淅瀝的落着…………

「不要緊，不過掉在水裡有多少時間了？」

「大概不多久，若是時間長了，我想她也一定要漂上來吧！」

「那一定的，不要緊，有辦法的。」

大夫堅絕地表示出來有把握的話，人們都不禁輕鬆地吐一口氣。這時唯一在耽心的就是怎樣會把人迅速地打撈上來，因此人們的眼睛便也不動地望着那張沉沒在水裡的網。拉網的也在非常耽心，同樣希望會由於自己手裡拯救了一條將被斷送的生命。

「慢點，大概一定是了，跑不了準是」網抬起來了，一塊大的石頭又很快地落在水裡去了。撒網的人忿忿地罵了一句粗話又重新把網舉起來。

「看這一回吧！」

跳近淺水地方的人們，卑夷地向橋上望，然後又慢慢地向湖心泅去。

「看吧，還得我們撈，怕他們誰也不會成。」

「別說話，你就好多嘴，我好像絆在一件東西上似的，一定是她吧！」

「下去，摸一摸就知道了。」

沒有再做聲，另外一個人便迅速地向水裏潛去。水面上陸續地有水泡浮動着，隨着波紋蕩開了，又有新的泡沫在浮動着。一刻鐘後，人從水底下把頭探出來，向身旁那個粗壯的漢子低聲地說：

「你也下來，大約就是她，我半天也沒有拉動，你幫我拉一拉。」

船上的人聽見了，沒等那粗壯的漢子沉下水去，把船便像飛似的划過來。

（未完）

編後話

△……希臘與羅馬同爲活躍於地中海的國家，但是因爲開化時間遲早的關係，故兩國的文化也顯着相當的距離。希臘的文化不但佈滿整個地中海，並且還蔓行至東方，同時更可以說羅馬的文化是脫胚於希臘文化的，因之希臘與羅馬自然有着密切的關係，是以由中世紀的希臘羅馬文化的二元化，至古希臘與羅馬文藝復興又轉爲一元化了。故欲了解希臘與羅馬的關係及其史的話，那麼這「希臘與羅馬」裡有着詳細的說明。在這裡更可明瞭「地中海政治統治的羅馬和地中海文化支配者的希臘」是怎樣的話了。

△……「托洛茨基與史太林」文中闡述二位思想之不同與劇烈的鬥爭經過。並將其各人之個性及其成敗之原因，有着清晰的揭視與分析，當爲留心國際動因者所欲讀。

△……驚動全世界的歐戰，各方面還是顯明的對敵着，德意志的週密戰略，電擊的戰術，已使英吉利在在現出疲乏狀態，「英已不堪德國之攻勢」一文，即爲述說英德戰爭之最近情形。

△……本期「世界時人誌」中，介紹的是泰國首相 鑾安平，德意志參 謀部三首腦即陸軍參謀總長哈爾達，海軍中將希爾尼溫達，空軍參謀總長阿希挪克，及墨新總統卡馬裔，都爲活躍於現局者。

△……「窺何安南的多戈爾僞政權」中，係敘述多戈爾之政策，爲開始對東亞共榮圈破壞，造成戰爭之延長，爲東亞和平之障碍，此篇詳爲叙述，關心世界和平者讀之必可明瞭一切也。

△……小說與劇本的二等入選作——「山霧」與「寶寶」，這假使要叫編者寫些意見的話，這可以說兩篇作品，都是有正確的意識的，像前者「山霧」它寫小青的人生觀是極正確的，而且可以代表現代青年的大部份，它不滿於現實，說是一個青年應該到外面去「創創」的，這現實的不滿意，我們自然可以引證到舊秩序的不能維持。至於後者「寶寶」，它是描寫舊有惡勢力的一篇東西，很可引起讀者對舊勢力的憎惡，這在意識方面說起來，也不能不說是一篇較有力量的作品。

△……這期裡除了發表兩篇懸賞徵文入選作以外！並且還選刊了一篇翻譯小說——「蠻女的淚石」，而「冰絃彈月記」作者亦已病癒，該小說由即期起即可按期刊登，所以小說已增多，諒爲讀者所歡迎吧。

△……爲介紹本刊懸賞徵文入選作者起見，本期在各篇後，都刊登了作者的照片和自寫的介紹，這大概不致被視爲多餘的吧。

△……最後謝謝應徵本刊時論徵文的長官們惠賜宏文。

新民報半月刊
第三卷第二期
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每冊定價一角五分
每月一日十五日發行

編輯者 新民報半月刊編輯部
發行者 新民報社事業局
發行處 新民報社 北京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
北京總代售處 大亞印書局 北京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
印刷者 新民報社附設新民印書局
代售處 全國新民報社支社分社 全國各大書局及各報販

本誌定價	每月二冊	半年十二冊	全年廿四冊
	三角	一元八角	三元六角

外埠零購另加郵費 郵票代洋九折 長期定閱郵費在內

廣告刊費（全頁）	封面內面	目錄前	目錄後	封底內面	封底外面	普通
	七十元	五十元		六十元	一百元	四十元

△注意 特別廣告加價
長期廣告另有優待辦法
廣告部電話西局七百九十號


維他賜保命
補針
補丸
補品最難選擇
信誼藥廠監製



WAKAMOTO
二十世紀新發明
人類長生不老奇方
維他命握住存亡關鍵
二十世紀，已竟成了維他命的世界，有維他命生存，人類就可以生存。如果維他命消滅，人類就得死亡，故維他命握住人類生死之威權。
維他命分爲甲乙丙丁戊……若干種，人身缺乏時即現衰弱病，故日常食品之水菓魚類菜蔬都含有維他命成分，有時日常食品維他命有缺乏或過剩之弊，故必須服用若素以調整之，若素是營養製劑，含有大量之各種維他命，可治療維他命缺乏之各種病症，且有化學作用，絕無過剩之弊，故若素治療佝僂病，壞血病，衰弱，胃腸病，肺病，功效特別偉大，每中瓶一元六角，各大藥房均售
北京東單新開路
中國若素製藥公司
濟南營業所：濟南緯三路九十七號
胃腸營養
若素